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十一期

四寄北方青年……王芸生
羅斯福之司法制度改革案……周清泉
粵米荒問題及其對策……吳鐵峯
四省特展與省際經濟合作……周承考
列強生命線……丹楓譯
武川的風物……魏東明
記桐城吳芝瑛女士……黃　華
太平天國史事雜錄(四)……老長毛
書評：『創世記』……李影心
藏園羣書題記……藏園老人
徽章……施蟄存
在城市裡(二十四)……張天翼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站名	下行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開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永定門	開		6·48	7·27			13·16			21·28				
豐台	開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黃村	開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郎房	開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落垡	開		8·36	13·34			14·55			2·28	22·50			
楊村	開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天津總站	開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天津東站	到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開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塘沽	開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蘆台	開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胥各莊	開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唐山	到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開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平	開	11·13	13·31			16·19							6·10	7·45
古冶	開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1
灤縣	開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昌黎	開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留守營	開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北戴河	開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秦皇島	開	13·42	17·08			19·07					7·16		15·48	11·23
山海關	到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開	14·35									8·20			
瀋陽(南滿站)	到	21·40									15·35			

站名	上行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6	18·41	20·39	21·15	18·10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			22·35	17·15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古冶	開	2·3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到						8·15			14·30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次	94次	96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7·36	8·36	9·40	19·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7·56	18·50	開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	18·30	19·58	21·15
7·52	8·52	9·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8·3	19·11	開		到	8·51	10·01	11·39	12·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到	8·40	9·57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三月廿二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六幅）

國外時事……（五幅）

一週簡評

全局平穩　中日問題　綏遠追悼大會（知非）……（一）

新羅約問題　擴軍與縮軍　美司法改革案（素）……（二）

四寄北方青年……王芸生（三）

羅斯福之司法制度改革案……周清泉（七）

粵米荒問題及其對策……吳鐵峯（一五）

四省特展與省際經濟合作……周承孝（二一）

列強生命線……丹楓譯（二三）

武川的風物……魏東明（二九）

記桐城吳芝瑛女士……黃華（三三）

太平天國史雜錄（四）……老長毛（三九）

清洪兩軍在上海戰爭時之人民　金陵天王府　上海小刀會與洪楊關係

太平勳爵與官制　田畝制度實行問題

書評

「創世記」……李影心（四三）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中國幣制前途（上海泰晤士報）……丹楓（四七）
日本強力政治的發展（日本評論）……紫曦（四八）
日本南進的路線（Dietrich Husemaun）……歷樵（五二）
英新海軍預算（上海字林西報）……陸恩（五四）

國際新語

英德外交秘聞（敏甫）　談「靜坐罷工」（陸恩）（五七）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五五）
一週大事日記……（六〇）

論評選輯

日本佐藤外相之對華外交觀……津滬大公報（六一）
中日意見之距離……津滬大公報（六二）
統一國論之必要及其方法……津滬大公報（六三）
歡迎日本經濟考察團……津滬大公報（六四）
藏園羣書題記……藏園老人（六五）
采風錄……國風社選（六七）
凌霄一士隨筆……（六九）

文藝

徽章……華沙（七三）
在城市裏（二十四）……張天翼（八三）
新年來的美文壇……碧泉（七二）
時人彙志（胡天石）
編輯後記……編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刊各書之簡目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五九一三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第一集

書名	著者	精	平
路	茅盾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故事新編	魯迅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神·鬼·人	巴金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八駿圖	沈從文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團圓	張天翼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雀鼠集	魯彥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珠落集	靳以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南行記	艾蕪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羊	蕭軍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飯餘集	吳組緗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分	何穀天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短劍集	鄭振鐸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黃昏之獻	麗尼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雷雨	曹禺著	精〇·六〇	平〇·四五
以身作則	李健吾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魚目集	卞之琳著	精〇·三五	平〇·二〇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第二集

書名	著者	精	平
秋花	靳以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江上	蕭軍著	精〇·六〇	平〇·四五
土餅	沙汀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谷	蘆焚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憂鬱的歌	荒煤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多產集	周文著	精〇·五五	平〇·四〇
崖邊	柏山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綠砂	蔣牧良著	精〇·六〇	平〇·四五
生底煩擾	歐陽山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海星	陸蠡著	精〇·三五	平〇·二〇
靈之歌	麗尼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商市街	悄吟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畫夢錄	何其芳著	精〇·三五	平〇·三〇
憶	巴金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母親的夢	李健吾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掘金記	畢奐午著	精〇·三五	平〇·二〇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第三集

書名	著者	精	平
星	葉紫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栗子	蕭乾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曼陀羅集	陳白塵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夜景	艾蕪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春風	張天翼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黃沙	靳以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達生篇	萬迪鶴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小巫集	奚如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髮的故事	巴金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綠葉的故事	蕭軍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橋	悄吟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銀狐集	李廣田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咀華集	劉西渭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日出	曹禺著	精〇·六〇	平〇·四五
運河	臧克家著	精〇·三五	平〇·二〇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第四集

書名	著者	精	平
烟苗季	周文著	精〇·六五	平〇·五〇
山徑	白文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航線	沙汀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里門拾記	蘆焚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夜工	蔣牧良著	精〇·五〇	平〇·三五
長江上	荒煤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長生塔	巴金著	精〇·三五	平〇·二〇
嚇，美國嗎！	尹庚著	精〇·三五	平〇·二〇
夜記	魯迅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旅人的心	魯彥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白夜	麗尼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廢郵存底	沈從文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新學究	李健吾著	精〇·四五	平〇·三〇
野花與箭	胡風著	精〇·四〇	平〇·二五

黃源主編 譯文叢書

書名	譯者	精	平
密爾格拉得	孟十還譯	精一·五五	平一·〇〇
死魂靈	魯迅譯	精一·五〇	平一·〇〇
獵人日記	耿濟之譯	精二·二〇	平一·五〇
桃園	茅盾選譯	精一·〇〇	平〇·六〇
山靈	胡風選譯	精一·二〇	平〇·七五
魔鬼的門徒	姚克譯	精〇·八〇	平〇·五〇
傑克·倫敦短篇集	許天虹譯	精〇·九〇	平〇·六〇
普式庚短篇集	孟十還譯	精一·二〇	平〇·八〇
羅亭	陸蠡譯	精〇·九〇	平〇·六〇
貴族之家	麗尼譯	精一·四〇	平〇·九〇

巴金主編 文化生活叢刊

書名	著譯者	精	平
俄羅斯的童話	魯迅譯	精〇·三五	平〇·二五
戰爭	茅盾譯	精〇·六五	平〇·四五
草原故事	巴金譯	精〇·四〇	平〇·三〇
獄中記	巴金譯	精〇·八〇	平〇·六〇
門檻	巴金譯	精〇·三五	平〇·二五
田園交響樂	麗尼譯	精〇·五〇	平〇·三〇
天藍的生活	麗尼譯	精〇·四五	平〇·二五
葛萊齊拉	陸蠡譯	精〇·六五	平〇·四五
何為	世彌譯	精〇·五〇	平〇·三〇
俄國社會運動史話	巴金著	精〇·六〇	平〇·四〇
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	巴金譯	精〇·八〇	平〇·六〇
柴門霍甫傳	楊景梅譯	精〇·六〇	平〇·四〇
第二次世界大戰	白石譯	精〇·七〇	平〇·五〇
新宇宙觀	陳範予著	精〇·六五	平〇·四五
果戈理怎樣寫作的	孟十還譯	精〇·八〇	平〇·四〇
我的世界觀	葉蘊理譯	精〇·七五	平〇·五五
夜未央	巴金譯	精〇·六〇	平〇·四〇
嚴寒，通紅的鼻子	孟十還譯	精〇·五〇	平〇·三〇
神之由來	鄭紹文譯	精〇·五五	平〇·三五
權力與自由	鄭紹文譯	精〇·五〇	平〇·三〇
柏林生活素描	吳朗西編	〇·三五	

綜合史地叢刊

邵可侶著 鄭紹文譯

書名	價
人與地	〇·六〇
社會進化的歷程	〇·四〇

巴金主編 新時代小說叢刊

書名	著者	價
雪	巴金著	〇·五〇
第三代（第一部）	蕭軍著	〇·五五
第三代（第二部）	蕭軍著	〇·五五

陸少懿 吳朗西編 現代日本文學叢刊

書名	譯者	價
春琴抄	陸少懿譯	〇·二五
河童	黎烈文譯	〇·二五
枯葉	張建華譯	〇·三〇

吳克剛編 戰時經濟叢刊

戰費論 戰時捐稅 戰時公債 戰時幣制 每種〇·二五

少年讀物編輯社編 少年讀物叢刊

奇怪的地方 張天翼著 〇·二〇

靳以主編

純創作月刊

文叢

創刊号

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經售 上海福州路第四三六號

陸寶田（中篇）……張天翼

夢之谷（中篇）……蕭乾

小說六篇

萊亞先生的淚……蘆焚

憎恨……端木蕻良

紅雪……劉白羽

海潮……艾蕪

新年……魯彥

斷梗……靳以

「家」……巴金

詩　散　文

七日詩抄……何其芳

沙粒……悄吟

無題詩存……曹葆華

某鎮紀事……沙汀

山之子……李廣田

木瓜……李霽野

黑……陸敏

給——……麗尼

水巷……荒煤

識……陸蠡

本期特大號
零售三角

預定全年十二冊國幣二元半年六冊一元一角零售每冊二角國內免收寄費國外寄費概照郵章加收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一天津法租界
工廠一河北塘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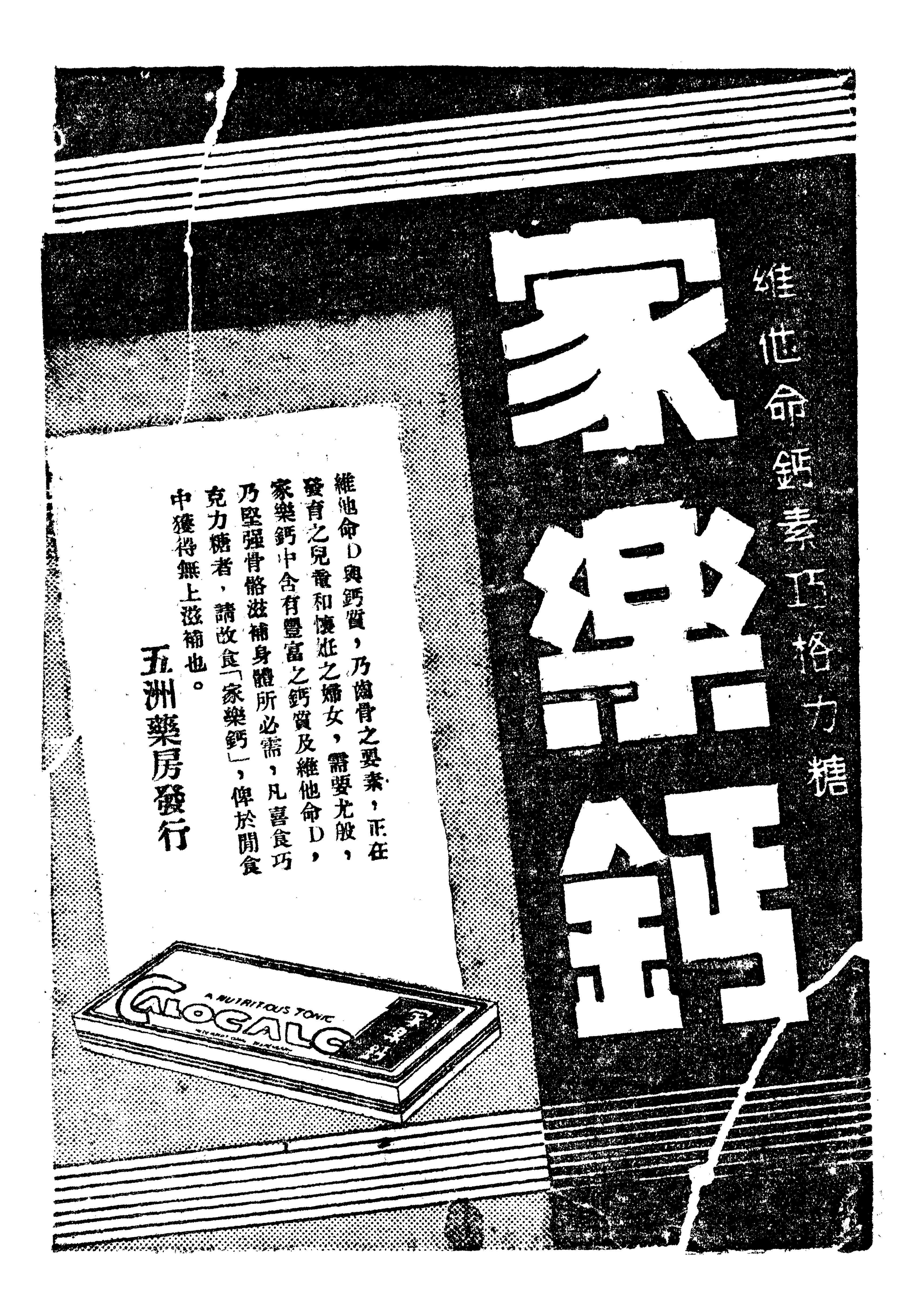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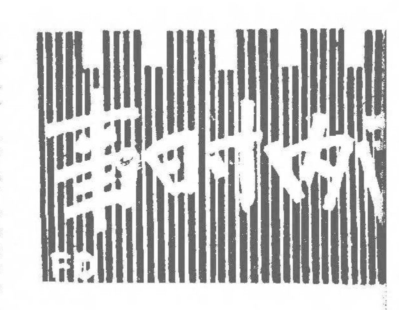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一四五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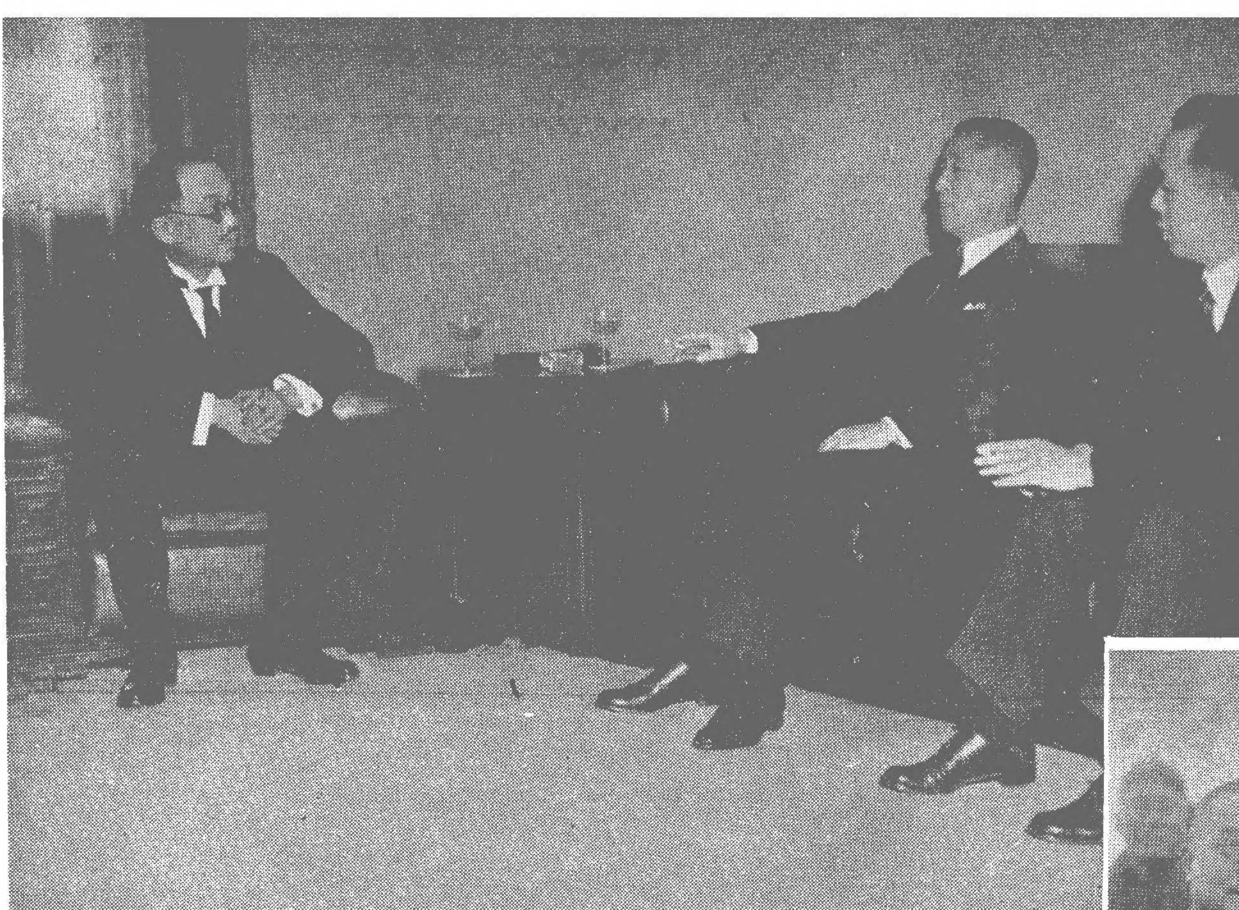
贈品券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由　省　縣　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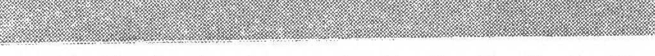

家樂鈣
維他命鈣素巧格力糖
維他命D與鈣質，乃齒骨之要素，正在
發育之兒童和懷妊之婦女，需要尤殷，
家樂鈣中含有豐富之鈣質及維他命D，
乃堅強骨骼滋補身體所必需，凡喜食巧
克力糖者，請改食「家樂鈣」，俾於閒食
中獲得無上滋補也。
五洲藥房發行
A NUTRITIOUS TONIC
CALOCALC
家樂鈣





外長王寵惠就職後接見日大使川越

我駐日大使許世英（中）返國抵滬



總理逝世紀念日上海市植樹式



首都新運婦女工作委會成立週年會

余漢謀抵滬時攝



玉器藝術預展會中之玉塔（〇）者為出品人張文棣





⇧西戰中在瑪拉加被俘之政府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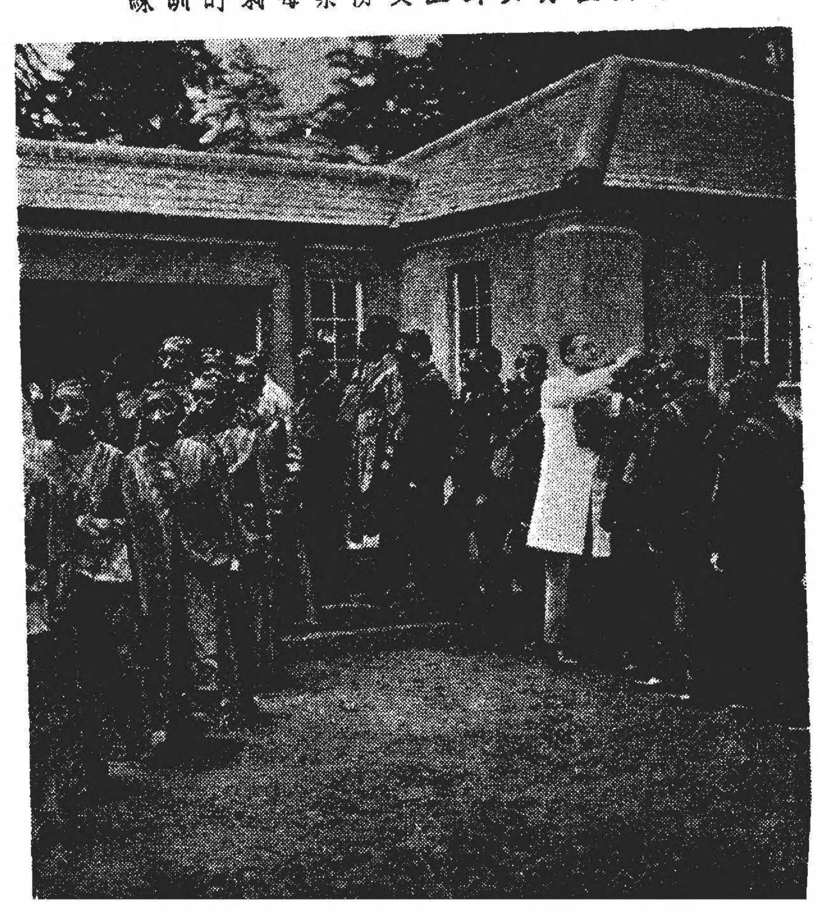


⇧瑪拉加戰後被釋放之國民軍俘虜



⇦英王夫婦參觀倫敦實業展覽會

⇩英國男女郵工受防禦毒氣的訓練



⇩二月十二日義太子妃生一男，圖爲那勃爾斯市人民慶祝光景。



一週簡評

全局平穩

這一星期的國內時事，都平穩地進行着。陝甘的東北軍，正在開動，一切照預定進行着。陝北共黨部隊的收編問題，也在進行中，據說沒有甚麼很大的障碍，大概收編數額在兩三萬人之間。中央的方針，是堅持三中全會根絕赤化決議案四條的貫徹，這大概可以逐步辦到。雖然共黨的整個的問題，還有不少困難，但赤化的危險，與分裂割據的形勢，果能消除，則十年來的剿共問題，當然認爲已澈了目的。其餘關於共黨的善後問題，變成了政治上的普通事項。

重慶有一時因謠言無端驚擾，但近來完全安謐了。因爲謠言確只是謠言，沒有眞正起風浪的餘地。這個道理，極容易了解，劉湘會無端積極的反中央嗎？這是理論上形勢上都不能想像的。川軍那有這樣力量？況且也毫無原因。至於中央呢？求國內安定之不暇，又焉肯惹事。何况事實上對四川並無警戒。所以一經說破了，可以知謠言必失作用。總之一句話：國內情形一般平穩。固然只平穩救不了國，但一切的進步，是要靠政治的方法，而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了。

蔣先生在牯嶺休息了幾天又回到南京，大概不久還要出京休息。蔣先生爲完全復健之計，確有休息的必要，但也可以間接證明時局之平穩無事了。

中日問題

日本新外相佐藤氏，在議會有惹人注意的演辭（內容另載）。雖不只關於中國，但好像透露一種較合理的新趨向。惟演說之後，議會右派發生問題，甚至有要求佐藤辭職的舉動。同時海軍方面，則表示作佐藤的後援。這兩天大概風潮下去了，但也可以見日本態度的實質改善，是很不容易期待的。

本週的大事，是日本經濟考察團之來華。該團分子，都是日本經濟界重鎭，兒玉團長啓行前，發表談話，甚爲誠懇。他們此次來華，是出席中日貿易協會大會，別無特殊使命，但也有重大的意義。蔣先生特爲此事歸京茶會招待，可以知道我國的重視。

中日外交前途，斷不可隨便樂觀，但綜合看來，比幾月前的形勢，總比較好一點，以後還只有看我們自己怎樣努力。

綏遠追悼大會

十五日綏遠開追悼陣亡軍民大會，中央特派汪先生代表

致祭，閻先生也親自蒞會，大青山麓一幕莊嚴悲痛的祭典，代表了四萬萬同胞一致的心情。這一天，全國各地，都下旗致悼，綏遠收到無數的輓聯祭文，其中有于右任先生一聯。文曰「夢魂東四省，」「血淚大青山。」十個字寫盡了問題的一切，是全國人應當永遠記誦的。

綏邊近來無事，不過誰也不能斷言就此無事。先烈衛國守土的遺志，後死者應負其全責，這更是十五日追悼大會的精神所在了。（知非）

新羅約問題

駐英德大使里賓特羅甫返任後，德義對英國數月前關於羅約的質問點，也於十二日提出了答覆。因此西歐新羅迦諾條約的談判，頗有重開的機運。

目前談判的阻碍，有比利時中立宣言一事，這宣言與互助辦法規定，顯然抵觸。不過這不是大問題。談判的重大難關，在德國反對法俄協定一點。據傳德方主張法俄互助辦法的實施，須經過英義裁可，不能自動生效。換句話說，這仍是意在打破法俄協定，以便間接拆毀維持東歐現勢的樊籬。德國的這種主張，是斷難叫法方接受的。德國如有談判的誠意，對於這主張，必須修正一下。關於此點，尤要在英國須有明確的表示，如果英國對東歐問題，依然保持模稜態度，那末歐局的展開，在近期恐怕很少希望。

擴軍與縮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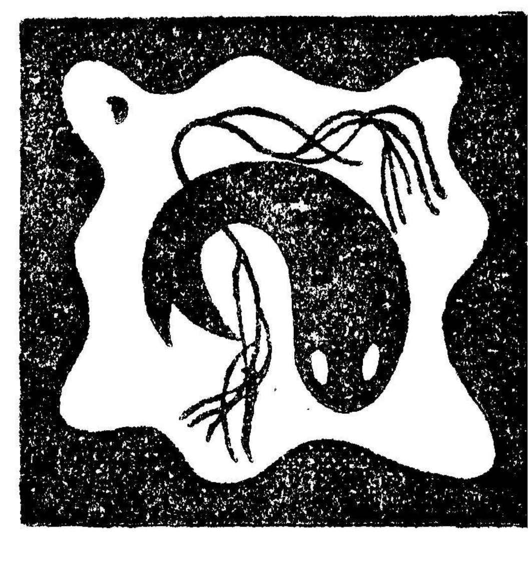
擴軍運動在國際日趨普遍。據本週的消息，如法國宣布整軍的程序，英國將空軍實力擴充三倍等等，無一不在顯示現前國際的一般傾向。同時如大批義軍協攻西班牙京城，墨索里尼在近東方面對英挑戰等一類的事情，更在鞭策着苟安於現狀下的國家，去竭力作擴軍的準備。這種趨勢的演進，結果惟有召致更大的不安與危險。

本週「紐約時報」忽傳美總統羅斯福將提出一縮軍的和平計劃。在今日擴軍的狂潮下，這種消息，是不能不看作空谷足音的。同時英國最近簡派海軍軍縮問題專家克萊琪氏使日，也很惹人注意。這些期待縮軍的空氣，雖如以太一般的稀薄，但是倒很能代表大多數人類清醒的希望。

美司法改革案

美司法改革案已被一般看做羅斯福「新政」成敗的關鍵。本週羅氏發表的演詞，尤足表示出他的憤激的情緒。當初美國制訂憲法的時候，用意就在叫它不易修改。所以羅氏這次提議改革司法，最大的目的就在避免修正憲法的困難，而想用一種巧妙的方法，去排除最高法院對新政的阻碍。不過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根本上却足以動搖美國政治的傳統，所以輿論的權威「紐約時報」對於羅氏的主張，亦不表贊同。

這問題在國際方面，也是很值重視的，因為羅斯福的一切外交措施，在此問題解決前，全不能談到。（素）



四寄北方青年

王芸生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四封信。

這封信和我寄給你們的第三封信在時間的距離上還不到兩個月，我們國家的情形卻已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所顧慮的問題，漸漸的轉變得不存在。「抗日人民聯合陣線」這一口號，原為中共所支持，現在他們已認識這一口號的不合適而把牠放棄了。中共的轉變，我們可以從他們一年來的宣言通電裏見出他們的腳痕。關於他們的目前態度，我的一位同事長江先生，在他那篇「動盪中之西北大局」裏說得最清楚：

「現在共產黨之轉變，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實為之說明，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中，認為中國不能倡導人民陣線，蓋人民陣線為國內的對立，中國此時不需要國內對立，中國此時需要和平統一，以統一的力量防衛國家之生存，同時不必反對法西斯，因實質上中國無法西斯，法西斯之條件，一方面侵略國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壓迫國內的工農，中國國內任何勢力皆無此第一條件也。照中國實際政治情形需要，國家的政治機構應當走到『統一的民族陣線』，即是統一國力，集中力量，以對外圖存。」

共產黨的態度轉變到這樣，或會引起一些人的詫異，但卻是「團結建國」路上所必需的條件，我們應該毫不遲疑的接受這個態度。

不斷的有人向我打聽關於這類問題的消息，我都很肯定的告訴他們：「大勢已定，所剩下的只是些枝節的技術問題。」我的答案也許含有些冒險性，但是我相信人們的理智業已增高了。我們需要和平，需要團結，需要統一，需要解消一切矛盾，需要得如飢似渴，大家自然被良知驅策着朝着這方向走。在這個方向之下，我們國家的統一可以更進一步，共產黨的「中國人不殺中國人」的主張自然也可以貫澈。

有的人或在顧慮外交方面的關係。我以為那是可以不必管的。「剿匪」也罷，「內戰」也罷，總之完全是我們自己

的內政。我們斷打的時候，未曾徵求過旁人的同情；現在我們不打了，自然也用不着詢問旁人的意見。我們自己不要打仗，而旁人硬叫我們打仗，我們不要自殺，而旁人偏叫我們自殺，我想世界上的人絕沒有那麼混賬的。假使竟有這種混賬主張出現，我們自然可以完全置之不理，那是沒有什麼可躊躇的。

其次我要談到青年對於這個轉變的態度。

一向比較積極的青年，近來似乎有些消沈了，我以爲這是不應該的。

我們若把一部分青年現在趨向消沈的原因加以分析，當不外以下兩種原因：一是過去的認識對於現實距離太遠，因而發生心理的炫惑；二是標語口號所遺留下來的惰性作用。這兩種原因都是可以用努力認識現實來醫治的。

日前一位實際參加青年運動指導工作的青年朋友來看我，他告訴我現在有些青年很消沈，失望，甚至懷疑了，說「你們不是救國的嗎？怎麼現在不救了呢？」問我以後的青年運動怎樣進行。我說，一部分青年的消沈，失望，完全由於過分相信過去的標語口號，對目前的現實起了炫惑。創造標語口號的人，其最初的用意，是在於號召羣衆，發動鬥爭，而最先被這標語口號麻醉的也必定是他自己。我想人們差不多都有這種經驗吧，當他用某一個觀點寫文章，或者說話，在起始時總覺有些勉強，甚至有些欺飾，久而久之，他自己必定首先相信那是眞理了；雖然最初他是爲騙人的，結果必首先騙了自己。現在的情形是，最初受騙的人（假定如此說）已覺悟到不應繼續騙人（也是假定如此說），換了一個方式說話，而許多跟着受騙的人（當然也是假定如此說）卻還遲留在第一個標語上。這是心理上的惰性作用。遲留在這種心理惰性中的人們，對於驟變的現實，自然目眩神迷了。

舉例來說，譬如去年二月間毛澤東導演的一齣「下河東」，他們的口號是「過境抗日」。現在事過境遷，假使我們有機會問問當時的主持者：「你們那時是不是眞正要去抗日？」他會給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答曰：「那是假的。」若事後論當時的戰略，假使當時中央軍不從運城間道入晉去防堵，而掏紅軍之背，去收復陝北赤區，結果一定是共產黨失掉陝北根據地，同時卻也不敢衝到河北去抗日。那麼，朱毛是要吃大虧的。但是中央軍不曾那樣做，共產黨遂一面宣揚國民黨阻礙他們抗日，一面滿載晉西的金錢糧米而退回陝北。把罪名加到對方身上而自己飽載而歸，共產黨是「名利雙收」了。我們揣想，蔣先生並非看不到這一層，但他所負的是國家的全局責任，不能走險路，他不能敞開大門，讓共產

黨去給國家放火。由這個例子來看，標語口號有時只是一種姿式或策略，若過分誤信，便不免爲牠所迷惑了。

那麼，現在共產黨的轉變，會不會又是一種姿式或策略呢？有人或不免要這樣追問。我以爲這是可以不用問的。他們目前的做法是放棄理論的爭點，解消武裝的對立，走和平統一的大路，做建國禦侮的工作，這些都是「四萬萬人惟一心」的事情。共產黨順着這條路線往前走，可以博得四萬萬人的同情與支援，那一天他對這條路線不忠實了，則必爲四萬萬人所壓倒，那是毫無問題的。

至於「救國」，這兩個字可以成爲一個名詞，也可以成爲一種工作；但是，我們卻希望牠是個暫時的名詞，不是一種做不完的工作。我們的國家需要救，這救國的工作也許我們這輩人做不完，教我們的兒女接着來做；但是我們不希望救國成爲中國人世襲不已的工作，總要使我們的國家有不用再救的一天。我這段話的意思，大概不至被人誤會了吧。救國的目的只有一個，而救國方法卻有多端。「革命」，同政府拚命，雖常成爲救國的手段的一面，但有的時候就許用不着。共產黨一向是領頭幹這類事的，現在大家聽見共產黨放棄了「人民陣線」的口號，不同政府作對了，甚至不主張「立即抗日」了，於是失望了。共產黨也在那裏講笑話，說「我們現在變成右派了！」其實，失望的人錯了。現在國家的情形已不需要我們幹抵消國力的傻事了，要求大家攜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綫了。這有什麼可懷疑的，難道只有自家鬥氣要拳頭才算救國嗎？

我們現在只有覺得更奮發的，自然不該消沈；我們現在只有更積極的，自然不該失望。

在近兩月來，我幾乎每天都接到青年讀者的來信，有的憤慨，有的憂慮，都充滿了對於國家的熱情烈愛。有一位學陸軍的青年讀者，在一個多月前給我寄來一封信，字裏行間，充滿了悲憤的情緒，他甚至把現在的南京比作法國大革命後五執政時代的巴黎。他當然是有所感而發，但究嫌太悲觀了些。我久想寫封信安慰安慰他，終以冗務牽累而未執筆。現在我希望他能夠在一個積極的態度下，於努力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一些安慰。

最近又接到一位住在北平的青年朋友的來信，他的態度顯然是受到國家現狀的反映而積極了。他說，預計北方青年界將有一種新運動發生。他說，今日的中國需要一種現代化中國的新運動。我願意把他的來信節錄在下面，當做我這封信的結束：

「這樣長的時間，我沒有給先生寫信；這樣長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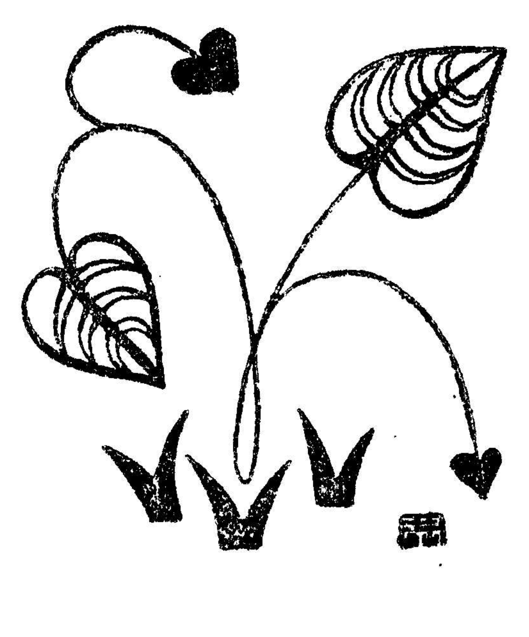
間，我在興奮與喜悅之中。今日的中國，誰能再疑慮國家的統一獨立；誰能再疑慮辛亥革命傳統的建國原則。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可以形容現在我的心情，也應該正可形容全中國人民的心情。因為建國是一個大事業，需要眞實的本領，需要每飯每沐都要戰戰兢兢的。重大而神聖的責任，遼遠而艱苦的前途，使我興奮，使我感懼。

……北方的青年界，今日是沉寂的。所謂左派青年，在西安事變後，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回頭反省。……我預計北方青年界將有一種新運動發生，這一種新運動將使北方青年成為中華民國建國途中基本的力量。

得覺得，今日的中國，需要一種新運動，需要一種現代化中國的新運動。中國現代化是獨立自主的基石。中國是一個全世界無匹地大人多的國家，因此，中國現代化的責任，不僅政府要負，一般國民，知識份子，尤其青年中的知識份子，更得去担負。政府應該有膽量有計劃的，把這種責任交給知識階級，而知識階級也應該有勇氣有遠見有本領的負起這個大的使命。科學運動，工業建設，消滅文盲，改良農業，成了今日中國迫切的工作。政府要來做，知識階級更得艱苦的來做，而青年將是這條道路上最有效力的工人。

今日的中國，存在着兩個大政黨，都有革命的傳統，我承認國民黨對中國的功績，我也不否認共產黨有過賢明而英勇的政策，但是這兩個大政黨都有很大的缺點。我覺得今日的國共兩黨，還都不成為眞正健全的政黨，組織行動的不統一，沒有民主精神，沒有政黨風度，都是國共兩黨應該覺悟的地方。我覺得這兩個政黨的進步與否，也是中華民國建國途中的大問題，國民是應該督促他們進步的。……」

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於上海。



羅斯福之司法制度改革案

周清泉

一　司法制度改革案之內容

美國制憲者雖因受孟德斯鳩學說之影響而儘可能的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機關各自獨立，以期樹立嚴格的三權分立制度，然因司法機關握有憲法解釋之大權，故最高權力（Supreme Authority）所在地事實上却爲最高法院，若與國會保有最高權力之英法一相對比，即可知迴不相侔。此次美總統羅斯福竟不顧一切，毅然提出司法制度改革案於國會，意欲『避免修改憲法而藉總統得增派新法官之手段以收控制司法機關之實效』（註一），此與美國之傳統觀念積不相容，爲美國政治史上空前重要之大事，其引起舉世之注意，自屬當然。

此舉世矚目之司法制度改革案，在美國國內自惹起不同之反響，或熱烈歡迎，或深惡痛絕；蓋立場不同，觀點自異。國會方面因本案性質重大，故擬以兩月之時間爲猶豫考慮期，而于四月七日開始正式討論。改革案之主要內容，爲羅斯福之左列四項建議：

一，聯邦法官凡年達七十，尚不退休，則總統有權任命新法官一名；但不得使最高法院法官人數超過十五名，或以全體法官而論，所增派者不得超過五十名。

二，聯邦法院在未通知政府前，對于涉及憲法問題之案件，不得宣判。又關於此項問題之案件，得直接上訴最高法院，並應提前審理。

三，各地法院得互相調遷法官，以促進法院辦事效率。

四，最高法院應增設代理員一席，負責監察各聯邦法院辦理訟事，以資迅速。

以上四建議，三四兩項不過爲一種陪襯，據云目的在『使法院辦事效率增加，庶訟事不致成爲奢侈品』（註二），自極動聽，但並非羅斯福提出本案之主要目的，與一二兩項較，其性質之嚴重，遠不相逮。第二項建議下段所謂直接上訴最高法院，蓋由于美國各級法院皆有受理涉及憲法問題案件之權，失敗者按級上訴，自感迂滯，且涉及憲法之問題，多屬某種法律是否違憲問題，因判決之長時間不確定，法律亦停留于效力不確定之狀態，無論原告被告，均感不便，故羅氏建議涉及憲法問題之案件，得直接上訴最高法院，易言之，即准其越級上訴也。又該項上段所謂涉及憲法問題之件案，宣判以前，當通知政府，蓋因此等案件，性質重大，往往有關於法律之有效與否，宣判前若須先通知政府，則政府自更能得一提供有利於己之辯證之機會。此種必先通知政府云云之建議，已在某程度內使法院不能保持現有之尊嚴，然若與第一項建議較，此猶不過其次焉者也。第一項建議謂總統得在某種條件之下增派新法官，此實觸及美國政制之根本，而爲全部改革案之靈魂，對此改革案之或喜或怒，或贊或否，亦無不着眼于此。吾人欲知其涵義所在，不可不對美國之憲法先有一正確之認識。

二　美憲之特色

美國現行憲法，係于一七八九年開始發生效力。是時美國人民既已從艱苦之奮鬥中脫離英國之羈絆，於新大陸建成一新國家，參與制憲工作之人無不挾有一種新希望，欲以彼等所認爲完善之政治理想滲入憲法精神中，故美憲遂獨具一格，在在足以顯示與衆不同之處。如力求三權之分立；如制限與均衡原理（Principle of Checks and Balances）之採用；如對於聯邦政府職權之採取列舉式的，以防止其侵害邦權；如特別重視人民之自由與權利：固皆可認爲其特色。然吾人僅能就其與本文有直接關係之二大特點而詳論之，此二大特點維何？即憲法修改之困難與司法機關之具有最高權力是也。

美憲之修改，分提出與批准二步驟。修改案之提出，僅下列兩種機關可以爲之：一爲聯邦會議，但須在上下二院各有議員三分之二贊成，始得提出；二爲應各邦邦議會之請而召集之修改憲法會議，但各邦邦議會之此項申請，必須有全國各邦邦議會三分之二表示贊同，始能提出。如僅僅有修改案之提出，而未經下列之批准手續，則修改案仍不能成立。行使批准權之機關亦有二：一爲各邦邦議會，二爲各邦特別召集之制憲會議。如全國邦議會之批准該案者佔全國邦議會四分之三或各邦制憲會議之批准該案者佔各邦制憲會議四分之三（註六），該修改案始得成立。于此吾人該注意者二：一，憲法之修改機關不同于普通法律：普通法律僅國會即可以修改之，而憲法之修改則雖經國會之提出（或修改憲法會議之提出），尙須經邦議會之批准（或各邦制憲會議之批准）。二，憲法之修改手續不同于普通法律：普通法律之修改，僅須過半數已足，而憲法之修改，則無論提出或批准，皆須過半數以上之高額多數。因此，美憲之難于修改，舉世罕有，計一七八九年至一九〇〇年百餘年間，國會中所動議之憲法修改案達一千九百餘件，其中僅十九件經國會予以通過而正式提出，至獲得各邦法定數目之批准而修改案正式宣告成立者，僅十五件而已（註四）。至一九〇〇年以後直至今日，修改案得正式成立者，亦祇五件。美國憲法修改之困難，即此可見。

其次，美國司法機關具有最高權力，與多數國家之以最高權力付諸立法機關者大異，蓋美國國會所通過之法律，法院有權認爲抵觸憲法而宣佈其無效也。因此『國會當制定新法律時，向必留意于憲法之見解而予以十分重視，此蓋國會不得不然，迄于今幾成爲一種習慣矣』（註五）。美國一切法院均可宣佈法律違憲，但因最高法院爲最終之上訴機關，而美國又係採用判例主義之國家，故最高法院于涉及憲法問題之案件中對憲法條文所作之解釋，乃最後的，一切類似案件，均須遵照辦理（註六）。除非最高法院以後確認原來之解釋爲錯誤時（最高法院過去曾屢次自承錯誤），此解釋將始終有效。

最高法院之判決聯邦法律或邦法律違憲因而使其失效，乃始于一八〇一年Marshall爲首席法官時。最高法院之有此權力，憲法上並無明文規定（註七）。然則此權力何自而來乎？此蓋由于憲法曾明言憲法本身亦係法律（註八），故遇涉及憲法之案件，憲法亦必須由法官解釋，蓋一切法律之解釋均須由法官爲之也；又因憲法乃最高之法律，故法官必須使其效力優越于其他一切法律（註九）。因此種法理上之推論，法院自得宣佈法律違憲而使之失效矣。

然法院並不能抽象的決定某種法律是否違憲，必須有一具體的涉及憲法之案件發生時，法院始得論及違憲與否之問題。凡聯邦國會通過之法律，條約，或邦憲法，邦法律被人認爲違反聯邦憲法（通常即簡稱爲憲法）不允遵行因而涉訟之案件，均稱爲涉及憲法之案件（註十）。法院對此等案件下判決時，自必論及聯邦法律，條約，邦憲法，邦法律等之是否違憲，因而決定其是否有效。

法院之有此權力，既非憲法明文規定，而係一種法理上之推論，故最初頗不乏反對之聲。當時 Jefferson 即認爲若予法院以此種權力，則『法院必將任意曲解憲法，而使其隨時變成彼等所愛好之式樣，而憲法亦不當一蠟製之物矣』（註十一）。

然美國法院行使此種權力如故，而法律之遭違憲判決者層見迭出。美國人民慣見此等事情，幾忘其本非憲法所明定，而學者又多頌揚之不遑。munro 教授謂最高法院之應有此種權力，殆已毫無疑義，因一，國會，邦立法機關，及全國已容認此種事實達百餘年之久。二，最高法院行使此種權力之結果極佳，此可由事實証明，如法院無解釋憲法之大權，則美憲在社會環境時時變動之下必成爲一不切實際之畸形物；且高法院之具有此種權力，實足爲個人自由之保障，蓋政府與人民間得一公正之仲裁者也；又中央與地方間權力之適當分配，行政與立法機關關係之調整，亦有賴于最高法院之此種權力。三，並世各國除阿根廷最高法院過去曾拒絕執行認爲與憲法衝突之法律外，尚無如美制者，故此制實爲美國之特色，値得珍視。四，此制在美國實更有不可不存在之理由，法院乃老成持重之法官所組成，人民或因政治情感之衝動有時對其判決深致不滿，然如此則更能使雙方各自檢點，修正自己之錯誤而趨于和協（註十二）。

Burgess 教授之言曰：司法機關之具有最高權力，乃近代政治科學一最重要之產物，共和政體——多數主義之政體，欲永久存在，端賴于此；且個人自由，若非一獨立的，超然的機關爲之保障，則政府必將流爲政黨絕對主義，浸假而成爲愷撒式之專制（註十三）。

Beard 教授則謂『抨擊最高法院者雖所在皆有，而同情于彼者亦多時虞其隕越，然最高法院固仍能不負吾人所望，依然爲足以保障美國固有政制之強固堡壘。』（註十四）

前總統威爾遜在其名著『美國之立憲政體』一書中亦論『法院之具有宣布法律違憲因而使其失效之權，固不過法院自身之一種法理上的推論』（註十五），但『無論自個人權利或政府職權言，法院之憲法解釋權實均足爲其最後之保障。就此點論，我國之司法機關實爲整個政治體系之擺輪，能使其無畸重畸輕之弊。』（註十六）

Willoughby氏亦謂：『一切法律必須依照憲法之規定始能有效，乃美國法律制度下之產物，且亦爲其一特色。蓋美國之成文憲法，對立法機關之限制，不但爲道德上的，而且爲法律上的。對於此等憲法限制之最後解釋權，無論其爲表面文字之推求或內在意義之引伸，自當付諸司法機關。』（註十七）

Brewer 氏更謂：『最高法院過去構成我國國家生活中一最重要之因素，今後亦必如此。其所成就，造福於吾儕者甚大，固無人能否認之，凡公正之觀察者，必主張其權力不應有絲毫之減削。』（註十八）

英國學者 Bryce氏則于討論此制時，特別置重于法院之此種權力足以制止國會之專橫一點。彼謂『國會之爲物，最便于侵佔其他政府機關之職權，而事實上國會亦大抵好爲越權之舉。行政機關及邦之應有職權，國會常屢圖侵犯，有時幾如一桀驁不馴之野牛，雖爲人圈禁於獸欄之中，終必各處亂竄，企圖突破憲法之藩籬。』（註十九）

綜合一般學者之意見，美國司法機關之憲法解釋權，其最重要之作用在：一，可以防杜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之專橫，因此個人自由得有強固之保障。二，可以防杜立法機關之侵佔其他政府機關之職權。三，可以消弭中央政府與邦政府職權上之紛爭。四，可以不必經過艱難之修憲手續而使憲法能時時適應新情勢。

上述一，二，三各點，其理自明，無待深論，今吾人惟討論其第四點。

社會情勢乃變動不居的，而美憲之修改手續既如此其煩難，日久當然不免與新發生之社會情勢扞格不通，是則有待于法院之善爲解釋矣。如憲法中規定中央政府（即聯邦政府）有管理邦際商務之權，商務之原意，實不過商品之貿易，然因法院之作廣義解釋（註二十），商務乃能兼指貨物運輸，旅客往來，報電電話等而言，由是此等事情亦屬中央政府職權範圍以內之事矣。否則如電報事業各邦各自爲政，豈能盡消息靈通之能事？又如關于旅客往來，各邦法規所定不同，則必有入邦問俗之苦矣。又所謂管理邦際商務之『管理』，法院亦作極廣泛之解釋，舉凡統制，促進，獎勵，及適當之禁止，均解爲管理。中央政府得辦理郵政，乃憲法所明定，然辦理鐵路之權，則爲憲法所不載（其時尚無鐵路），今中央政府事實上蓋辦理之矣，即根據有權『促進』邦際商務之憲法條文而來也。

于此已可覘法院之憲法解釋權對于適應社會環境之重要，茲尚有一極妙之例，亦美人所謂『適應』也。美西戰後，Porto Rico 及菲律賓羣島均併入美國版圖，此等地方之土著人民，自美人視之，蓋未可儕于文明人之列，認美國一切文物制度與彼等俱不相宜。顧自嚴格的法律觀點言之，彼等既屬美國統治權下之人民，自應享有一切政治權利，然此乃爲美國人民所不欲。于是美國最高法院乃宣稱此等自西班牙割讓而來之土地並未正式與美國聯爲一體，其土着人民並非美國憲法所稱之公民，因此，憲法雖規定一切法律應同等適于國內各處，國會却仍得爲此等地方制定單行法，不令適用本國法律；蓋此等地方自地理的觀點論，固已屬於美國，但經最高法院之宣告，在政治上顯然尚非美國之一部也。（註二十一）

然學者雖多詡美國司法機關之憲法解釋權如何能適應新環境，而事實上則因法官泰半爲年老保守之人，對於新設施每抱仇視態度，例如所得稅固無人不知其爲良稅，然施行之初，即曾遭最高法院判決爲違憲（其後始自動推翻，認爲並不違憲）。羅斯福此次所以毅然提出司法制度改革案者，亦以最高法院屢次判決復興法案，農業整理法案，鐵路工人養老金法案等爲違憲，使彼昕夕致力之新政因無法通過法官之頑固頭腦而中途頓挫。其中復興法案，尤爲羅斯福企圖由統制經濟之手段以謀恢復繁榮之最重要的法案，其被判違憲且在法案施行二年之後，尤使羅斯福有功虧一簣之嘆，司法制度改革案之提出，與此有密切關係，吾人當略加評述。

三　司法制度改革案之由來

吾人試一追溯往事，當尚能憶及羅斯福以選舉史上空前之勝利步入白宮而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正式就大總統之任時，亦正美國在空前之經濟恐慌巨浪襲擊下而呻吟宛轉之際。羅斯福因鑑于前任胡佛誤于遲疑瞻顧，凡事多猶豫而乏果斷，馴致恐慌怒潮，奔騰澎湃，不可復遏，故一反胡佛之性行，一切施政，皆以大刀闊斧之手段出之。既以應付經濟國難爲藉口，而向國會取得非常時期之經濟獨裁權，于是各種驚人措施，皆着着進行。先禁止金銀出口，增加硬幣中銀之成分，以爲廢止金本位及膨脹通貨之先聲；嗣更正式放棄金本位，以貫澈其膨脹通貨之政策。其結果：一方在國際市場上美貨之銷路激增，他方又能在國內刺激物價之增高，使企業者多獲利潤。然其弊亦有不可勝言者：是時美國失業者之人數方繼長增高，窮困已成爲一般之現象，此時國內物價增高，必使多數平民原已甚低之購買力益趨下降；同時，因資本主義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物價增高更將促使產業界盲目的擴大其生產規模，已形過剩之生產必將愈益過剩，而恐慌亦必有增無已。羅斯福爲挽回已存在之經濟危機及防止貨幣改革後所可能發生的惡果起見，乃有所謂國家經濟復興法案（簡稱復興法案）之提出于國會

復興法案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通過于國會，十六日，經羅斯福之正式頒佈而發生效力。該法案共分三部：第一部爲明白規定賦予總統之種種特權，舉其尤要者言之：如總統得命令全國各實業團體，在政府指示下

，訂立各該業業規，以避免彼此之不正當競爭及防止壟斷獨佔之現象，此項業規，一經總統批准，即成爲各該業應共同遵守之標準法規，如有違犯，即依法懲辦；又總統爲調整勞資關係，得督促勞資雙方訂立各種協定，如經政府批准，該協定即有拘束力，無論勞方資方皆應共同遵守；又凡與復興法案有關之工商業，必須獲得政府所頒給之許可狀，始准營業，否則政府可勒令停業。第二部規定公共建設事業之舉辦，爲吸收大量失業工人計，聯邦政府應籌欵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舉辦各種公共建設事業，總統得全權設立聯邦建設委員會以主持此項事宜。第三部規定爲使多數失業工人得有較多之復業機會起見，政府得制定法令縮短工人每日之工作時間；又政府有權規定最低限度之工資，以增進勞動者之購買力。

此法案有效期間爲二年，即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失效。是年二月間，羅斯福即向國會請求將該法案延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參院已議決准予延長十個月，不意同月二十七日該法案忽以在最高法院被判違憲聞。此爲聯邦政府控告希克特家禽業一案之判决結果，蓋最高法院認凡事業之在邦際商務上僅有間接影響者，聯邦政府對此所推行之各種法規皆爲違憲，因其軼出憲法所賦予之職權範圍以外也。

前乎此，復興法案本已屢遭法院判爲違憲，然判決之者皆爲邦法院，而非聯邦最高法院；邦法院如判决其違憲，果當事者不上訴而判决確定，其效力亦僅及於一邦；聯邦最高法院既已判決其違憲，則因判例之拘束，復興法案在全國均無法施行，蓋不啻宣佈復興法案之死刑也。

各方對於最高法院此次判決，當然因利害關係不同而所見亦異。至手創此法案欲由此以走上復興大道之羅斯福，當然不勝憤懣，甚且謂『最高法院對邦際商務之解釋，足以使全國退至一七八九年時之落伍階段。』（註二十二）然羅斯福對法院判决雖不慊于心，亦祇能遵命，惟當時確曾與其屬僚及同情於彼之三數法學家研究如何應付此局面以遂行自己之政策。各種建議提供於羅斯福者頗不少，其重要者計有一，强制的推行復興法案既不可能，只可籲請各業自動遵守，故應設法使實業界與政府成立自動的協定。二，將復興法案重要原則訂定于一重新制定之法案中，雖條文上祗規定適用于邦際商務，但可勸告各邦政府依照各該邦之合法手續，將此等重要原則一併適用于邦內事業。三，利用聯邦政府固有之徵稅權力實施復興法案。四，請國會宣布緊急狀態，在一定期間授廣泛之權力予總統，俾得統制國家經濟事務。五，修改憲法，明定司法機關無宣布法律違憲之權。

然何以上述五種議建均不爲羅斯福所採納而獨于此次提出司法制度改革案乎？此乃一頗值探討之問題。蓋上述諸建議，實皆未盡允當。第一，二兩建議，或則曰籲請，或則曰勸告，其成效之不可捉摸可知，蓋既爲籲請勸告，即無絲毫拘束力可言也。第三種建議，效果殊有限，無裨于實際。第四種建議，則未能把握問題之中心，蓋羅斯福本已取得經濟上獨裁權，如果再賦予更大之權力，則最高法院終必有不可復忍之一日，此時固仍可判决國會所通過之授權總統之法案爲違憲也。第五種建議，因美憲之不易修改，乃一行險僥倖之法，吾人已于前節詳述美憲修改之煩難，即可知如無充分把握，此種方法殊不宜於嘗試，羅斯福之憚于作此最後冒險者亦以此。

上列諸建議既皆不適于用，羅斯福乃與各屬僚及專家繼續籌維，以期獲一妥善之策。在第一屆任期未滿前，因準備下屆競選，未遑他顧。此次繼續當選，使彼益痛感今後最高法院遇事牽制之不便；同時，因在選票上所表現之國民擁戴情緒至爲熱烈，益堅其遂行政策之決心，而若干方面對法院之頑固保守亦深致不滿。于是以總統有權增派新法官爲骨幹之司法制度改革案，乃以堅毅勇邁之姿態提出于國會。

四　改革案之重大及羅斯福決心

羅斯福對本案之態度何以至爲堅決？此蓋由于本案通過與否所關至大也。吾人若一檢討美國今日司法制度之概況，即可知此次所提出之改革案若獲通過，最高法院必將完全受總統控制，向之判決法律違憲之大權，必名存而實亡，政府一切施政，亦不必復顧慮司法機關之掣肘矣。

美國司法機關非如我國之集權于中央。蓋中央與地方各有法院，職權不同，系統亦異。中央之司法機關爲聯邦法院，邦之司法機關爲邦法院。邦法院非司法制度改革案之對象，本文可略而不論。聯邦法院則以最高法院爲最高機關，其下更設有巡迴高等法院九，區法院八十，特別法院二。凡此等聯邦法院所得而受理之案件，僅以憲法明文所列舉之數種爲限，而『涉及聯邦憲法之案件』即其中之一種。惟有須注意者：即涉及聯邦憲法之案件，邦法院亦得受理是也。然邦法院對于此等案件，總以聯邦法院之判例爲準，僅于無聯邦法院之判例可循時，始自由酌奪；而一切低級聯邦法院，又均以最高法院之判例爲準，僅于無最高法院之判例可循時，始自由酌奪。故關于此等案件，自以最高法院之威權最大。因此羅斯福如能徹底控制最高法院，則其施政不受掣肘之目的，即能達到。

考美國聯邦法院之法官原爲總統得參院同意後所任命，惟一經任命，則除法官有違法情事外，無論如何不能免職，故可謂爲總統有任命權而無罷免權，且各級法院之法官又均有定額，總統不能任意增減。例如最高法院共有法官九人，此九人即往往任職終身。一切案件，固須九人同審，然判決則採多數主義，故判決任何一案，只須五人意見一致即可，其他四人縱持反對意見，亦無能爲力。

總統如欲使最高法院不阻撓施政，只有增派新法官使最高法院有半數以上之法官同情于己一法。然依現制，則總統如欲位置一新法官，僅在下列三種情形下可以爲之：一，九人中有一人因違法去職；二，九人中有一人身故出缺；三，九人中有一人因年滿七十自動退休（此案甫經國會通過）。然一二兩種事例，究不多見，往往數年或十數年始覯一次；至於最近雖有年老退休之辦法，然如法官不願告退，亦無法强其去職。因此，在現在情形之下，如政府之法案被判違憲施政遭其阻撓時，總統絲毫無法補救，惟有聽之而已。

然如果羅斯福此次所提出之司法制度改革案能見諸實行，則情况大異。蓋法官縱不違法，縱不死亡，縱不年老乞休，只須其年齡屆滿七十歲，總統即可另行增派新法官，此種增派，僅受下列二種限制：一，不得使最高法院法官總數（即原有者與增派者之總和）超過十五名；二，在各級聯邦法院中所增派之法官總額不得超過五十名。

低級聯邦法院非各方注意之焦點，可以不必深論，蓋最高法院之判例可以拘束之。而最高法院，現在即有法官六人已年滿七十，若本案通過，則不問此六位年老法官是否自動退休，總統可立即增派新法官六人加入最高法院（連同原有法官，總數適爲十五名，並未超過限制）。此增派之六人當然爲同情羅斯福之施政者；假定原有法官中有二人亦係同情羅斯福者（此不特爲假定，且爲事實），則合計對羅斯福之政策可以表示贊同者共得八人，而在十五人中即佔過半數，此後一切施政，尙何慮最高法院之牽制哉？此乃此次司法制度改革案全神傾注之所在，亦羅斯福數年來朝夜以思者也。

羅斯福對此案持之甚堅，大有貫澈到底之槪。如謂『論及法官之才能，即不能不考慮法官之年老衰弱問題，此問題雖甚複雜，但應予以坦白之討論。』『以現代問題之繁複，更時需新血液之灌注法庭。』（註二十三）其對法官不滿之心，蓋已情見乎詞。最近且謂『最高法院已成爲一根本無用之荒漠地。』（註二十四）則詞鋒更咄咄逼人矣。羅斯福本人雖抱有甚大

之決心，然此案提出後，美國國內意見極爲紛歧，贊否不一；民主黨黨員雖在參衆二院均佔多數，然又不盡聽羅斯福之指揮。故此案是否能照案通過，抑另有折衷案之提出，此時尙不能斷定，吾人當拭目以覘之。

註一　美前總統胡佛對此案之批評。

註二　見羅斯福提出本案時致送國會之特別咨文。

註三　美國憲法第五條。

註四　H.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Vol. I. P. 195.

註五　E. S. Corwin: The Constitution and What It Means To-day, P. 67.

註六　W. Wilson: G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55-156.

註七　M. B. Munr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 406

註八　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二項。

註九　此爲 Marbury V. Madison 一案中法官 Marohall 之有名判例。

註十　E. S. Corwin: the Constitution and What It Means To-day, P. 66.

註十一　C. A. Beard: Readings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P. 282.

註十二　W. B. Munr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 407-408.

註十三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X, P. 422.

註十四　C. A. Beard: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les, P. 314.

註十五　W. Wils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46.

註十六　W. Wils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42.

註十七　W. W. Willoughay: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P. 13.

註十八　D. J. Brewer: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cribner's Maazine, March, 1903.

註十九　J.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Vol II, P.907.

註二十　Gibbons V, Ogden 一案之判例。

註二十一　A. P. Dennis: Our Changing Constitution, Atlantie Monthly, 1905.

註二十二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即最高法院宣判六日後羅斯福發表之談話。

註二十三　同註二

註二十四　最近羅斯福在民主黨慶祝勝利大會中之演詞。

叔璜書來迭有枉詩報以兩律　棄子

楊侯落落常難合。總我新歡若故交。
論齒便推十年長。許身不負萬人豪。
心肝但可訓紅粉。意氣從來重寶刀。
自有鏡中勳業在。豈應憔悴老蓬蒿。

× × × ×

多君去後長相憶。辛苦西風屢寄詩。
忍說聞鷄將毀室。似傳尋虎與謀皮。
崎嶇世路行安往。翻覆人情閱已知。
歌哭亦應無所用。最憐揮涕遶牀時。

大公報記者長江著



定價
每册壹元
郵費
一角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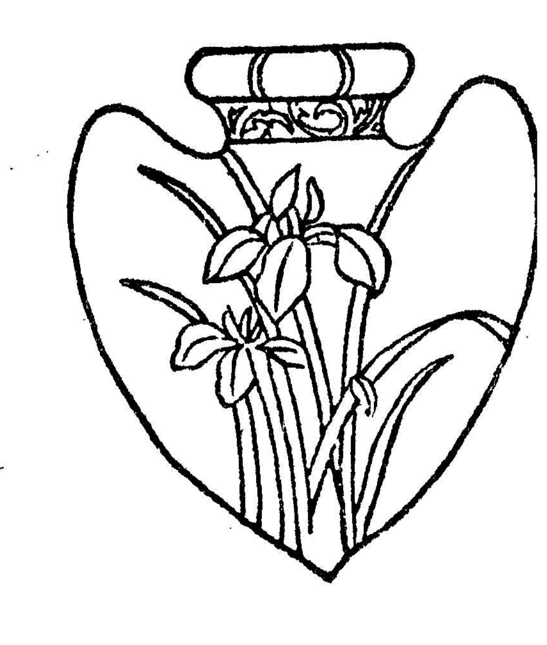
五版

本報記者長江先生所撰西北紀行，內容包括成蘭紀行，甘陝形勢片斷，祁連山南的旅行，祁連山北的旅行，和賀蘭山的四邊各篇，附有詳細地圖及西北各地景物照片多幀，自刊印單行本以來，各界爭購連印四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書銷行之廣，爲空前所未有，現第五版已出書即日發售，印行無多，惠購從速。」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出版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發售

各地大公報分館及國聞週報代銷處均有經售



粵米荒問題及其對策

吳鐵峯

一　豐收聲中之粵省米荒

『湖廣熟，天下足』，這雖然是一句俗諺，但却也近於事實。據統計局之估計，我國產穀之區，首推廣東，計產達一四·一五八·二五一·〇〇〇斤；次之爲四川，計產一三·二四五·一五三·〇〇〇斤；又次之爲湖南，江西，湖北，浙江，江蘇等省。最少者爲熱河，僅產一五·九四六·〇〇〇斤，次之爲察哈爾，黑龍江，山東，山西等省。稻作面積亦以廣東省居第一，計有四九·三〇三·〇〇〇畝；次之爲四川省，計達四一·五一五·〇〇〇畝；又次之爲江西，江蘇，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省。最少者爲黑龍江，僅有七一·〇〇〇畝；次之爲熱河，察哈爾，山東，陝西等省。至於土地生產力，以湖南省爲最强，平均每畝田地產稻四一〇斤；次之爲湖北省，計產三四三斤；又次之爲四川，浙江，江西，廣東，安徽，江蘇等省。

這個估計，是否正確，暫且不管，但至少牠說明了中國穀類生產之一般傾向。這幾年來，中國農村：一方面正鬧着災荒，另一方面，却又大鬧着豐收成災，這兩種勢不兩立的矛盾現象，竟會同時出現於中國，這不正是孟子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嗎？在理論上講，人口少而食糧多，結果纔是豐收成災，反之，人口多而食糧少，結果纔是『凶年不免於死亡』；但如今凶年既是餓莩載道，而豐歲又是穀賤傷農，這樣，使中國的農民年成好壞都不能生活，眞是只有死路一條了！

去年是有名的所謂『豐年』，一部分人民都以爲這是農村復興第一步，大家抱着樂觀的觀察。實際上這所謂『豐年』也不過是近數年來的一種比較而已。去年穀類生產的統計，尙未發表，但其豐收的程度，大概和一九三二或三三年的情形差不多。我們可以想到農民生活也決不能比一九三二或三三年的生活有餘。全國農民以中小農居多數，他們終年辛苦所得不過數石或數十石粟粒，新穀登場，便即時求售，以現欵購日用品，納粮稅，而以低價大事收買者，爲奸商，爲富戶，爲某國人。這樣，農民們終年血汗換來的代價，結果反被他人攘去。假如不幸今年是個荒年，於是各地米價飛漲，平民生活便大受威脅，這也是間接足以動搖社會的。去年雖則豐收，在新貨幣政策之下，米價並不能如一般物價高漲反而較爲低落。玆將去年七月和前年七月上海米價比較如左：

上海躉售米價比較

種類	常河機粳	蘇同機粳	江西機晚
日期	（江蘇常熟）	（江蘇蘇州）	（江　西）
	元	元	元
一九三六年七月	一〇·六〇〇（一市石）	一〇·三〇〇（一市石）	一〇·六〇〇（一石）
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一·六〇〇（一市石）	九·八〇〇（一市石）	一一·〇〇〇（一石）

一市石＝一五六市斤　一石＝一八〇斤

記得民國二十一年的時候，也曾鬧過一次『穀賤傷農』的風潮，現在這種現象又重演了。也正如二十一年一樣，去年所產之米穀，不但不會過剩，而且是求過於供，發生了極大的恐慌。廣東爲產米最盛之區，今日之糧食恐慌，竟遠過於他省，其恐慌之程度且打破了二十年來之記錄，如一月二十四日申報所載『……於是供求不敷，米價日漲，下等糙米，以前每元可購十三斤者，今須倍增其值，即每元僅得六斤餘。至於穀石亦由百斤四元漲至九元以上，米價之昂，實打破二十年來米之最高記錄。民衆蒙此影響，痛苦呻吟，駭汗相告，惶然不可終日，各縣人民，在平時因農村破產，天災洊至，生活已感奇窘，益以米荒爲厲，遂不免陷於絕食之境。其甚焉者，如南海，高明，順德，三水等縣竟至發生飢民搶米風潮，即號稱模範縣之中山，亦有因米荒之故，而餐及糠土，慘象不言而喻』。廣州市內的存米也僅够維持十五天的民食，而米價還是上漲不已，上米每元可購六斤，糙米祇得八斤，各鄉難民扶老携幼來市行乞者達六七千人以上，社會已呈騷亂現象。（見一月二十日大公報）

這種變態的非正常的恐慌，我們將怎樣去解釋牠呢？

二　粵省米穀供需概況

近年來，中國經濟問題中討論最熱烈的，莫過於食糧問題，而最難解決的，也莫過於食糧問題。在食糧問題中，『量』的問題，又最重要。即以廣東一省而論，究竟廣東的食糧，是太多還是太少？或者說，廣東的食糧問題，究竟是供給不够消費，還是供需不能彼此調劑？如前所述統計局之估計，我國產穀之區，首推廣東，計產一四•一五八•二五一•〇〇〇斤，但是歷年來洋米輸入，一天一天增加，依據民國二十一年海關之報告，全國洋米進口總額爲二二一•四九二•〇〇〇担，在廣東各埠入口者達一三•五〇四•五四二担，約佔百分之六〇，若以民元以來之進口量計之，廣東省則佔三分之二。廣東所產之米在供需上顯然是不够了。

我國對於一切經濟問題的研究，素來沒有正確的數字，年來學者及政府機關雖從事於實地調查與估計，但終因調查之方法，範圍及時期之不同，各方意見之參差，所得結果亦不一致。廣東米穀之生產量究有多少，依前農商部之調查，計產稻一八一•三一〇•六九五石，佔全國產量四分之一，統計局之估計爲一四•一五八•二五一•〇〇〇斤，約佔全國產額百分之一六。又據前年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之估計，則爲一五三•一六〇•〇〇〇担，同年張心一君之估計爲一三六•八九〇•〇〇〇担。此等數字，其差額達數千萬担之多，即以中央農業實驗所及張心一君之估計而論，其差額亦達一千六百餘萬担之多，可知確實數字之不易得。但在這些數字中，可以找出一個共同點，即無論其差額多少，廣東省產米之數額，都超出各省產量之上。實際上是否如此，在這裏我們確有檢討之必要。

我們試以統計局之估計爲標準，則一四•一五八•二五一•〇〇〇斤之產量，若以七成計算，可折合米九•九一〇•七七五•〇〇〇斤。假定每人每年平均對米之消費量爲二担二斗，（依林熙春君之推算，見社會經濟月報二卷三期我國米穀生產統計之檢討），則廣東省每年所產，足供三一•六八二•〇〇〇人之食用。然廣東省人口共計三一•三六九•〇〇〇人，（見張心一著中國農業概況估計），那麼，每年還可餘有三十餘萬人之食糧了。

但以實際情形而論，廣東產米，不僅不足以自給，反而多量仰給於海外及國內產米各省。銷粵洋米，以安南暹羅兩地所產爲主，而其數量，據二十二年海關統計，爲二千六百餘萬石，値七千一百餘萬關兩。自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十年間之統計，平均每年進口約千萬石，値四千七百餘萬關兩，惟年有增加，至二十二年幾增加一倍，價値則增加百分之六十强，廣州

需費約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五，內地各縣佔百分之七十五，可見洋米已深入廣東的農村了。

國米銷粵，在粵漢路未通前，是由上海裝船循海道運往，故以皖米爲最多，湘鄂贛之米則甚少。今運輸途徑一變，湘鄂贛之米乃捷足先登，陸運快捷，直達廣州，西江北江均爲行銷範圍。海運之皖米本銷於潮汕一帶，仍得保持各不侵犯之市場。粵漢鐵路爲提倡計，對於運米入粵按原價折半收運費，這樣一來，以前由水運者亦多改由陸運，米乃成爲該路之主要貨運了。國米銷粵統計材料極不易得，由民十三至二十二年十年間海關統計，祇能窺其大概。茲引用於左：

年次	石數	價值
十三年	四五二·〇三七	二一·三九五·八三〇
十四年	二·八六四·二二〇	一二·八〇六·二〇九
十五年	七四·〇九一	三七九·五九六
十六年	五四三·〇九七	二·六七四·四二〇
十七年	二·〇一三·六四九	一〇·五〇七·一六三
十八年	一·一三二·七七二	六·二四七·二二九
十九年	七〇二·九四五	四·一五二·六九二
二十年	一·七九七·〇七一	九·七一九·八四五
二十一年	七八〇·五九〇	二·〇二五·八一九
二十二年	三·一九三·七八一	二·〇二五·八一九

按上述統計，每年國米銷粵，平均約一百七十餘萬石，值八百二十餘萬關銀兩。二十二年洋米徵稅後，突銷至三百餘萬石，值一千一百餘萬關兩，就量之增加百分之八十，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近年洋米稅徵收方法週密，而國米又以運輸較便，銷粵之數，有增無減。然無論從那方面觀察，廣東省產米不足自給，這抑是極明顯的事實。

要之，廣東米糧之不足，原不自今年始，不過今年的米糧恐慌更加嚴重罷了。現在，各方面都在商討救濟的辦法，而值得我們注意而成爲問題的，即粵省政府當局請求免徵洋米稅，雖經政院許以三十萬公担半稅記賬，該省復有救濟民食委員會之組織，將繼續請免洋米稅。這種『飲酖止渴』的辦法，是否能救濟目前粵省的米荒，而於國計民生又將蒙受怎樣嚴重的影響，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三　洋米免稅及徵稅問題

中國號稱以農立國，然以幅員廣大，山河阻隔，各地之交通不便，物產之轉運維艱。廣東沿海多山，海運早通，而內地的交通反而十分困難。所以廣東一遇米荒，本國之米既不能常相接濟，則不得不轉而求諸外，這種不得已的情形，可以說是『古已有之』。雍正三年，有人條陳粵東一年所產之穀，不足以供本省半年之食，時兩廣總督鄂爾泰復奏有云：

『粵省雖屬山多田少，若無旱澇，所產米糧，亦可敷一年之食，再藉西穀，即能充裕。』（見鄂爾泰請停止開礦事宜疏）

所謂『西穀』，自然指洋米而言，當時國內米糧之調節，往往移川粟以濟湖廣，移湖廣以濟江浙，移江浙以濟閩粵，節節移轉，緩急不能救濟。而且向來中國各地產米情形，亦皆外强中乾，自顧不暇。清鄭昱有云：

『湖廣江西，雖號稱米穀之鄉，然每至五六月，穀價必昂，而民多乏食。豐年猶然，况歉收乎？……他如閩越川廣雲貴等省，雖豐歉不齊，要之，五六月間，新禾在畝，舊穀已罄。』（見鄭昱請通行常平倉法疏）

號稱『以農立國』的國家，民食恒不能自給，這實在是一種恥辱！但以前的情形還多少可以原諒，因爲如以本國之米接濟閩粵，必須由海程，而那時輪運未通，運輸不如今日之便。且『民以食爲天』，米糧在中國人

心目中看來，只患其少，不愁其多，雖亦知穀賤傷農爲可慮，然總以糧價賤爲國泰民阜之兆，引爲慶幸，是以運米出洋者有罪，輸入米穀者有賞。自然談不到什麽洋米徵稅。

洋米徵稅之議，發動於民國十八年上海社會局所組織之上海市糧食委員會，其最大理由爲『農家生產之糧食，直接間接負担相當之租稅，而外國糧食之輸入，反免其輸入之稅，一面剝削本國之農民，一面獎勵外米之輸入，在國家政策上，亦失其平衡。』迨後各省均表示贊同，並於二十一年十月六日在南京財政部開會，參加者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南京，上海等九省市代表。獨廣市西南政務委員會表示反對，甚至有人造謠，謂『粵省每年全資暹羅西貢等米維持，政府此議，實係使廣東人民吃貴米。』（見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申報載財政部長宋子文談話）。因此洋米徵稅之議，故未實行。南至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行政院始通過加徵洋米進口稅，而素主反對徵稅之粵省，亦於中央通過洋米徵稅原則後四日（即九月十六日）驟然宣佈徵收進口洋米專稅，其範圍且較他省爲廣，課稅所及，凡洋米洋穀及由外洋輸入之農產品均在內。初擬招商承包，祇定標價五十萬元，但無人願投。乃設局自徵，在廣州，潮梅，五邑，欽廉，瓊崖等五區，各設一局，使徵權附近海港進口農產品之稅。收稅標準分從量從價二種。最高者値百抽二十，低者百抽一五。洋米則不分類別等級，一律每石（百斤）抽稅大洋一元四角四分，繼加至二元七角二分八厘。洋穀每石大洋七角二分。其餘若西餐用食品甘鮮水果香料等一切食用之物，均抽以若干之稅，範圍頗爲普遍。自開辦之日起，至二十三年度終了時止，一年間達二千九百一十一萬零三百六十二元，數目如此巨大，實爲廣東省財政上一大稅收，而由此亦可見廣東米糧乃至一切農產品不足自給數量之大，其每年輸入之數，在全國全省中，實亦佔第一位。

廣東之所以徵收洋米進口稅，與其說是救濟農村，無寧說是救濟廣東財政。當時係由農林局長馮銳提出，其用途後經政務委員會修改爲『發展全省農村經濟，農村研究，農業，暨中山大學及其他學校農業教育之用』。後來又撥洋米稅三百萬元作爲水利經費。

夫洋米之應徵稅，實爲當然之理。近代凡以農立國之國家，爲求農作能有利，農業能發展，不惟盡力保護本國市場，使皆爲本國糧食之銷售地，且盡力尋找外國市場，以作本國餘糧之銷售地，我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爲農民，使此大多數人民暴日浴雨，胼手胝足，終歲勤勞之所得，不但無利可言，且大損其血本，甚至不足以仰事俯蓄，飢寒交迫，豈有不棄其田畝而離其鄉井之理？我國關稅，因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關稅雖宣告自立，而保護政策迄未施行。如今加徵外米進口稅，收回被佔市場，其用意無非是謀農村復興，以培國本，及謀糧食自給，以固國防，這種政策，我想誰也不應懷疑的。

不過，洋米徵稅，不僅應爲財政方面打算，更重要的是要杜絕洋米之輸入，使本國之米，得一適當之調劑。即以去年對外貿易而論，關於洋米麥之進口總值，據國際貿易局報告，去年十一個月，與前年同期比較，已減少九千餘萬元之巨，這一方面固然由於國內農產品豐收，一方面也是洋米徵稅之結果。但米麥及雜糧之輸入，在中國依然是一大漏卮。茲錄其分類數字如下：

米　　類	二六•五六八•〇〇〇元
小　　麥	一一•八四八•〇〇〇元
麥　　粉	四•三五三•〇〇〇元
其他雜糧粉	二•三四八•〇〇〇元

據該局統計較之前年同期，米類減少六千二百萬元，麥減少二千三百萬元，麥粉減少一百三十萬元，惟雜糧粉增加一百四十萬元。該項雜糧粉乃供工業用，非屬食料云。

今粵省當局再接再厲請准免徵洋米稅，以濟目前米荒，其情雖有可原，但其法實是弊多而利少。

四　怎樣救濟粵省的米荒

關於救濟目前粵省米荒，一月二十日行政院會議已議決辦法三項：（一）飭粵漢路應速多撥車輛，運輸湘米赴粵接濟；（二）減輕輪船火車運米費；（三）准粵省採購洋米，以三十萬公担爲限，半稅記賬，以爲緊急之救濟。二十六日行政院復召開第二九八次例會，討論救濟粵省米荒辦法，經決議：（一）粵購洋米數額增至一百萬市担，關稅半數記賬；（二）鐵道部即日起，備專車一列，運湘米赴粵；（三）糧食運銷局商同招商局，專備一船運皖米入粵；（四）由財政實業兩部派員赴粵調查，詳擬救濟辦法。

此項辦法公佈後，財政部復令糧食運銷局，飭蕪湖代辦處趕購蕪米，運粵應急。糧食運銷局長鄭寶照并赴粵，會同粵省當局，商擬救濟辦法。粵漢路方面，亦每日增開長沙廣州直達運米專車一二列。經中央規定辦法實施救濟後，至上月杪粵省米價已趨低落，恐慌程度亦漸和緩。

至於粵省方面，除由省府當局聯電中央請免洋米稅外，並召各界代表，開救濟米荒會議，組織救濟民食委員會及銀行團，將各銀行之四百萬信用借款改爲抵押借款，派員赴各省產米之區，調查採辦米糧。此外，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廣州分會亦決定辦法五項，粵主席黃慕松且於一月二十三日電蔣委員長，請接納是項辦法，即：（一）請行政院令財政部完全豁免洋米稅，暫以半年爲限；（二）請行政院嚴令皖贛湘鄂四省當局制止米商居奇；（三）請行政院令鐵道部充分供給運米車輛，及減輕運費；（四）請行政院令交通部轉飭招商局減輕運米運費；（五）請中央重申土米外運禁令。

其實，中央和粵省兩方面所着眼的，都祗在救濟目前的米荒，無論粵省所請求的，或中央擬定的，都是些治標的辦法，對於任何一個問題，治標的辦法固然不能沒有，但如果忽略了治本的辦法，則問題不但不能解決，將來反而益形嚴重。我們知道，凡事有因必有果，論理學上之因果律，爲我們探求眞理的鐵則。今欲澈底救濟粵省的米糧恐慌，則首先必須探討其所以發生恐慌之根本原因何在。

第一，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矛盾　誠如陳翰笙先生在他的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一書中所說：『有可耕的土地而不耕；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廣州，汕頭等處銀行銀號中堆積着大量的資本而不能應用到農業生產上去，這便是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耕地所有與耕地使用的背馳，乃是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田租，稅捐，利息的負担與生產的背馳，充分地表現着這個矛盾正在演進，而農村勞働力的沒有出路，更表現着這個矛盾的深刻。……』這裏所表現的不僅是『耕者沒有田，有田者不耕』的土地問題，而是整個農村生產關係與農業生產力的矛盾問題。而且，在廣東，除了封建的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以外，列強資本和都市資本對於廣東農村經濟的破壞，世界經濟恐慌對於廣東農村的摧殘，華僑失業回國使農村生產關係發生如何變化，以及城市商業資本在農村中間的活動等等，都是値得我們注意的。『我們明白了廣東農村經濟的矛盾的現象，和矛盾的深刻程度，並且曉得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我們就要進而研究怎樣可以去解除這個矛盾。解除了它，然後可以使可耕土地盡量地開放，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的資本大批地流轉於農村。這樣，農村的生產關係便能改善，而農村生產力也必然會提高。』（前揭書六八頁）

第二，省自爲政的糧食管理　自『豐收成災』及『穀賤傷農』等問題相繼發生以來，各省當局爲謀緩和問題之嚴重化起見，對於糧食管理均有相當積極的處置。惟其缺點即在祗知省自爲政，而不知彼此聯絡，統盤籌

謀。如就湘皖贛三省運銷方針而言：自湘米銷粵之風聲傳播後，而皖贛米產均誤認粵省係一個極大的米糧倉庫，故均擬將過剩米產運粵銷售。但三省事先不互相聯絡，研究粵省是否能銷納三省米糧之問題，更不研究如何與入粵洋米競銷之問題。所以自湘米銷粵積極進行後，汕頭雜糧業同業公會即迭次開會，公然表示反對，表面上雖係對少數人欲操縱米市之表示，然實際上已派人前往香港聯絡南北行以謀應付。而南北行方面，聞已同情此舉，且增厚資本，在廣州汕頭兩地，設立洋米運銷處，跌價傾銷。初則造成粵省『有米無市』之狀態，如今則災象畢露，『有市無米』了。且各省前以糧價飛漲，曾有禁糧出口之舉，一時糧食問題形成很嚴重的狀態。雖經滬上糧商的呼籲中央部會的審核，結果行政院遂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頒佈了食糧調節暫行辦法，即：（一）食糧在本國境內，應聽其自由流通，以期供求相濟，漸趨平衡；（二）去年食糧市價與前年同期間相差有限，……現在不能認爲有禁止糧食出口之必要；（三）食糧不足地方，由實業部農本局商同地方官廳，在豐收區域，運糧調節；（四）實業部農本局所調節地方食糧，得與鐵交兩部商減各鐵路輪船運費。各省爲遵守中央命令計，當然也不會有絕對相反的意見，不過事實上各省管理糧食的方法却不一致。這種『省自爲政』『各爲己謀』的糧食管理，也很容易釀成食糧恐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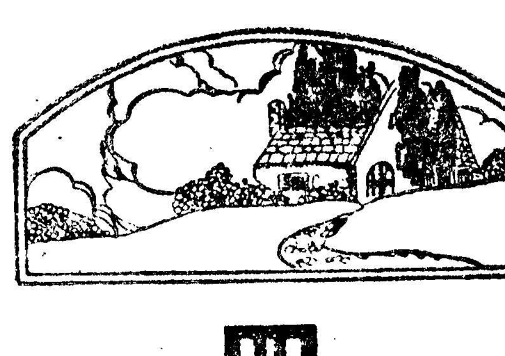
第三，糧食運銷方法不善　孟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知當此糧食發生恐慌之時，增加生產，以謀糧食之自足，固屬重要，但改良運銷，以期糧食之適當調劑，尤爲必需。近年以來，政府對於交通方面，固在亟圖改良，並曾通令鐵交兩部及各省減輕運米運費，但成本過重，糧食在交易過程中依然遭受種種之障碍，以致不能與洋米競爭，如蕪湖之米，經上海轉口至青島每百斤需運費七角；天津七角四分；烟台威海衞六角七分；大連六角五分。米穀自原始市場經三河轉運蕪湖，至於賣出爲止，中間各項消耗及米商之盈利，計達三元零七分零二毫之巨。（見林熙春君米糧成本加重過程之研究）又如漢米由卸貨到顧客竟須花十三種費用，即在沒有搬進米店以前，計經紀行用每石一角零五厘，量斛每石六分，縫包每石三分，號規每石三分，再加駁船運費挑力抬斛等共八種，須大洋四角左右，至搬進米店以後，還有篩工，機工，蔑工，店員送價等五種費用，每石約須大洋二角。其中除駁船挑力等等乃是實際費用，無法廢除外，他如規規抽包等等確係浪費。（見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大公報）其他各省，商行陋規，名色之多，取費之重，雖米業中人，亦難窮其究竟。再加之以各地方財政當局之苛捐雜稅，托故徵收，層層勒索，有加無已。

第四，國產米糧之大量漏海　我國一方面發生糧食恐慌，一方而米糧又大量地爲外人低價買去，這不是很矛盾的現象嗎？然而事實確是如此。據申報載：

『自本年皖米上市後，日商山下三井等公司曾先後派輪馳赴長江採購，即以轉運出口。同時，中國航商亦以繼起載運。且多將所轄輪船賃與日商輪運者，嗣以江浙兩省禁運出口令後，始爲稍殺；但其出口米糧，已在百數萬石以上。除少數運赴上海或廣東外，大半載往天津青島轉運大連日本。茲悉本埠大陸實業公司，合衆碼頭倉庫公司，華勝公司等現尚派有大生，海州，華順等輪，馳赴蕪湖裝運。惟能否弛禁出口，尚成問題。但前日三北公司所轄之重噸嵩山輪船，曾由蕪滿載糧米三千五百餘噸出口，直放日本起卸云。』

這也是我國民族前途之一大隱憂。所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廣州分會請求中央重申土米外運禁令，我認爲是應該執行的。

以上數端，不過是犖犖之大者。據最近消息，宋子文等發起華南米業公司定於下月十六日成立，於救濟今後的米荒，或可收調劑之效。總之，我們要澈底使粵省米糧恐慌，不再發生，則不能不探究上述的根本原因，而求一勞永逸的辦法。至於如何消滅這種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如何增進農業生產，如何實施糧食管理政策，如何改良運銷，以及如何防止糧食漏海等等，則有待於專家的調查與考究，有待於舉國上下之通力合作，更有待於我賢明當局之熟籌者也。



四省特展與省際經濟合作

周承考

政治之設施，以適應經濟情況爲原則，此乃近代政治之特色。吾國朝野各方，近來對于提倡建設國民經濟，栖栖皇皇，唯恐不及。各省地方當局，鼓吹尤力，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鄰省經濟合作之醞釀與實施，隨處可見可聞。筆者因于役南昌，對于皖贛紅茶聯合運銷，及浙贛特產交互展覽兩事，見聞較切，頗感興趣，尤以浙贛特產交互展覽，收效宏大，爲粵湘鄂贛四省特展之前驅，(編者按四省特展會已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開幕)影響匪細。茲先述四省特展籌備之概況，再對于其可能之收穫，予以估計。

浙贛鐵路通車後，江西浙江兩省之交通頓行便利，兩省政府爲謀溝通經濟，發展特產，特聯合浙贛鐵路局三方合組浙贛特產聯合展覽會，交互在南昌杭州展覽。分別在兩地同時開幕，各附設商場推銷特產，南昌杭州在開幕之日，皆是萬人空巷，傾城往觀，商場尤形擁擠。據會中統計十四日內，兩地參觀者各有三四十萬人，特產營業，異常發達，杭州運贛之絲綢，紹酒，及各種工藝品，無不銷售一空，景德鎮運往杭州之瓷器，物美價廉，大受浙人歡迎，瓷商帶去貨品，二日售罄，自用飯碗，亦被顧客購去，他如樟木箱，臨川米粉，全部迅速暢銷，十四日內，浙贛兩省商人共售得三十餘萬元，盛況空前，結果之圓滿，即參加籌備之人，亦非始料所能及。

去秋兩廣問題，圓滿解決，粵漢鐵路又已通車，粵湘兩省當局協議湘米運粵及兩省經濟合作辦法，並決定邀同贛鄂舉行四省特產展覽。去年十月二日，四省代表集議于長沙，議定開幕日期及各項章則，旋經湖北之提議廣東之贊成，改于三月一日先在廣東開幕，順次運至長沙，武漢，南昌，各展覽三星期，並附設商場。此次特產展覽，四省參加，規模遠勝于前，展覽地點，如廣州爲華南大市場，武漢乃內地最大商埠，長沙南昌同係殷富之區，逆料成效必較前次爲優。

自四省代表在長沙議定以後，業予四省產業界以絕大之衝動，各類工廠，加緊製造，特產商人，忙于進貨，即四省一般消費者，因平日耳聞鄰省特產之優美，亦亟盼會期之早臨，俾得購買低廉道地之特產，用以滿足生活慾望，四省政府又各撥三萬元鉅欵，指派工商業領袖，負責長期籌備。茲事既經各方充分之努力，復受社會殷切之注意，收穫鉅大似可無待筮卜。

第一，粵湘鄂贛四省經濟狀況，因氣候環境之不同，各具有濃烈之特色，廣東濱海，香港爲歐亞交通孔道，最先與西洋文明接觸，工藝之盛，爲各省冠。「廣貨」風行國內，又粵省地近熱帶，盛產蔗糖，充分擴展，足能供給全國之所需，惜以人口龐大，經營工商者衆，胼手胝足者寡，米穀產量，供不應求，據海關冊所載，每年進口米穀常在一千萬石以上，有待鄰省之接濟。此固可爲粵省病，然百粵之富庶，亦緣于此，若使廣東旅

外華僑與百工技藝人員歸耕田畝，固可挽回一部分購買糧食之金錢損失，然需喪失華僑每年匯回二萬萬元以上之匯欵，與廣貨行銷各省之億萬現金收入。爲粵省計，權衡利害，仍宜發展所長，自贛湘輸入米糧爲佳。湘贛兩省雨量充足，農民勤奮，農產豐盛，爲我國餘米最多之省份，昔以內地交通之不便，復受洋米傾銷之影響，餘米不得善價而沽，以致農民生計困頓，農村經濟衰落，對於購買廣貨粵糖之能力，大爲減退。故云，各省經濟狀況，尤以鄰省經濟，休戚與共，再者粵，湘，贛皆產夏布，三省夏布可藉交互展覽之機會，互相觀摩比較，舍短取長，改良品質，並商討推廣國外銷路，維持國內市場有效辦法。贛粵同產鎢砂蔗糖，兩省宜如何合作統制鎢價，自行設廠製產鎢鋼，並如何發展蔗糖產量，合資設立糖廠，均可藉此從容討論。他如贛湘產瓷，產紙，四省同產水泥玻璃原料，何者宜分別舉辦，何者宜合資設立，胥宜乘此良機通盤籌劃，切實協調。總之，粵湘鄂贛四省因壤地相接商賈往返，歷史悠久，加以粵漢鐵路通車，浙贛鐵路南萍段不久竣工，四省省會，火車直達，而在實踐全部經濟條件下，實有分工合作，密切接觸之必要，此次四省特產展覽，在促進省際經濟合作之意義上殊屬重大。

第二，服用國貨之重要，已漸爲一般人所理解，崇拜洋貨之心理，業已日形淡薄。向以交通不便，贛湘米之運粵，不若安南暹羅米之便捷，廣貨之輸贛湘，須繞道上海運輸之難易，幾與舶來品同。且洋貨係大規模生產，大規模經營，統制運輸，貨價低廉，四省特產，同受其打擊。現在交通既稱便利，貨運自較暢達，惜各省特業之性能與優點，猶多未爲鄰省消費者所熟知，今藉特展機會，可使四省人士，互相認識特產。例如江西景德鎮瓷器，固早馳名中外，至該省瓷業最近趨向，已由美術品轉變多製日用品及電氣用具，式樣改良，價復低廉，尚未爲鄰省人士所盡悉。他如南安板鴨，餘干白銅剪刀，臨川米粉，三湖橘橙九江鈕扣等，湘粵恐多未識。以此類彼，粵湘鄂所有之特產，泰半未爲江西人士所明瞭。四省特展，不惟可使四省人士互相認識特產，且能購買試用，人民知所選用，商賈知所販運，裨益推廣國貨，良非淺鮮。

第三，長期貿易入超，爲我國經濟最大病源，舶來物品，充斥市場，不惟軍事用品如飛機巨砲須購自國外，即軍用材料，如電[illegible]鋼板，亦須仰給于人，不惟生產及交通用具如普通機械火車大輪須由國外輸入，即民食基本原料如米麥麵粉水菓等亦須依存異國，經濟危機，殊形深刻。朝野有識之士，苦心焦慮，思有以打破經濟難關，挽回頹勢，並倡導生產用具取材國外，消費物品力求自給原則，發展各省特產，用以代替洋貨，已成爲各方一致之主張。廣東每年缺米約達一千萬石，泰半以洋米補充，年有億萬現金流出，嗣後贛湘兩省宜全力運米濟粵，抑價出售。湘鄂每年皆有大批洋糖入境，嗣後宜改用粵糖。他如海產菓類，四省均宜互相協助推銷，以代外貨。四省特展乃互相協助推銷特產之發端，倘能繼續努力，予以全面之獎掖扶助，則四省特產因市場之擴大，銷路之暢旺，必能刺激生產，改進品質，前途發展，富有希望。直接振興四省特產，間接足以代替洋貨，對于平衡國際貿易，亦不無小補。

第四，粵湘鄂贛四省雖以壤地相接，常以交通阻塞，語言隔閡，四省人士，在情感上，日常生活上，尚未能發生密切之聯繫。贛浙兩省，昔亦類此。自浙贛特產聯合展覽以後，兩省人士精神上較前大爲接近。兩省商人，更以長時期之接觸，對于彼此貨物之品級，運輸捐稅之情況，市場之供需，各有進一步之認識，消費者對于鄰省特產經過一次之試用，在日常生活上，業已樹立堅固之信念。此次四省特展，必受各地人士之盛大熱烈歡迎，四省商人，亦必多發生貿易上之結合，而四省人民，因經濟供求關係日密，在情感上，必較前更爲接近，然則溝通四省人民情感，當爲四省特展最大之收穫，此乃促進鄰省經濟合作之基礎條件也。

於南昌

列強的生命線

丹楓譯

所謂國家的「生命線」，我們可以說就是列強在國外某一特定區域的一種軍事上，經濟上或政治上的追求。這種追求，（有的已經達到，有的尙未獲得，）在列強心目中，皆視爲繼續維持其本身爲世界强國的必要條件。

自從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英法等滿足現狀國和德義日本等資源貧乏的不滿現狀國之間，不絕地發生爭執，因爲她們的生命線是互相衝突的。幸而滿足現狀國對於不滿現狀國曾屢作有限度的讓步，同時不滿現狀國也只好儘先選擇國際利害衝突較少的地方去別圖發展，所以目前雙方尙能暫維和平，不趨决裂。但是要永久維持這種苟安的局勢是不可能的。導到各國生命線的衝突演進到無可調和時，訴諸戰爭是唯一的出路。

一　英帝國的生命線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英海軍大臣賀爾爵士述及英國地位時，曾說：「我們是一個海上的大帝國，而不是僅限於一偶的陸地國家。」賀爾的話固然很平淡，並且也沒有包含若何新意義，我們却可以利用牠來做素稱迷離複雜的英國外交政策的解釋。

我們試先就英國的地理形勢，一加觀察。英國本部面積極小，雖有四千六百萬居民，但其天然資源，除煤礦以外，皆極貧乏。可是英倫三島所處的位置却異常適中，四周環繞着自治領和殖民地，區區三島，竟成爲世界霸主。大西洋兩岸皆有英國的領土；地中海東西兩個門戶皆屬英國，中間也散佈着英國的軍事根據地；印度洋更不消說，整個地就在英國勢力控制之下；再往東去，則英屬新加坡又掌握着太平洋西端的門戶。在世界諸大洋中，只有北氷洋在蘇聯控制之下，截斷英國東進的路線；可是北氷洋奇寒多氷雪，並不值得加以重視。英國本部交通既便，她一切物質上的缺乏，皆可以取給於海外——例如由加拿大和澳洲輸入小麥，由伊拉克輸入石油，由美國輸入生鐵，由埃及輸入棉花，由馬來輸入橡皮。

因此英國的國策着重兩點：（一）完善保持遠在海外的投資和富源；（二）海上交通的自由控制，因爲這就是英國的生命線。

英國海上生命線的主幹，就在由英國本部到西非洲岡比亞（Gambia）間的海道。這是整個英帝國交通網的中心，由此往西可經大西洋而達美洲，往東可經地中海或繞道南非洲而赴東方。歐戰前英國和岡比亞間的交通，曾受德國海軍的威脅，因此英國才同法國成立協約。目前則德國海軍力量，尙不足以語此。英國對於葡萄牙之所以力持親善政策，目的也在維護其海上交通之安全。自然，英國對於任何地中海國家勢力的西侵，是絕難加以容許的。

由此向東，英國最主要的交通路線是地中海。英國控制着地中海西方的門戶直布羅陀，並駐重兵守護；至於直布羅陀南方的丹吉爾港（Tangier），係由國際共管，自不足爲英人之害。由直布羅陀往東，須經一千二百

餘哩，才到英國的另一海軍根據地馬爾太島（Malta）。馬爾太島位於義屬西西利島和北非洲突尼斯（Tunisia）之間，同義大利極接近，因此甚受威脅。去年九月，英政府特將該島恢復為王家殖民地，並設總督一員治理，同時又積極增強該島防禦工程，以防外患。

在地中海的東北角，英國的海軍根據地是塞浦路斯島（Cyprus），去年十月，英政府並宣布決增闢該島為空軍根據地。英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視塞浦路斯島，就因為這島是脫黎波里（Tripoli）和海發（Haifa）兩港的屏藩；而脫黎波里和海發兩港，又是英法兩國石油的主要來源。由脫黎波里港有石油運輸管可通喀爾喀帕（Kirkup）油田，該油田係由「伊拉克石油公司」經營，與英法政府均有密切關係。由海發港亦有石油運輸管可通摩蘇爾（Mosul）油田，該油田係由「英國石油公司」經營。當一九三五年九月間義亞關係正趨緊張時，摩蘇爾油田曾一度被義國收買；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即和國聯取消對義經濟制裁同時，才由「伊拉克石油公司」由義人手中買歸。義國之佔有摩蘇爾油田，自然是對英國的極大威脅，而義國之放棄油田，則又是促成英國改變對制裁問題態度的一個主因。

再由地中海往東南，則英國的生命線經過埃及，蘇彝士運河，紅海以達印度洋。最近英人在埃及軍事勢力，較前益已加強，而英埃感情，也大有進步。英埃新約係於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正式簽字，其中規定英國承認埃及完全獨立，埃及則聲明願常與英國同盟；英國又決定撤退駐黎亞力山大里亞和開羅兩城的戍軍，移防至蘇彝士運河區，以保衛赴印度的交通；同時埃及並允以亞力山大里亞港和賽特港（Port Said）為英國海軍根據地，又以伊斯瑪里（Ismailia）和海里波里斯（Heliopolis）兩處為英國空軍根據地。

由埃及而東，英國的軍事根據地是阿喀巴（Akaba），該地位於紅海東北，是埃及，巴勒斯丁，外約但和阿剌伯半島間的交通樞紐。紅海東南的主要門戶亞丁（Aden）和比林島（Perim），也在英國人控制之下，更東就入印度洋了。

以上是英國在地中海的交通線，我們只要看去年英王愛德華八世和海相賀爾之相繼東巡，就可知道英人對於此路線是如何重視。但是地中海交通對於英國，平時固甚便利，而暗中卻潛伏着危機。法義德蘇諸國，皆有與英抗爭之勢。因此英國不得不注意她另一交通路線，即經南非好望角而赴東方的水道。

英國要繞道南非東行，航程自較經由地中海者為遠。單由倫敦到好望角，就等於由倫敦經地中海而抵印度孟買城的距離。可是在安全方面着想，則南非路線自有其可貴之處。假定英葡兩國友好關係能長久維持，那麼，由英國本部直達好望角，中間絕不受外力威脅。去年英政府並已與南非聯邦成立協定，決闢好望角為巨大的海軍根據地。

由好望角而東北，有英屬桑西勃（Zanzibar）雪區爾（Seychelles）馬里休（Mauritius）諸島羅列海中；更由此東行，即可安全達到孟買及新加坡。印度洋的東西門戶是新加坡和亞丁，既均屬英國，中間又有錫蘭和印度半島為之策應，印度洋眞變成英國人的私產了。

新加坡是英國在東方最重要的交通中心。其西可通印度洋，其東可通太平洋。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之間，形勢極險要，又是東西通商的要道，由此向西可達印度的加爾加答，哥倫坡（Colombo）及南非好望角；向東直赴香港上海及日本。因此當一八一九年英人初獲新加坡時，雷飛爾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曾說：「從此我們可以控制中國和日本，暹羅和越南了。」最近英國為謀鞏固新加坡計，並撥鉅款約合美金四千五百萬元，在新加坡建築海軍港，預計可於一九三九年竣工。

新加坡又是日本向西發展的大障碍，因此日本政府曾與暹羅談判，謀在暹羅的喀拉地峽（Ithmus of Kra）開一運河，如此則中國與印度間的

航程，可縮短六百六十哩，且可奪去新加坡險要的地位。但是等到新加坡建築軍港的七年計劃完成後，即使喀拉運河築就，也仍在英國大砲的射程之內，更不必說英國的空軍轟炸了。

以上所述，皆限於英國的海上交通路線，這是倫敦政府當局所最重視的。為補充海洋交通之不足，英國近來又力謀發展航空事業。英國的商業航空，雖借經他國領土；而在軍事上却另有一條更安全的路線。由英國本部出發後，其主要的航空站計有：直布羅陀，馬爾太，埃及，巴勒斯丁，外約但，報達（Bagdad），巴斯拉（Basra），巴林島（Bahrein 在波斯灣內），喀拉齊（Karachi），德里（Delhi），加爾各答，新加坡。抵新加坡後，或東南飛赴澳洲，或東北飛赴香港。

此外，英帝國尚有兩條生命線，一即經過埃及向南穿過非洲大陸，直達南非聯邦；一即由英國本部經大西洋而抵北美洲。當夏季天氣晴朗，船隻可由英國經愛爾蘭及北大西洋而抵紐芬蘭；其他各季，天氣多霧，則須取過南大西洋。

二　法國的生命線

法國的主要生命線，就是如何保持本國與北非洲殖民地間的交通，因為法國作戰的兵士，百分之二十募自北非。可是法國在本部與北非洲中間，却並無險要的軍事根據地可守，因此有賴於他國的善意支持。

由法國本部到北非洲的交通路線有二：或由法國西岸波爾多港（Bordeaux）向南經西班牙葡萄牙邊境及直布羅陀而抵北非，或由法國南岸馬賽港經地中海直達北非。要經過這兩條路線，法國必須獲得英國和西班牙的支持；而義國海軍對於法國的地中海交通線，也是一個重大威脅。

在地中海東部，法國最近已允許放棄其委任統治地敘利亞。但是法國所需要的石油，仍須取給於近東，這也有賴於英國之協助；法國和東非洲法屬蘇馬利蘭間的交通亦然。

法國在遠東的領土有交趾支那，東京，柬埔寨諸地，比較不甚重要。而法國要保持此三地的交通安全，又有賴於英國的支持。英國對此，亦樂於援助；因為假如法國不能保護越南，必將為日本所奪，對於英國，將有不利。

世界大戰後法國的心理，僅在保持現狀，此觀於法政府在東部邊境建築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可知。自去年德軍重佔萊因區後，法國已將該線延長至比瑞兩國邊境，並益增固其工事。

三　義國的生命線

英法兩國皆利於維持現狀，而義大利則力圖向外發展。因此當義亞兩國發生衝突之初，英國曾盡力支持亞比西尼亞；後來這種努力終告失敗，英國在地中海上的勢力大受打擊，才不得不注意維持南非洲的交通路線，並增强好望角的防禦工程，這我們在上面已經述及了。至於義大利在東非洲的發展，可說已獲全勝，尤其是在去年。

義國因為素和阿爾巴尼亞（Albania）維持睦誼，因此才能控制亞德里亞海（Adriatic Sea）；可是義國在地中海上的軍事重心，却偏重西部。由愛爾巴（Elba）島經薩丁尼亞（Sardinia）南達潘達拉里亞（Pantellaria）島，義國建有極堅固的防線，沿線密布着海軍和空軍根據地。其中尤以潘達拉里亞島為最重要，該島位於西西利島和北非洲間狹小的海峽中，形勢甚險，是進入東地中海的門戶；且足以控制英屬馬爾太島，這對於英國，自然是一種威脅。

義國建築這條防線的目的，在謀保護本國西部與北非殖民地間的交通安全。最近北非洲義屬利比亞（Libya）的多勃魯區（Tobruch）港亦已闢為軍事根據地。這又不免和英國的地中海生命線發生衝突。

去年義國又在地中海東部羅德斯（Rhodes）島中建築海空軍港，迫得

英國不得不加緊增厚寨浦路斯島防務。義大利的佔有羅德斯島，又可以控制黑海和地中海間的交通。義國的目的，並想封鎖蘇聯黑海艦隊，使之不得自由南下。

義國和東非洲屬地（即伊里脫里亞 Eritrea 亞比西尼亞及蘇馬利蘭 Somaliland）間的交通線，也非常重要，可是中間必須經過在英國控制下的蘇彝士運河及紅海。當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法總理拉弗爾（Laval）曾以紅海南端的多米拉（Doumeirah）島割讓給義國，該島和英屬比林島只隔十五哩；此項消息，直到去年七月才正式宣布，這對於英國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

至於在西地中海方面，自從西班牙內戰發生後，形勢也大有變化。義國對於西屬巴里利克（Balearics）羣島，頗思染指，且已派遣軍隊，入駐該地，以爲西班牙國民軍聲援。假如該羣島果爲義國所得，則對於法國和北非洲間的交通路線以及英國的地中海上交通路線，都是極重大的威脅。假如西屬摩洛哥的休達（Ceuta）港也爲義國所得，那麼，英國進入地中海的門戶，簡直就完全被封鎖了。不過這種情形能否眞正實現，尙須待西班牙內戰結束後才能判斷。

四　德國的生命線

德國的政策和義大利一樣，也在力謀打破現狀。德國的海外殖民地，大戰後全已失去；因此德國的所謂「生命線」，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問題。現時德國在海上發展的目標，計有兩點：第一是想截斷法國和北非殖民地間的交通，以減弱法國兵力；第二則力謀防止他國海軍封鎖德國海岸，以免重蹈前次世界大戰之覆轍。

當去年六月間舉行蒙德婁會議（Montreux Conference）討論韃靼納爾（Dardanelles）海峽設防問題時，德國會力圖封鎖蘇聯海軍，使不能自由從黑海南下；結果這一企圖卻失敗了。因此現時德國非常恐懼蘇聯的援助西班牙政府軍；而對於未來蘇聯海軍也許將出地中海和法國艦隊聯合，共同封鎖德國海岸，尤感不安。

這就是德國爲什麼要援助西班牙國民軍領袖弗朗哥將軍的理由。假如西班牙的法西斯新政府能夠獲得最後勝利，自將與德國携手，這樣，則地中海上的巴里利克羣島和北非洲的休達港，亦可聽從法西斯國家集團的控制了。德國的野心，並謀西進而染指於大西洋中的加奈萊（Canaries）羣島和阿索爾（Azores）羣島。現時德國的移民，已有三千人入居加奈萊羣島。據最近美國生活雜誌（The Living Age）的報告，國社黨已在該島有嚴密的組織，去年四月並曾由德國軍艦運入大批軍械。由此更往南，德國已在葡屬畢薩哥斯（Bissagos）羣島中租得一島，建築海軍及空軍根據地。德國此種行動，不但足以影響法屬西非洲之安全，即對於英國和南非間的海上生命線，也是一大威脅。

至於在德國北部，則一切軍事計劃，目的皆在防止他國海軍的封鎖。德國現已闢弗利興（Frisian）羣島爲軍用轟炸機根據地；北海中的德國潛水艇及魚雷艇也極活躍。此外，海利哥蘭島（Heligoland）及德國沿海各地，亦均築有堅固的防禦工程，以防他國海軍進攻。

以上所述，限於海上；可是德國計劃向外發展的路線，卻偏重於陸地。依照所謂「大日耳曼主義」的解釋，凡是歐洲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土地，皆是德國的生命線。在希忒拉氏所作「我的奮鬥」一書中，並特別指出德國向外發展的三條路線：（一）併呑歐洲各小國；（二）侵略蘇聯的領土；（三）減弱法國的武力。

目前此項計劃，尙在初步進行中；並因其他各國對德會屢作讓步，故尙未致即刻引起戰禍。但是其中進攻蘇聯的戰略，卻特別値得重視。

德國進攻蘇聯，有三條可能的路線：（一）北路，[illegible]米爾

（Memel）和立陶宛及拉脫維亞諸國而奪取蘇聯西部要塞列寧格拉城，並可派遣海軍經波羅的海協助作戰；（二）中路——即通過波蘭中部進攻蘇聯，可是波蘭的態度，到底親德攻蘇或聯法抗德，現尚不易判斷；（三）南路——經過捷克南部和羅馬尼亞北部進攻烏克蘭。據德國當局的估計，以爲國社黨的宣傳工作及德國對外的經濟政策必能在中歐獲得完滿結果：例如奧國國社黨勢力已見增加；捷克的「南德黨」必能爲德之助；匈牙利又是德國的與國；羅馬尼亞的親德派法西斯黨勢力亦方興未艾。因此，現時歐洲各國都在恐懼德國眞會冒險去實行她的東進攻蘇政策。

五　蘇聯的生命線

蘇聯的環境，內則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外則强鄰環立，尤其是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正在待機進攻，謀奪取烏克蘭和西伯利亞外蒙古等地。因此蘇聯的政策，在保守而不在進取，她的生命線，也在內而不在外，這是和其他列强的一大不同。現時蘇聯正在力謀完成國內的交通網，以利軍事運輸，而便同時在東西兩方抗敵。

蘇聯國內最重要的交通線，就是由列寧格勒到海參威，貫通東西國境，長達四千哩的西伯利亞鐵路。可是近年來蘇聯經濟復興工作漸就成功，該鐵路已感不敷應用；尤其是遠東駐軍人數增加後，軍需給養的運輸，更感困難；且該路由塔什脫（Tashet）至海參威的一段，因與滿洲邊境接近，極易受襲，是軍事上的大缺點。但是此項缺陷，最近已加補救，蘇聯新建的「貝加爾黑龍江大鐵路」，今春可告完成。該路經過貝加爾湖北岸，直達東方濱海省，沿線皆築有堅固防事；且因和滿洲的日本軍事根據地距離較遠，除空軍轟炸外，不易受其他侵害。

西伯利亞鐵路西端止於列寧格勒，但向北又可通至北冰洋岸的墨孟斯克（Murmansk），由此往東，可以由水道直航海參威。沿途有三條大河流入北冰洋，即鄂畢河，葉尼塞河及勒拿河，亦便交通。

至於蘇聯南部的邊界，則經烏拉山和肥沃的烏克蘭而達黑海，甚爲遼闊。蘇聯因爲素與土耳其交好，她的勢力，自可由黑海經韃靼納爾海峽而向南發展。去年蒙德婁會議中，雖有德國的反對，但蘇聯船艦仍獲得自由通過海峽的權利，參加地中海的爭霸。

蘇聯的西部，尤其是烏克蘭，頗受德國軍隊的威脅。爲謀防衛起見，蘇聯已在西部建築一堅固的防禦陣線，該線並經過羅馬尼亞的邊境而深入捷克，蘇聯且在捷克境內設有軍事根據地及飛機場。因爲捷克的北面，有喀爾巴阡山掩護，南面的奧匈兩國，和德國又是與國，所以德國的計劃，就想採取這條路線進攻蘇聯；而蘇聯也不得不先事預防。

蘇聯的生命線固然採取守勢；但是我們却也不要忘記了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怖。事實上第三國際的工作，已越過一切國境而深入各地，即以德國之雄厚的武備，也不能澈底加以防阻。

六　日本的生命線

日本帝國主義的向外侵略，不僅是一種威脅，而且是一個已成事實。西到張家口，東至黃海，都可看見日本軍人的刀光劍影；日本的海軍勢力，往南直達到米克羅尼西尼（Micronesia）羣島。日本商人，帶着他們賤價傾銷的商品，已侵入了世界上任何一處的市場。日本國勢，方在上升。在經濟方面，沒有一個國家的高關稅能阻止日貨推銷；在軍事方面，日本的武力已控制着中國北部且進而與蘇聯對峙。這對於世界列强，實在是一個大威脅。

日本的生命線朝兩個方向發展，陸軍向北，海軍向南。關東軍在滿洲及華北侵土略地的行動，好像脫韁之馬，連在日本本國也驚震朝野；而海軍南進政策所冒的危險，亦不亞於前者。日本高唱着「東方是東方人的東

力」的口號，她的政策，是武力和外交並重的。

跟着陸軍的侵略行動，日本商人的勢力也由朝鮮半島侵入滿洲，從事商業競爭，他們受有政府津貼，故能利用賤價傾銷，打倒外貨。日本商人一面鼓動軍人由滿洲西進，侵略外蒙古；一面又將大量私貨，運入華北，以圖擾亂中國的工商業及財政。常此下去，則中國和蘇聯間的交通，將爲日人所截斷；而華北各地，也有淪亡之危。

日本的海上生命線，就是向太平洋上發展的南進政策。她南進的路線有兩條：其一和中國的海岸平行，由九州經琉球台灣而趨香港菲律賓；另一則由東京出發，先經小笠原羣島（Ogasaw ara Is.）而達日屬南洋羣島，再圖進窺荷屬東印度羣島，澳洲，英屬婆羅洲及新幾內亞諸地。日屬南洋羣島共有二千五百五十座小島，東西長達二千七百哩，南北長達一千三百哩，且皆築有軍事根據地，以資守衛，敵國海軍，絕難通過。

日本的南進政策，使得南洋英荷各國屬地，深感不安。日本的濟經勢力，尤其是棉織物，本來早已深入南洋各地；最近日本報紙，更公然宣傳澳洲的環境，最適宜於日本殖民。日本某退伍海軍大將，並曾宣布一個乘黑夜進攻澳洲的計劃，此項計劃雖旋即被日本當局所否認，但是英人疑懼之心，終難消釋。因此最近荷屬東印度及澳洲政府，均已進行擴軍，並加緊建造防禦工程，以備萬一。

不過現時在日本國內，意見尚未統一。日本的資本家及官僚階級，對外主張採取和平的經濟侵略政策；因此對於軍人集團的武力發展野心，反對甚力。這兩方面的鬥爭，究竟孰勝孰敗，尚未可知。

七　美國的生命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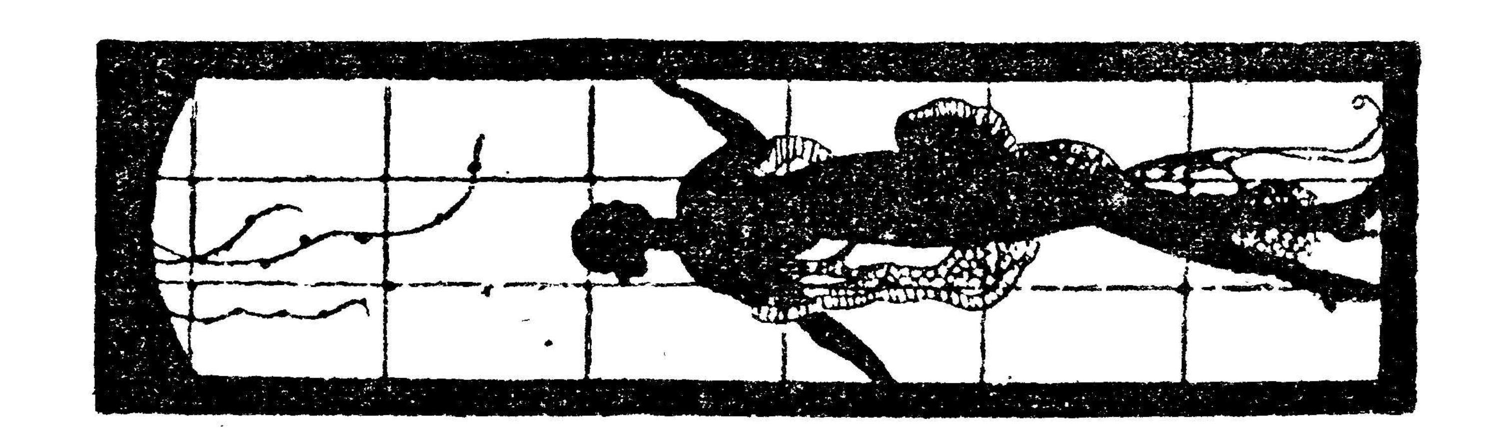
美國的生命線，包括南北美洲的東西兩岸；其長度遠過於英國的生命線。但是美國地大物博，可以自給自足，並不像英國那樣將整個國家基礎建築在海外。而且美國在南美洲的防禦陣線，與其說是依賴武力，毋寧謂爲依賴金元外交；即對於菲律賓，美國也是採取溫和手段去統治的。

在大西洋方面，美國的生命線北起格林蘭島的法兒威爾角（Farewel Cape），南達南美洲的和倫角（Horn Cape）。任何東來的勢力，要想通過此線，或入侵加拿大，或進犯南美洲，美國必加以武力抵抗。

至於在太平洋方面，美國的對外發展本限於經濟方面；可是近年因受日本海軍的威脅，美國也不得不起而講求武力對抗。關於美日兩國在太平洋上的衝突，是美國國內文治派和軍人間所爭執未決的一個問題。原來美國在太平洋中的防禦陣線，恰好構成一個三角形，這三角形的一邊由北美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羣島向西南直達菲律賓；另一邊由菲律賓向東穿過日屬南洋羣島而達夏威夷羣島；還有一邊就是由夏威夷向北直達阿留申。美國海軍界人士，很坦白地承認對日作戰時阿留申到菲律賓的防線是不能守衛的；因爲在菲律賓的東邊，就是日屬南洋羣島的海軍根據地。可是文治派方面，却以爲日本如企圖侵入菲律賓，必須加以武力抵抗，這一派的意見，比較不顧事實，偏於理想，恐未必能實行。

在日本的威脅之下，目前美國在西方的生命線是偏重防衛性的。其防禦的重心，北起阿留申羣島，中經夏威夷及巴拿馬運河，南達南美和倫角。最近美國並已得到南美諸邦的密切合作，決以武力對抗對於該防線的任何外力侵犯。

（註）本文譯自美國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中間略有删節。





武川的風物

魏東明

『溯（說）起來漲蒙荒（咱們還）是滂（老）鄉吧，』這家的男主人跟我們談起來說，『我也是「口」裏的扔（人）』。

我們請教他老兄貴姓，他說姓周；問他甚麽時候搬來的，回答說是搬來三十多年了。

若照他的說法，全武川縣的人就都成了我們的老鄉；因爲一百年前，這地方只是一片荒漠，沒有居民，只有養野馬牧羊的蒙古人，偶然地把所謂「蒙古包」的帳篷紮在這裏一些時候。現在的居民都是幾十年陸續從口裏移來的漢人。並且連武川縣這名子，也是民國以來才有的，再早一點這地方是歸薩縣管。早先的薩縣，論面積比內地許多省分都大，講人口却比內地的許多村鎮都少。後來移民漸漸多，到了民國，就把薩縣劃分成四縣，武川就是其一。武川縣治下的地域是七百多里寬六百多里長；原來薩縣之大更可想見。所以綏北有句俏皮話是：「薩縣的官，管的寬。」

周家是在縣正街一條支，道旁邊的一個大門裏，我們是就近順便走進來訪問的。連五間一排的正房都是土築的，不用說，牆自然是土牆了。這地方除了縣署和幾家大買賣，和戲樓城門而外，磚是很少見的。正街上是沒壓的浮土，蓋房子築院牆也都是用土。若是拆了「武川縣政府」的木牌坊，這裏像極了一個村落的土街。可是周家的狗却並非像鄉村的狗那樣利害，我們走進去牠只是坐着叫並不撲上來，一個婦人推開門探出頭來看，我們就走上去說明是打北平來的學生，在這旁邊的傷兵醫院里作事，特地找當地人來打聽本地的情形的。她不說話地把我們引進堂門，再推開在左側的通向裏屋的房門，站着讓我們先進去；我邁上兩步趕先了兩位同伴走進房門。屋里很暗，因爲窗戶是木格子的紙窗，窗紙已經舊得透不進來多少亮光。好在窗下的獨佔一面的土炕上點着一盞煙燈在那裏，散着淡黃一圈微光。燈旁的主人已經離開這團光的地帶半坐起來，一隻手還拿着煙槍，屋子裏是濃烈的鴉片煙的香氣。屋地上擺着一張粗製的木桌和兩個方凳，主人親熱地讓我們炕上坐，說地下涼。我們兩人坐在炕沿，一人坐着凳子；那婦人走進更裏的屋裏，屋子就只剩我們四個男人了。

我們很快的就覺出來這炕燒得很熱，隔了許多層厚衣服身體挨炕的部分還熱得發麻，發癢。看看主人，卻穿着上下一套的厚羊皮。羊皮是沒調衣面子的光板，已經穿得成了灰黑色，浮面是磨光的一層汚泥油垢。上身的襖是大襟，在右腋下用帶子結着；下身的厚皮褲臃腫歪扭，在腿腕上紮着帶子，看起來像一隻乾板的火腿；穿着這樣的褲子，就是挺直了腿，從表面看來也是彎扭屈折的。我們說明了來意，他就跟我們套鄉親，隨卽話就從他的皮襖褲上說開去。

『老鄉，你穿這麼厚的老羊皮，是爲的擋冷還是擋熱炕？』

『這裏人好像比我們還不禁凍似的，穿那麼多！』

周老鄉不接我們的話，只用眼打量我們的衣裝；航空帽

，西裝大衣加一個圍巾，西裝褲下面是一雙棉鞋。他搖了搖頭：

「不行，你們穿的這一套在這裏不行，受不了。」

我們告訴他說也不覺得冷，他似乎不信。隨後說，

「這幾天暖和，沒趕上冷天，冷天這裏耳朵鼻子都凍掉，從蒙古大荒往這裏刮大北風。這地方淨刮白毛旋風，你們看過「白毛旋風」嗎？」

「白毛旋風？」我們不懂，就請他解釋。

「白毛旋風是老北風打着旋兒刮，捲着地上的雪，捲起老高。人穿着兩層皮子都吹進去，吹得透骨攢心的涼，穿得少就凍掉了命！」

我們慶幸着還沒遇見這麼冷的天。姓劉的同伴看了我們兩人說：

「可見我的老羊皮板子不能算白買。」

主人看了劉的身上的光板羊皮長袍子問，

「你這皮子是哪裏買的？」劉回答是在北平預備下的之後，他就說：「羊皮得在口外買的才抗寒。口裏的皮子，毛不暖和，毛孔又大，板子又疏，容易往裏透冷氣。口外的羊皮毛裏淨是絨，板子又厚又密。在口外非得穿口外的皮貨不可。」

我們想像着此地冷天也想到了前線的民族戰士。

話又從穿的轉到吃的上去。

「當地人吃甚麼呢？」

「這一帶都是沙土地，又冷，不出別的，光出產油菜和莜麥，本地人就吃莜麥麪。」

我們還沒吃過莜麥麪？就問是甚麼樣子，比平常白麪怎樣。

「比白麪黑，比白麪有油，有勁，吃了不容易餓。去年前年××人收買了不知多少袋子去，聽說能煉出甚麼油來。本地人都願意吃莜麪，因爲抗餓，吃常莜麪吃白麪就不禁餓了。吃了油麪得多幹活兒，若不也得睡熱炕，要不就不消化，鬧肚子，再吃不下別的東西。你們是吃不慣的。……」

我們笑了笑，意會了炕這麼熱的原故。卻不打斷他的話，讓他一直說下去。

「這會子因爲前邊打仗，甚麼東西都貴了幾倍，這縣里更是比省城還貴得多。白麪一塊錢八斤，莜麪一塊錢六斤，莜麪反倒比白麪貴了。因爲前線兄弟們也淨願意吃莜麪，能禁餓，打仗時候方便。」

他不再說下去，因爲我們彼此似乎談得已經熟了；他就老實不客氣地躺下去，用鐵籤子挑了一塊煙膏，在燈上燒起來，還用另一根籤子互相攪。

「諸位不來一口？」他向我們笑了笑讓着。

我們自然推辭，自管在旁邊看着他的動作和表情。他的笑是很生硬木強的，這是一般武川人的特色。臉部經常是沒有表情，木木然呆着。也許是因爲天氣太冷「白毛旋風」吹得臉部肌肉發死了吧！聲音也是那們戇直沙啞，不委婉沒有感情的。大概原因是此地生活簡單，沒有交際應酬，所以也用不着複雜的表情；這原因和武川縣沒有大飯莊好旅社的原因相同。可是這位主人公然在幾個外人面前，坦然地抽大煙，沒有一點不好意思的表情，這使我們好奇地問了：

「這地方公開吸毒，一點兒也不算犯法嗎？」

主人只點了點頭，不能分出嘴來說話，嘴在裹着煙槍吱吱地吸。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煙斗上那塊東西烤着火往小窩鑿里鑽，很快地縮小下去，連煙籤也用不着去撥。鼻子里只冒出極少量的煙，處處顯着他是一個老手。

看他沒有空兒回答，我就又告訴他一句：

「在內地從一月一號起，毒犯抓住了就是死罪呢！」

主人吸完了這筒煙，把身子又坐起來，一邊把煙斗取下來，用籤子刮里面的煙，一邊說着：

「犯法？這地面上的錢打哪里出去！顧了錢就沒法顧甚麼法了。這沒有出產的窮地方全仗着煙稅呢。前線打仗的軍餉，後地面上公安局跟學堂的經費，都是從煙稅上撥下來的

。再說種煙的地有多少！抽煙的人有多少！別說不能禁，一下子也禁不成。前些時候省里下命令，官面上的人不准抽煙，抓住了是死罪，這都做不到。可是聽說這位主席是眞心想禁煙，比起早年，現在總算好多了；抽煙的人少了，地也慢慢有的改種別的東西了。』

『怎麽的一時也禁不了！』他補說了一句就又躺下去抽，彷彿是說自己似的。我們同意地點了點頭，各人想着這個重大的難題。在抗戰勝利以後，這里還有許多艱苦的工作等待着幹，我們都這樣想。

想擺脫這塊暗影的重壓，我們就找點輕鬆的話問：

『老鄉，你看這地方風俗人情怎麽樣？』

我稱他「老鄉」，爲的是讓他不覺得是當地人，就可以批評他們而不有意護庇。果然，——

他極像那種痛惜世道人心的老人那樣子地搖着頭，帶着嘆息的口氣說，

『比不了口裏啊！這里是野地方，講不到道德禮數。再加上靠近蒙古，蒙古人是男女隨便，不大講貞節的。……』

不管事情眞假，我們是不想詳細知道這些瑣碎事情的，就提出另一個話題來。

『這地方的人指着甚麽活着呢？』

『也有種地的，也有幹苦工挖土煤的，做買賣的，趕大車的，……跟內地差不多。也還有養羊養馬的，這是跟蒙古人學來的，蒙古人淨養馬牛羊駱駝甚麽的。可是這里人養法比不上人家蒙古，人家養馬就放在山里不管，一放十幾年，讓它們自己找吃食過活，這馬養得跟野馬一樣。用馬的時候，養主就騎了快馬帶了長竿子上頭有繩子的套，到山里看準了一匹馬就追上去套住，然後再帶回來馴牠。馴的法子是老騎上讓牠狠命跑，累得趴爬在地下，不跑就打它；這樣幾回就制服住了它，它就服人管了。這再好好加意去餵養，——蒙古的馬跑的又快性子又利害，我們不敢騎，更不用說去偷野馬了。』

主人似乎煙癮已經過足了，也像別的抽烟的人那樣抽夠了話就多起來。他很健談，知道的又很多，他雖然外表和我們在縣里茶館飯舖里的閒人，一坐半天，「吃燒麥」，喝茶，抽大烟的人樣子差不多，但是他似乎比他們有知識，他是其中的知識份子。我們還不知道他是幹甚麽過活的，我急於知道；

『您家里怎麽過活？你幹那行事情？』

『你大概是念過書的。』另一位同伴猜想着問。

『我整天整月閒在家里沒有事，書小時候也念過，念過私塾，也在省城上了幾天洋學堂，可是半道上就不念了……』他抬頭看看窗紙，『反正今天時候還早，你們諸位沒有事吧？』我們點了點頭說沒有甚麽事，他繼續說下去，『這地方閒人不少，縣里有一些子三四十歲壯丁就呆在家里，甚麽不幹就是抽大烟，下小館。這縣城人懶，又不愛積攢錢。四鄉的人就好得多，懶了就活不了。這地方冷，幹甚麽活都是苦的，居民又都是百十來年逃荒移來的，賺了點錢，就要在家里享點兒福。——我可不是閒着享福，我現下是休息休息，我在家住一兩年就跑蒙古去兩三年；就指着幹這個活着麽！這營生眞不是人幹的，牽着兩三匹駱駝就走那大廣漠，三四百里地一走就是十天半個月的，有時還走出千百多里，走上一兩個月。走得趕不到住處就睡在大野地里，在駱駝肚子旁邊行李捲兒，吃的是帶着的乾糧有時趕着人家就借宿在蒙古包里，我從小就跟家大人學會了蒙古話，蒙古人是「認話不認人」的。在蒙古包里住得小心，別荒唐，若不就沾上髒病，一輩子好不了。可是又不能帶家眷去，那地方風俗跟咱們漢人不同，再說也不能帶，走路不方便。我們趕上蒙古包就做買賣，從省城販去的日用東西和各色雜貨。趕上富戶就賣金子銀子，但是平常總是用皮貨和蒙古土產換。一直走到要去的蒙旗，就住下來做買賣，蒙旗常有幾家漢人買賣，通用漢人鈔票。東西可就比內地貴得多。在歸綏省城比方說白糖兩毛錢一斤，在那兒就許合着一塊錢一斤。這也說

不上是訛人，大老遠拋家離業的來，一住二三年爲的就是這點厚利。這也是公平交易，我在那里向來不仗勢欺人。可是有的是漢人淨講去「熊」人家，一斤糖賣給他們要一隻羊，完了還叫他們替養着。養過了一年就跟人家要兩隻或是外帶幾個羔子，說是放債還要有利錢，何況大羊在一年裏總是會生小羊的，就算公羊也是幫着母羊下羔子的。蒙古人就是兇悍，也不敢怎麽的，他們殺了漢人有駐軍和漢人官府管。可是也有去的漢人，被蒙古人殺了的。

『說起來這回蒙古人甘願受××指使，也是因爲蒙古老百姓認不清楚誰是朋友誰是仇人。一來是他們知識不開，二來我們的人也有不對的地方，中央以前倒注意到了這個，派幾次大官去看，又設了「蒙政委員會」可是到底邊疆的情形中央不熟悉，說是用向着漢人的蒙人來辦事，實在的反而是住在省里的已經歸化了漢人的蒙古人又返本回宗，取出蒙古的名字，來報充蒙古人。去到蒙旗的這類人就有些不安分的，在蒙古老百姓看來他們還是漢人。這地方都是弊病，往後得改良的。』

要問的已經問完，時候不早了，我們就告別了出來，在路上想着，不止中日的關係需要調整，漢蒙的關係也得調整好，必需使得兩方人民互相了解才成。



記桐城吳芝瑛女士

黃華

吳女士芝瑛，字紫英，安徽桐城人，父寶三，號鞠隱，官牧令數十年，有循聲，同治七年，女士生於山左官廨，幼端默嫻禮則，爲父所鍾愛，課讀比諸男子，遂通文史，年十九，歸無錫廉惠卿（泉），生丈夫子一，女子子三，從父摯甫（汝綸）貽惠卿書云，「小女幼頗聰慧，然尚不及吾兄女也。」即指女士云。

光緒壬寅，惠卿入貲爲戶部郎中，與湘潭王子芳同官，兩家眷屬，數相往還，子芳之配鑑湖女俠秋瑾，與女士情同手足，締金蘭之好，贈以詩云：「曾因同調訪天涯，知己相逢樂自偕，不結死生盟終泛，相吹塤篪韻應佳，芝蘭氣味心心印，金石襟懷默默諧，文字之交管鮑誼，願今相愛莫相乖。」女士亦有和作，茲不錄。

先是光緒戊戌變法，新黨參政，許天下士民皆得奏封事，禮部主事王照（字小航直隸寧河人）上書論新政，爲尚書許應騤所格，事聞，罷應騤，擢照四品卿，許專摺言事，既而禍作，新黨多遭誅戮，照棄官避地東瀛，數年後，潛返天津，歲甲辰，沈藎以黨案被捕，爲廷尉所杖斃，照懼不免，赴刑部自首，傳聞西后猶蘊餘怒，事不可測，舊日交遊，不敢過問，甚至有擠穽下石，以自明無他者，女士聞之，義憤塡膺，縱與惠卿，百方營救，卒令得脫，海內義之，方獄急時，秋俠適將東渡求學，倚裝待發，以資斧未充，弗克首塗，貨簪鬻珥，窘迫萬狀，聞女士勇於爲義，與有同情，慨然分金，贈照濟急，轉輾達獄中，屬勿告姓名而去，彼此初不相識，照茫然弗審金所從來，迨遇赦出獄，詢於女士，始悉顚末，時秋俠已行，照厲書謝之，與人語及，輒爲涕零，女士寄秋俠詩有句云，「隱娘俠氣原仙客，良玉英風豈女兒。」蓋紀實也。

會稽陶杏南（大均）爲同文館畢業生，官於總理衙門，陶氏與秋氏舊有戚誼，而杏南之次妻荻子夫人者，故東瀛產，亦與秋俠善，秋俠赴日留學，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餞別，座有女士，即席作擘窠書，撰聯以贈，秋俠譜臨江仙詞紀之，詞云，「把酒論文歡正好，同心況有同情，陽關一曲暗飛聲，離愁隨馬走，別恨繞江城， 鐵畫銀鉤兩行字，歧言無限丁寧，相逢異日可能憑，河梁攜手處，千里暮雲橫，」蓋惠卿仕不稱意，毅然挂冠，女士亦將南歸，天各一方，頗有風流雲散之感，故詞意惜別，溢於言表，明年夏，日本文部省有取締留學生之舉，秋俠爭之不得，憤而歸國，道出滬上，訪女士於小萬柳堂，述其留學艱苦狀，既而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隻身走萬里，往返者數，搭船只三等艙，與苦力等雜處，長途觸暑，一病幾殆，所賴以自衛者，惟此刀耳，」女士戲曰，「當此黑暗時代，留學風潮大起，一發不可遏，倘遇關吏詰問，得毋疑妹爲女革命黨乎，」秋俠笑曰，「革命與革命不同，姊固知吾非新少年之革命者，」相與一笑而罷，既而行酒，酒酣耳熱，秋俠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數章，

女士命其女公子紹華以風琴和之，歌聲悲壯動人，恍若易水之會，時女士已知秋俠志在復漢，慮事機不密，且賈奇禍，既無從沮格，惟屢屬其珍重自愛，秋俠頷之，翌日別去，自此遂成永訣，丁未六月，紹興大通學堂獄起，秋俠被逮，初六日，就義軒亭，噩耗遙傳，女士一慟幾絕，當是時滿清官吏，羅織黨案，深文周內，謹厚者多畏禍避嫌，罔敢以文字取咎，女士獨直情徑行，不稍瞻顧，初則為秋俠作傳，旬日後又為文紀其遺事，有云，「天地有知，則女士不應以非罪死，死倘蒙此大惡，若果無知，則短長善惡，糝為一塵，吾又誰愬此煩冤？」其辭質直，大為清吏所側目，虜守貴福，猶未悔禍，方欲株連秋俠家屬，為瓜蔓之抄，轉相攀染，以遂其惡，故女士文中又云，「罪人不孥，古有明訓，與女士有一日之雅，又能道其平生，願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當道負立憲之責任者，開一面之網，飭屬保全無辜，勿再羅織，成此莫須有之獄，誣以種種之罪狀，使死者瑰魄尚為之不安，此余既為之傳，而又紀其遺事之微意也，」兩文俱刊布當時滬報，內地報章，亦多轉載，女士尚有祭文及輓聯，措辭尤激，今日讀之，猶勃勃有生氣，茲特錄之如次，文云。

嗚呼，君之死，天下冤之，莫不切齒痛心官吏之殘暴也，吾意大厦將傾，摧楹折棟者，又嬪然交錯于其間，非一人之所能支者明矣，尼父以至聖之才，懷濟世之志，尚不能挽衰周風靡勢削之運，今時已將矣，瀾已倒矣，君固英傑，奈之何哉，設不幸微斯陰霾慘毒之寃，恐數載後，同是奴虜耳，生人之類，修名諱惡久矣，浙帥甘冒不韙，完君志節，成其千秋不朽之名，雖曰害之，其實愛之，此仁人之用心也，反常移性者，欲也，觸情縱欲者，禽獸也，以浙帥之賢，豈嗜欲之流，禽獸之類與，意者抑君禱祀以求之哉。

聯云。

一身不自保，千載有雄名。

（附跋）有是哉，秋女士殃戮已旬月矣，既為之傳，已紀其遺事，回顧壁間小影，一痛欲絕，忽憶蕭選得二語，乃濡淚墨之尺素，他日當大鐫其墓門，嗚呼，秋女士其長此埋冤耶。

浙撫張曾敭與虜守貴福，朋比作惡，狼狽為奸，方以破獲革黨，防範未然，自鳴得意，女士之文既布，輿論靡然從風，羣起響應，幾令曾敭貴福，無地自容，一言所黜，有同斧鉞，怨咨之餘，並遷怒於女士，幸清廷妄冀以預備立憲欺罔民衆，雖不欲因處士橫議，興文字獄，且康氏伉儷，皆有重名，一時物望所歸，曾　等投鼠忌器，隱忍未發，是年冬間，兩人先後去官，事過境遷，此案已漸為社會人士所淡忘，詎越時年餘，興風作浪，平地生波，幾陷女士於不測，傳云，「蠭蠆有毒」，於以見疾惡若讎者，易為小人所乘也。

初，秋俠有摯友石門徐寄塵女士（自華）於丙午仲春，共事潯溪女學，雅相憐愛，曾互訂埋骨西冷之約，自秋俠就義，寄塵不忘死友，謀踐宿諾，事聞於女士，亟贊其成，丁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寄塵風雪渡江，遄往越中，訪問秋俠母家，商得同意，移櫬赴杭，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卜葬於西冷橋堍，女士初欲躬襄其事，會咯血之疴復作，病莫能興，遂屬其業師惠卿任之，女士有「西冷弔秋」七絕四首，頗傳誦一時，詩云。

大嚼放飲爾如何，四面江亭老淚多，今日西冷拚一慟，不堪重唱寶刀歌。

忍憶臙衣話別時，天涯游子淚如絲，獨看落日下孤塚，別有傷心人不知。

獨薦寒泉證舊盟，可堪生死論交情，罪名莫更王涯問，黨禍中朝尚未平。

不幸傳奇演碧血，居然埋骨有青山，南湖新築悲秋閣，風雨英靈倘一還。

營葬竣事，寄塵撰「鑑湖女俠墓表」，女士書之，又親題墓碣曰，「嗚乎山陰女子秋瑾之墓」，尋又易其辭爲「嗚乎鑑湖女俠秋瑾之墓」，女士夙擅八法，馳名藝壇，論者謂其事其文其書，足稱三絕，非過譽也，惠卿家固素封，上海曹家渡及杭州西湖，均有別墅，同以小萬柳堂名，女士爲紀念秋俠計，既於西湖別墅，建悲秋閣，又欲築屋墓側，朝與故人魂夢相接，，詎所願未償，而禍機已伏，蓋是歲秋間，貴福憑藉旗籍（廂黃旗蒙古人）之優越地位，夤緣權要，獲簡安徽寧國府知府，歘段出都，履新有日，而皖省商學界六十餘人，（獨無紳界可見官紳向來一鼻孔出氣也）鑒於貴福已往政績，良不願有此賢太守，重貽民患，爰於九月十四日，在蕪湖開會，籌議抵制之策，演說者凡十餘人，歷數貴福在紹興罪狀，聲淚俱下，聽者動容，經一致議決，拒其到任，草擬公呈，上於當道，簽名者爭先恐後，此種現象，在民國初年，固已司空見慣，專制時代，殊爲罕覯，貴福知爲清議所不容，知難而退，舊憾新讐，一時並集，銜秋俠暨吳徐兩女士刺骨，含沙射影，日謀傾陷，亡何，果有滿御史常徽奏請平墓之事，詞連吳徐，請一併嚴拏懲辦，廷旨交浙撫增韞察看辦理，常徽爲滿洲廂白旗人，愛新覺羅氏宗室，與貴福有葭莩誼，上疏在九月中旬，正與寧國府商學界開會抵制貴福同時，蛛絲馬跡，孰爲主使，固可不言而喻也。

廷旨既下，一時羣議大爲吳徐鳴不平，中外報章，多所論列，江蘇士紳尤憤激，爭署名上書江督端方蘇撫陳啓泰，爲之營救，女士咯血未愈，方臥病上海德國醫院，聞有此事，亟離院歸小萬柳堂，語所親曰，「吾不欲更居洋場醫院令人疑我爲託庇異族也」，先是惠卿宦京，輕財結客，交遊遍中外，庚子拳禍初作，異邦人士，慄慄自危，北京協和女書院院長麥美德女士，爲美國公理教會教徒，怵於池魚之殃，頗有同歸於盡之懼，頓賡君伉儷扶持卵翼，得免於禍，洎聯軍入京，取報復主義，京官廣邸，多爲騷擾，廉君無貲出避，幸得麥美德暨日本美國諸友好相與保護，平安無恙，由此女士遂與麥美德，訂爲患難之交，氣味沆瀣，互相推重，是時麥美德猝聞平墓禍作，意女士素剛燉，必不肯往對簿，恐事急萬一前死，焦然大戚，馳書諄誡，且自任能免女士於厄者，匪不盡力，又書其事蹟梗概，刊布於天津泰晤士報，略云。

吾輩居此古國，固深冀其進步，但欲於此而覘其端，須即眼前一事爲之符驗，因今日有一柔弱可愛之女子，其命運方在危險中，執此而觀，便知二十世紀眞文明精神，其入於中國執政之心者，有幾許耳，……世有女人，以主持公道之故，至忘其身，又以友誼愛情之故，爲死者求葬地，立碑文，雖明知由此可以殺身而不恤，若此女者，乃舉世不爲一動心焉，則此世爲何如世乎，……吾聞成秋瑾獄之二官吏，自離浙後，經放任數處，然皆爲人所前拒，故皆在京，而其一抵京時，去御史奏僅數日耳，然則此奏何人爲主動力，尙待問耶，比者京師盛言立憲，收外人治外法權，中美聯合，及歡迎美艦隊諸事，所飭匠製造紀念銀杯近數千枚，將以賜美之軍人，但使吾國英雄而尊重女權之將士，知此間有仗義女子，由病院而入牢獄待死者，雖有此杯，其飲而甘之耶，必不然矣，夫中國今所少者，正愛人不恤己私之男女耳，吾意方將扶植之不暇，而忍自誅鋤之乎，使女士爲直接爲間接，經此事而不得生，凡我愛望中國之人，亦僅能籲天之靈，願此後無數女傑，奮起於女士之墓，繼愛國之精神，效忘身之毅力，以扶持此廣大帝國，於以竟芝瑛女士之志云爾。

在此禍未發生以前，女士以悼念秋俠故，嘗發宏願，在其所建悲秋閣中，寫楞嚴經全部，爲亡友祈冥福，甫寫至第三卷，而平墓事起，江督端方見寫經，愛不釋手，女士乃將此三卷奉貽，並有手札一通，論秋案顛末甚悉，端感其意，力任斡旋，事遂獲解，惠卿詩，「十卷楞嚴證佛心，悲秋有閣感知音，魚山天樂分明在，舊夢迷離不可尋。」即詠此也，事後女

士卒補寫完滿，將擇地西湖北高峯之巔，建浮屠十三層貯之，欵絀未果，民國四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開幕，麥美德貽書，請送美國陳列，仿埃及金字塔，特建一室，爲藏經之所，女士未之許，今廉君伉儷先後謝世，此寫經手蹟，未審流落何所，意千百年後，或有好事者得之，其名貴寧遜於敦煌石室乎。

女士愛國之熱，亦非尋常閨閣，所能幾及，嘗以庚子賠欵，爲國大累，宜通國之民，共起分任，衆擎易舉，咄嗟可釋巨負，因於光緒丙午，倡募女子國民捐，一時景從，所集甚鉅，財力不繼，則刷印所書小萬柳堂字帖，以售得資，悉充捐欵，其忠於國家，自奮棉力如此，此外義舉，尤不一而足，其犖犖大者，如皖淮告災，募集振欵，爲饑民請命，全活無算，父母相繼去世，又無兄弟，家有遺產將萬金，女士以謂國弱種困，坐失教無學，乃仰體先人之意，於其鄉創辦小學堂，名以父字曰鞠隱，造就之宏，以千百計，杭州女子趙麟，父死，長廬墓旁不嫁，惸惸無依，饘食不給，女士與邂逅，乃大感動，爲出資葺其先墓，手草募啓，醵資得二千金，俾買田資衣食，其至性過人，錫類無窮又如此，尤有一事，俠骨仁心，爲鬚眉所難能者，民國二年，袁世凱柄政，誅鋤異己，刑網綦密，任陸朗齋（建章）爲京畿軍政執法總長，以捕執爲能事，邏者四出，每設陷穽，入人於罪，有山陰女子傅文郁者，廡天津法租界大安棧，忽爲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所注意，指爲秘密鐵血會女黨魁，以推倒政府爲宗旨，罪大惡極，法所不宥，照會法租界當局，協同拘捕，覊押捕房，法巡官以警廳未能提出確鑿證據，不允引渡，拘禁四日，即予釋放，以德爭之無效，乃於西報宣布文郁種種罪狀，希望西人諒解，再加逮捕，法租界當局置之不理，以德益忿，志在必得，於是廣布偵網，在華法交界處，嚴密監視，文郁亦知環境危急，自被釋後，即入醫院養疴，因已剪髮，易滋疑竇，喬裝以白巾蒙首，掩護假髮，尋又移居友人廡所，適與警廳所遣女偵探，望衡對宇，行動益不能自由，外間傳說，警廳因無法生致，將謀暗殺，文郁憂甚，苦難自拔，芝瑛女士方居滬上，與文郁初未謀面，聞其事，毅然以排難解紛自任，貽書陸朗齋之心腹丁瞑盦，懇爲援手，書云。

山陰女子傅文郁，年少氣盛，好於會場妄論時事，致觸當事之忌，聞有因案被逮之說，芝瑛見報紙所載云云，頗爲痛心，芝瑛與傅文郁素未識面，不審報紙云云，究竟有無其事，然而傅文郁卽一狂妄女子，熱心之過則有之，而其力足爲亂，不免視女子之能力太大，誣以與□□通函，同謀暗殺，又不免小題大做，此必有自命福爾摩斯者，以爲奇貨可居，遂不免借題發揮耳，有此三不免，而傅文郁之生命危矣，芝瑛素持人道主義，將使不平者盡歸于平，擬派人至京，接傅文郁南來入校讀書，勿以狂妄取禍，公爲朗齋先生至友，幸代弱女子請命，原其熱心過度，還以自由，俾得遂其嚮學之志，自茲以往，傅文郁倘有擾亂治安之事，芝瑛可以身家性命保之，請以此書爲證可也。

瞑盦夙重女士爲人，感其高義，請於朗齋，開一面之網，給發護照，假以派往上海調查事件之名，由廉君挈之南下，朗齋爲袁世凱爪牙，權勢炙手可熱，有此一紙護身符，自可通行無阻，文郁遂得出險，卽日自津搭景星輪船，遵海而南，法租界工部局總辦，躬親護送登輪，並屬船主妥爲調護，示以種種防範之策，以免爲奸人所乘，蓋輪船火車，常發生狙擊情事也，越三日，景星輪平安抵滬，廉君與文郁雇坐馬車，直達曹家渡小萬柳堂，女士掃榻而待，相見甚歡，意謂脫離樊籠，汽可小康矣，詎天津警廳之密探，同輪而來，又同雇馬車，追蹤而至，向左右鄰居，探詢宅中主人身世甚詳，事爲女士所聞，深恐爲德不卒，無以對人，乃再致函於朗齋，略云。

昨外子歸，備述盛意，至可感荷，傅女士來滬卽下榻曹家渡，縱談一夕，芝瑛信其爲光明磊落人也，正在暑假中，暫令與三小女同窗修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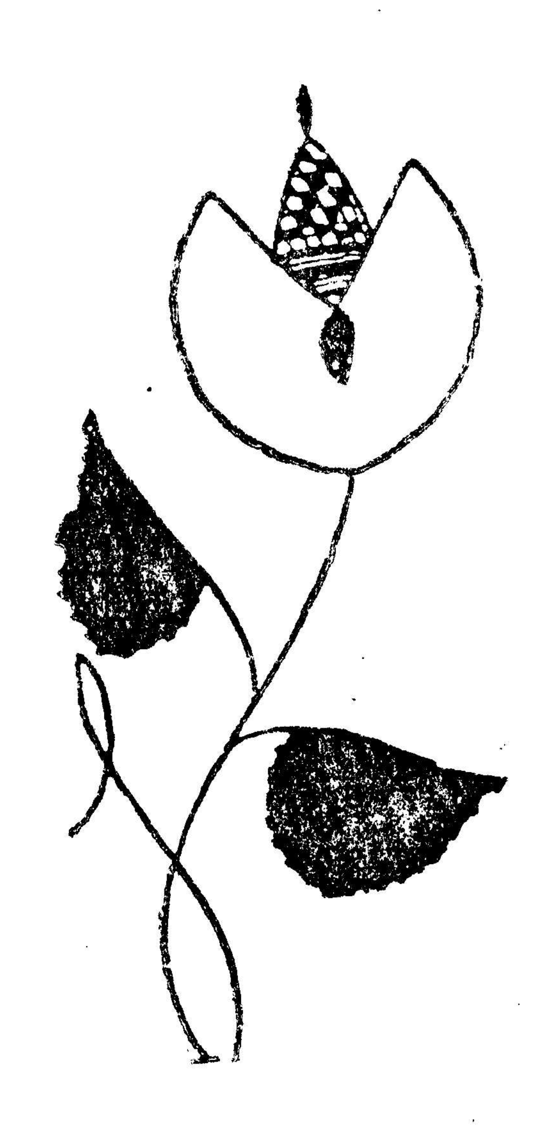
，傅君亦怡然，不欲預聞塵事矣，知辱垂注，並以附聞，芝瑛病久腕弱，昨支牀强起，勉成小聯，已付裝池，容帶呈，藉留紀念如何。

此書去後，天津警廳所遣密探，果已絕跡，文郁曾郵書天津法工部局總辦致謝，謂「廉吳兩先生，愛護維持，情同手足，從此出水火而登衽席，魂夢俱適，幾忘惘惘出門之苦」，蓋生死肉骨，恩同再造，微女士之力不至此，其古道熱腸，洵近世所罕覯也。

雖然，夫之言抉，婦之言服，同心同夢，相唱相隨，不有是夫，安有是婦，則廉君惠卿之行誼，亦有足稱焉，惠卿早登鄉薦，學問邃醇，其叔丈人吳摯甫先生極器重之，嘗勗以「博覽西書西報，勿遽求用世，當竭思罷精，以求所以過人，天下事變無窮，果有過人之才，不患不能見用，」厥後惠卿累應禮部試不第，棄去帖括，入貲官戶部郎中，摯甫又勸阻之，以謂「我國不改科舉，終以八股八韻小楷爲吾輩安身立命地位，舍此他求，」皆旁門也，春秋鼎盛，功名心不可遽淡，此關福分，少年時不宜作頹唐語，然惠卿積憤之餘，終不能從，生平以篤於風義，有聲於時，其營救禮部主事王照一事，尤爲人所樂道，當壯歲時，抱用世之志，常苦不得藉手，浮沉郎署，雅違素願，一旦棄去，携妻子家海上，蓬門偕隱，共挽鹿車，時年未四十也，在滬創辦文明書局，迻譯西籍，灌輸新知，刊布新書，不下數百種，文人學子，靡然從風，西學東漸，實基於此，平摹之禍既作，惠卿亦正抱恙，或勸其遷避，則慨然曰，「敬謝恩意，特吾與芝瑛，問心初無愧怍，倘官中欲加之罪，亦但能甘受不辭，『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是亦不可以已乎，」遂不聽。

惠卿嘗遊日本，娶日女春野爲簉室，挈之歸國，生一子，大婦視同己出，愛之逾恒，光復後，賢伉儷以輕財尚義故，家日以落，文明書局既出售，並其西湖及曹家渡兩別墅，亦均先後易主，久之益不繼，所藏吉金樂石，以至前人書畫眞蹟，俱割愛斥賣，女士曠達，雖食貧不改其樂，春野漸不能堪，託名歸寧，一去不復返，惠卿晚年寄友人書，嘗以芝瑛投老貧病爲念，聞者傷之，民十六之春，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鈕惕生先生主蘇政，任惠卿爲江蘇教育經費管理處長，俾資以活，顧惠卿不樂官守，旋即辭去，僑寓故都，耽心禪悅，精研內典，奉某上人爲阿闍梨，法號顯惠，未幾怛化，癸酉春，女士亦相繼下世，一代女俠，結局如斯，彌可悼歎，上年夏間，西湖秋社奉其栗主，附祀於鑑湖女俠專祠，魂兮有知，庶幾稍慰，予有「挽石門徐寄塵女士並懷芝瑛女士」詩云，「一代紅妝三女俠，鑑湖（秋女俠）語水（石門之別稱）與桐城，相逢地下應悽絕，大好河山剗滿枰，西泠橋畔弔孤墳，片石猶傳表墓文，試向秋家亭子過，（秋俠墓旁有風雨亭）漫天風雨最思君」，附錄於此，聊誌追悼之意云爾。

論曰，勝國光宣之際，吳女士以義俠馳譽當世，有朱家郭解之風，識與不識，咸能道其爲人，尤以營葬秋女俠一事，爲時賢所稱許，橐砧重名，天爲所掩，所謂天地之秀氣，獨鍾於女子，豈不然哉，鼎革而還，閨閣之俊，競尚解放，而薰蕕雜厠，每致蕩檢踰閑，爲世詬病，嚮使女士振其舊時豪氣，出而與世委蛇，牛耳之盟，豈異人任，乃天性恬淡，不樂爭總，含華隱曜，迺焉寡儔，既未嘗標榜，人亦寖淡忘之，嗚呼，幽谷孤芳，遺世獨立，若女士者，可以風矣。



怎樣從事文藝修養

徐懋庸著

今日出版

徐懋庸先生前用林矛筆名，在大衆生活上專寫文藝修養之文字，自發表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讚許，以後大衆生活停刊，文藝修養亦中途停寫，但讀者對此種文章，需要異常迫切，每日致函『林矛』先生，要求繼續寫作，發刊單行本者，總在十起以上。

最近，徐先生一再受本店之請，爲答讀者盛意起見，已將該書繼續寫畢，除原在大衆生活發表之三萬字外，連同其餘新增六萬餘字，精印單行本一冊，徐先生從事文學活動有年，其文章理論，早已有口皆碑，至於舉例之通俗，解釋之詳明，尤其餘事，更無庸多費唇舌也。

定價六角　特價四角

另加掛號郵費

▼最近新書

怎樣研究哲學　王特夫著　特價五角

▼新書預告

怎樣研究國際問題　葛喬著　將近出版

當代國際名人傳　葛喬編　特價七角

搜羅最豐富　敘述最詳實

材料最新穎　文字最綺麗

字別辭典　陶友白編　特價五角

人人必讀之讀物

出版者　三江書店　上海愛而近路二七八號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太平天國史事雜錄（四）

老長毛

清洪兩軍在上海戰爭時之人民

上海之繁榮，雖始於五口通商，而太平軍攻奪上海促成之力亦大。近日嘗見報章雜誌譏諷上海一部人士，以國難當前，猶酒綠燈紅，醉生夢死。然一翻閱過去史籍，實古已有之，且當時戰場即在今市區之內，而一般人民仍娛樂如故。按六十年前，上海租界尚未具雛形，當時稱爲「夷場」。自太平軍後，上海市始成繁盛之區，籌餉之地。因江浙數省經清洪兩軍往復兵燹後，社會騷亂，不能寧處，稍富有及可走者均避難至滬，尤以此地洋人衆多足以保險，外鄉人士更視爲樂土桃源。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曾率大軍攻上海數次皆未得手，中間只閩廣會變「小刀會」劉麗川佔據上海將近一年。當李秀成攻上時時，已至今日市區，其司令部即駐今徐家匯天主堂，而靜安寺九畝地等處，均爲爭奪戰場，卒因外人助清力守，未能攻下。此實有關太平天國之興亡。其時上海附近周圍南匯，川沙，乍浦，奉賢各地，皆被太平軍盤踞，而租界人民安堵如恒。據王萃元「星周紀事」卷下記當時滬上情形云：「江浙兩省紳商士庶叢集滬城，食之者衆，而市上已無大米，將洋秈牛莊秈稱爲白米，價每石十外千，合每觔七十文左右，父老以爲從前所未有也。城內外僦屋價值，亦十倍於平時，而夷場房價更貴。當此時事艱難，而一切繁華奢侈之獸，毫不改移。夷場上添設戲館，酒肆，娼樓，爭奇競勝。各路避難僑居者，儘有迷戀煙花，揮金如土，人心如此，天怒尚可回耶？」由此可知當時物價及房租情形，生活費用之提高，或即始於此。來逃難者反來取樂，古今皆然，宜作者之長嘆也。然戲館娼樓之設，未始非一般難民所需要，故海上繁華，當亦始於此時也。又謂：「此次賊自南翔大場，眞茹，法華，北新涇，新虹橋，團轉不下五六十里，東至沈家濱。賊騎游行離城僅一二里許，風聲吃緊，而城內外及夷場安堵如故，方且日事娛樂。有艷羨之者，以爲上海一城，眞洞天福地也。」尤足見彼時之社會狀況。及李鴻章率淮軍勁旅至滬，人心大安，繁榮更盛。鴻章初至，駐於南郊之安徽會館。

金陵天王府

余聞之朱逖先師，謂居南京時，曾考察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所居之（天王府）遺址，其原地即今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公署，蓋滿清時之總督衙門也。惜今已了無痕跡，所存者僅一巨長石船，確係「天京」實物。考之史籍，中國方面，因當時消息隔絕，且禁止出入，所記均極簡略。外人方面雖有貝克（Blakiston）轉錄福斯蒂（Forest）之「天京遊記」（The Yang-Jsz, Chap. III）及吳士禮（Wolseley）之「太平天國天京視察記」，（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Chap. XIV.）所述仍空浮不實。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雖有「宮

室」記載，又未敢據爲信史。惟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及張德堅「賊情彙纂」卷六「僞宮室」所記，較他書詳細可信，因李曾被虜於太平軍中，張則得之降人口供也。按秀全建築天王府，前後共兩次，甲寅四年以前所建，旋燬於火，四年復大興土木，規模與前同，各書所紀，多屬後者。至第一次修造之情形，「對山書屋墨餘錄」云：「洪逆僞府，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賊情彙纂」云：「癸丑（三年）四月，僞天王洪秀全，改兩江總督署爲僞天朝宮殿，毀行宮及寺觀，取其磚石木植。自督署至西華門一帶，所壞官廨民居不可勝記，以廣基址。日驅男婦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桃磚運土，甫成即燬於火。」是天王府創修於太平癸好三年，半年即成。考太平軍攻破金陵，爲咸豐三年二月，蓋建都後逾年始造宮室，足見草創時軍事緊急，無暇及此。至次年燬後重建，「彙纂」記之云：

『四年正月，復興土木，於原址重建僞宮，曰宮禁城，周圍十餘里，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輝煌。外面純用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糊，繪雙龍雙鳳，金漚獸環，侈麗無比。宮殿堂廡，無不如是。且以黃綢十餘丈掛諸門外，硃筆大書曰：「大小衆臣工，到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雲中雪。」賊中呼刀曰雲中雪，歇後語言必殺也。門內設東西朝房二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敞。門前開河一道，寬深二丈，謂之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照壁適中搭高台，名曰天台，爲洪逆生日登台謝天之所。台旁建木建牌樓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統」，牌樓外有「下馬牌」，東西各一。』

上述僅宮室外情形，壯麗輝宏，不遜清宮。未言及宮中石船，或傳聞未詳之故。兵事彙略甲寅四年云：

『是時洪逆僞府，日漸開拓僭縱，工役日必千人。府前有牌樓一，上橫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冠以眞神兩字。兩旁有柵，柵內橫額數方，皆僞僚屬所贊頌。二門內僞朝房東西各數十間。殿前牌坊一，上下雕龍，文飾金彩，殿尤高廣，樑棟塗赤金，文以龍鳳。殿東有墻一圍，鑿池於中，以青石砌一船，長十數丈，廣六七丈，備極工巧。內室多至千數百間。』

與上所述，可資互證參補，其池中「石船」，與今日所存遺物正相符合，益足證明所記載當日情事，宮殿大略，均可徵信。「對山墨餘錄」，敘金陵軼事，天宮內容，亦記此船，且較上詳盡。謂：「池方廣各數十丈，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艙面已毀壞。北岸又有半亭，高僅數尺，中空無物，詢之土人，言洪屍自船掘出，亭則設以供位者。考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設位，曾侯奏稱，祗言得屍僞宮，並無石船字樣，土人之說，勿乃傳疑。至僞殿後，一片瓦礫，牘有敗屋危墻，皆搖搖欲墜。」作者蓋於城破後入金陵應試，查訪天宮遺跡，所記極有價值。土人之說，亦有可信，因宮中建築，均極宏敞輝煌，何以池岸小亭，高僅數尺，且中無一物，所謂設以供天王神位，是臨時建立，不免簡陋，殊足證明。果天王遺體，曾瘞石船，則該船不僅爲天宮僅存遺跡，而其歷史意味，更可供後人之憑弔也。

金陵兵事彙略謂「榮光門」與「聖天門」，上皆冠以「眞神」二字。則必爲橫書無疑，亦如幼主玉璽，上有眞王二字，於是一般人遂誤爲洪福「瑱」。又江南春夢菴筆記，有「甲寅大治僞宮，掘取滿城階石，因得古碑數十」云云，亦指燬後重建之事，蓋經第一次大興土木後，遂感木石缺乏也。

以此偉壯宮闕，至今渺無遺存，實爲憾事，此不能不咎湘軍將士，進城後只知搜殺虜掠，對此有歷史價值之文化宗敎盛跡不知愛護救濟。至當時天王府焚燬之情形，實太平軍自己縱火，據曾國藩奏報云，五月十六夜，湘軍將領由城缺衝入，朱洪章與太平軍巷戰於天王府城北，時已三更，僞忠

王李秀成傳令羣賊，將天王府及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僞宮殿火藥冲霄，煙燄滿城，……其時僞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塞斷。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疎，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僞天王府內城斃賊極多之情形也。由上數語，可見兩軍在城中奮戰燒殺混亂之形狀。又謂：洪福瑱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及：洪福瑱以十六齡童孩，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尤足證當時火燄之盛，而諸王宮府，爲太平軍自己縱火焚燬，更無疑義。故奏中又謂「應俟僞宮火熄，查明具奏」等語。當時國藩下令，以救火安民爲第一義，因太平軍見事不可爲，除天王府外，其他王府及街市，均自燬而不資敵，此雖太平軍最後倔強精神，然南朝勝跡，經此數度毀壞，亦可哀也已。

上海小刀會與洪楊關係

咸豐三年，上海閩粵人所組織之小刀會，其首領劉麗川乘太平軍佔據金陵，清軍無力後顧之際，率衆佔領上海縣城。當時世人均以爲小刀會即太平軍，實則乃秘密社會支派，特響應洪楊而起事耳。對於太平，雖聲氣相通，而形勢隔絕，故今日所見小刀會文告，均另係一格，與太平體制大相徑庭，固可證兩無關係也。謝山居士夏燮「粵氛紀事」記之甚詳，謂小刀會欲與太平軍通欵未果，旋即失敗。略云：洪楊踞金陵後，有洋艘二自海過來，泊於下關。賊始疑爲大兵之借援者，繼偵知爲上海之領事，蓋赴江寧爲上海劉麗川寄書楊逆（秀清），以求聲援聯絡。又謂「三年八月，上海劉麗川攻陷滬城踞之，欲勾結金陵以圖內應。時外洋有領事之寄居上海者曰温那治，劉逆之陷城也，夷館在北門外之洋涇濱，賊不敢擾而陰與之通。温那治欲乘間以徼利，許之。初，粵逆踞金陵，温以火輪攜帶洋槍火藥，由海道駛入下關，遂與粵逆聯教通欵，受重賂而歸。至是麗川欲藉温以通好金陵，遂具摺稱臣，以寶刀爲贄，且屬温介紹焉。温乃遣火輪二，復帶洋槍火藥通貿易於金陵，又寄逆書致殷勤，言二月在南京，蒙祖優待，並附麗川僞摺以聞。行至鎮江，爲官軍水師邏獲，解送常州，時兩江總督駐劄在常，訊供得實。咨會粵東督臣查辦。是時內患方殷，欲弭其搆間，事亦旋寢。蘇撫許乃釗論劾罷。幸劉逆之計不行。」以外國外交官而參與內亂，實爲國際公法所不許。最重要者爲麗川向洪楊具摺稱臣，及外領以洋槍供給太平軍。「聯教通欵」，亦足見太平軍對外人之態度。至江督照會粵督查辦此事，蓋自鴉片戰爭前後，直至總理衙門之設立（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之役，爲我國有外交機關之始。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條約始改總署爲外務部。）粵督即事實上之外交大臣也。又：關於外人乘輪至金陵，李圭「兵事彙略」亦有記載，謂英使先遣繙譯官密陀士持書入城，告以英人守局外之義，且與討論宗教，秀全命與東王北王晤談云云，不知是否即上述之温那治。蓋洪楊建都金陵後，席卷長江流域，當時頗爲外人重視，均以中國革命軍相待，並紛紛遣使探詢，以爲通商交好地步。迨北京條約成，外人於滿清政府已獲得所欲權益，復以太平軍後期紀律太壞，其態度始大變。後且以常勝軍助清廷，使太平軍屈服於科學利器之下，屢攻上海亦不能克，竟至敗亡。蓋清洪兩勢力之盛衰與亡，外人參與之力，實極重大也。

太平勳爵與官制

關於太平天國官制，各書皆有記載，然只記其王侯監軍丞相等名詞，其品級與地位如何，則均不知。故不特不詳，且不切要。如各書記太平王號中，有王字上三點者「⿱⺌王」，皆不明其意義何指，概以「荒誕」目之，實則自有命意。余徵輯各籍異同，互爲參補考訂，以「賊情彙纂」，「金陵兵事彙略」，「虎穴生還記」三書所述爲骨榦，紀其大略，以備史家及注意太平典章制度者之參考。按洪楊建號稱國，始於永安州，攻陷金陵，立爲天京，章制始備。故其制度，永安以前，金陵以後，實可分爲二段。在永安建制稱太平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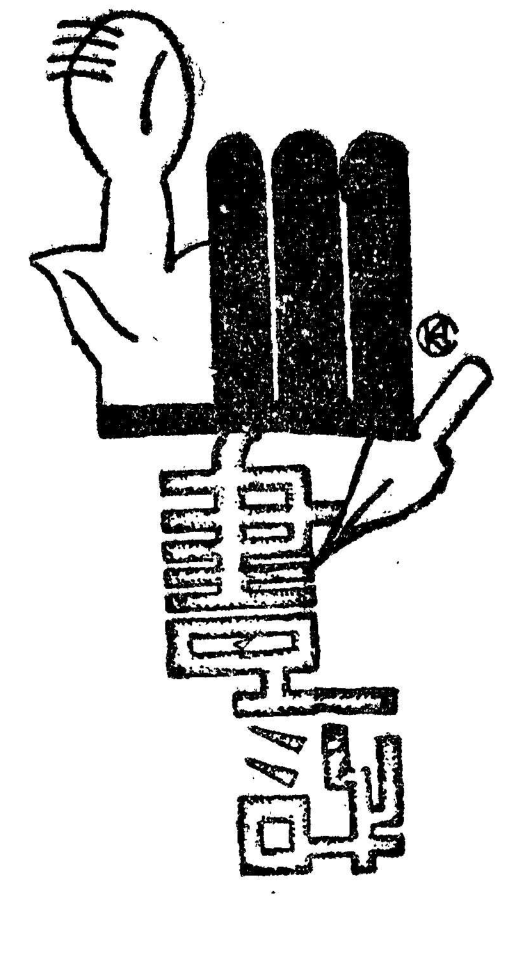
時，除封五王及丞相等職外，無他創設。入金陵後，其爲首要一事，即凡永安以前從龍舊人，悉賜稱功勳加一等。至其勳爵官制，除天王外復封王，共分七等，第一等曰聖神天師王，如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霜師東王楊秀清。二等曰天師王，如雲師南王馮雲山雷師北王韋昌輝等，蓋天師王以天空中之風雲雷雨爲名，取協理陰陽之義。三等曰軍師王，如精忠軍師干王洪仁玕。四等曰義王，如忠勇英王陳玉成。五等曰勳王，如經文緯武贊王蒙得恩。六曰列王如安王福王，即不冠字之王。上三等謂之三師，有如清制之太師太傅太保等。下三等位視一二三品。又有七等王，則上無字，只王字上加三點，作「⺌王」形。據久居天京太平軍之沈懋良「春夢菴筆記」紀東王等長銜，爲他書所無，足資研究，與上述等級有關。謂楊秀清等奏摺所書銜名，長數百字，楊稱：「勸慰師，禾乃師，贖病主，贖罪功曹，九門御林宿衞左輔軍正軍師，天京神策左輔軍正掌率，朝綱正掌率，開朝第一等聖神風雷雄忠軍師，翊天贊主頂天扶朝綱，忠文東王」，幼西王（一稱小西王即蕭全福）稱：「九門御林宿衞右弼軍正軍師，兼後護軍正軍師，天京神策左輔軍正掌率，朝綱又正掌率，天父天外甥，天兄天王天甥，開朝第一等聖神雨霄英忠軍師，奉天佐主頂天扶朝綱，忠武西王，」幼南王除與二人銜稍同外，中有「開朝第二等雲師恪忠軍師忠正南王」，所謂第一二等，即指王位而言，與上盡符。王以下爲六等勳爵，即義，安，福，燕，豫，侯，惟上皆冠一天字，如某天義，某天安等。而天義，天安階四品，天福，天燕階五品，豫，侯六品矣。以上皆勳爵，下轄軍，政，禮，戶等六部，惟王所屬稱某部尙書，義安等所屬，則稱軍政司，戶政司等。官制分文，武，鄉間等，文職九品，一掌率，二統管，三尙書，四令史，五僕射，六丞相，七檢點，八指揮，九丞宣，每一職各有正副，及又正又副。武職九品，一天將，二神將，三朝將，四都尉，五都護，六指揮，七常侍，八侍衞，九護衞，皆分左右。外官爲將帥，主將，佐將，將軍，總制，監軍，相等朝官四品至九品。此其官制品級之大略也，其他名目繁多，各書均載，勿庸枚舉。

又有九門御林宿衞軍之制，太平前期爲楊秀清，後期只忠王李秀成任之，其權甚重。有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一軍，每年以一等二等王各一人，三等四等王各四人，五等六等各十六人，義安各三十二人，福燕各六十四，豫，侯各一百二十八人分領之，規模宏大，爲畿輔勁旅。拱衞天京者，又有神策軍四，亦分其名爲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又各有五軍，分其名爲金木水火土，共一百二十四軍，一百五十五萬人。謂之戰卒。每縣各有前後左右中軍一，每軍以軍帥統之，謂之鄉軍。

服色以黃紅最尊，黑白最下。服制尊者繡龍鳳，最卑鄉官則繡白鶴，冠制王金冠，官紗帽，鄉官方巾，有職者紮黃巾，餘用紅巾。女官則盡以黃帕蒙首，上寫銜名。以上典制，均入金陵後所定，與在永安時較，正不知擴大若干倍也。

田畝制度實行問題

今日太平文獻中，最重要者，有「欽定天朝田畝制度」一冊，爲社會主義之先聲，亦太平立國精神之所萃。其條例完全倣古井田制度，田皆公田，糧歸聖庫，一鄉以鄉官主之，老弱疾病，皆有所養，婚喪嫁娶，皆有所給，其意至善，其法至良。惟據各書記太平軍在城鄉之情形，仍使人民完稅納糧，似其田畝制度，頒布後並未實行。近復發現太平天國漕糧券勸種，更足證明。「海虞賊亂志」謂「太平軍在鄉，使鄉官接田造花名冊，以實種作準業戶，不得掛名收租。起房捐店捐，開張者領店憑，有船者領船憑，水陸要路立卡收稅。完現年漕米，補完現年下忙銀兩，限到年一併清割。幸是年秋收大熟，各項皆能依示，惟收租度日者，及城中難民無業無資者，甚屬難過。」是太平軍所收苛捐雜稅較清尤烈，既云完糧，則田地私有可知。惟云收租度日者難過，不知何解。又云：「拘農民具限期，每畝賦役折價，漲價至二千零六十文，農民何力完辦。到麥熟有未清者，僞職命伍長交出欠戶，命聽差隨至其家，將所收麥子蠶豆，盡行挐出，作價抵償，老幼男女見此情狀，泣淚如雨。蓋麥予蠶豆，農家賴以爲食。今被拿去，奚能種熟田畝。」據上所云，則太平區域之田畝制度，仍與清同，即以收稅課糧爲事，倘田地公有，則農民所有，自當獻出，更無庸其追捕。惟「春夢菴筆記」云：「僞定田賦之制，以男子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爲丁，每丁耕田十畝，納賦三石六斗六升，錢三百六十文。」雖似分田制，然與所頒布者亦不合，此或太平後期所訂新稅則歟？總之太平社會主義之田畝政策，僅紙上烏托邦，並未實行，似無疑問矣。



『創世記』

李影心

吳炎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初版，人生文學社叢書之三，價四角。

羅皚嵐先生序『創世記』，說『我們缺乏爲兒童而寫的書，更缺乏以兒童作題材的小說，』以爲一語『道中我們文壇的弊病』。實際則是，較之那種專描寫兒童生活的創作，無寧說我們更罕見一些爲兒童而寫的文學書；或單純以兒童口吻來寫的故事。嚴格的說，後二者彼此關係甚切，但在性質上又不儘類同，我們設想，除非造詣特別超絕的創作，往往極難兼有兩者間的所有好處；由於它們各自的蘊含，幾乎單獨成爲一種個別的特殊存在，各不相侔。一部創作爲兒童而寫，或許可能採用兒童口吻，達到特殊的效果；然而通常，以兒童爲題材的寫作，雖不儘是爲兒童而寫，仍能獲得奇異的成就。猶如童話，前者以豐富的想像上的美麗，爲若干眞摯純潔心靈的留連與鑑賞；它的深哲的眞理的奠基，雖不能爲兒童所接受，然確乎值得悠久的思維；後者，類似一切小說，有個廣大的人生背景，超示生命的坎坷與喜悅，終于透露了生活體味的卓絕與特出。這點區分乍看雖屬判明昭然，實質上却不太單純。問題不儘在怎樣寫，更特別在寫成什麼樣。

這就是爲什麼，儘管『創世紀』是在以兒童口吻來寫兒童的生活故事，爲一般兒童所能讀，它却不是專爲兒童而寫的書。這裏面有的是屬於兒童的天眞生活與可愛故事，構成多數兒童親切的趣味，我們担心，一切恐非兒童所能瞭解。有如較高的童話在深醇的哲理外安排了動人的情節，造成兒童想像好奇的衝動，『創世記』內蘊了眞摯人生的體會却利用了天眞故事的鋪列，成爲多數兒童喜怒的流源。唯其這裏呈現的是一個正常的人生，它的眞淳無怪乎值得成人的玩味。正由於這裏所寫的是兒童的觀感，裏面脫不掉稚氣，然而，無論如何，『創世記』却不是童話，而是小說，因爲它把取材建立在人生的正常上面，不缺少那複雜機構裏所顯示的一切紛繁與參差。我們奇怪，這裏的所有僅僅是一個通常的故事，然而並不單純，用的是一種平淺的敘述，然而滿含眞摯。通常，却有它自身的立異，由於這是根據獨特的看法，通過誠懇精細的把捉與體會，再現一個人生之眞實的片段；眞摯，因而達到深切的感染，造成自身之純潔與可愛，爲不易多得的精到的努力。

成爲『創世記』裏面的主要的精到，不儘在作者對繁雜人生的理解分析，倒是在於他觀察人世借用兒童的眼，表示觀感也是出之兒童的口吻。但是，我們得加重一句，這一切的安排全然得力於作者藝術的自覺。一切皆從兒童出發，然說到臨了，一切又皆根基於作者對兒童的理解。耐人尋味的是，在爲多數作家所不敢着手的兒童題材中，吳炎先生根據觀察，那麼生動活躍的爲我們創造一個滿是血肉的天眞小英雄，呈示他的生活遭遇不含絲毫淡漠，傳達他的感覺語言又復親切有味，不雜僞飾，不用造作，從全盤的天眞赤裸中透示了社會的人事悲喜，烘托出生活所屬有的眞實，特別是對於我們成人，『創世記』應該是一部滿含有藝術生命的製作，它織成童年生涯之細密眞純，不分老幼，全然打入普遍人

性的大綱，凡所陷落，皆能觸及內在的深醇與溫馨。我們尤其同情那位天真無邪的小英雄，雖然頑皮，淘氣，幾乎對於生活的塵顛完全隳朧，然而那樣坦率潔白，富有人性，眞值得令人敬愛。這是一個被成人目爲無所取材毫無出息的頑童，人事的牽拌與禮教的約束皆禁不住地先天本性的流露，塵世的磨難與生活的酷虐在他完全是漆黑。這個方始在人世流放的赤子，他的無辜與眞純尙毫無沾染，懷了一腔天然的稟賦，支配了適合自身天性的優異官能的動用，投入沉鬱的生命大海，隨波逐流，而又終于不能避免命運風暴的顚覆，此其所以，儘自心情坦白，行爲眞率，爲人理會這樣存在類似神聖，却由於不能預知的命定，隨了時序的升長，爲現實的鐵掌輕輕一擊，泯滅童心，毀棄天眞，剩下一副過載的身心在塵世受難。自然，『創世記』裏面的弟哥尙未完全達到這個階層，但在故事結尾時家道中落，我們的小人公已在逐漸成長，但隱約的覺出環境的壓力與分量。這離受難恐怕只有瞬息之隔。

我們得原宥這是一個無知的孩子，他死去了父親但並不悲痛，反而，父死倒作成了他許多好玩的機會。也許有人會責備寫這一章的作者不近人情，甚至說作者有乖乎天性，由於無論如何頑皮也不會漫不關心到這一塌天的變動，他的遊戲彷彿是有意湊成他童心習性的比重。但是，我們則覺得，幾乎所有兒童被誤解被忽略都在這一點。他的心靈單純潔白，絕不虛僞或誇飾，他的動作根據於一己的感覺或好奇，自然眞摯，全然出於本能。這就是何以，他父親的嚥氣雖無動於中，並不落淚，却臨到感覺丟臉而委曲，感情便不由自主的傾瀉。由於他是兒童，只是兒童。同樣情形，像結束了『創世記』的奶奶的死，最末的哭雖說太覺突然，我們也能理會這是發之肺腑的眞摯的情愫；這裏所有的一段誠懇的文字，眞實得力，尤使我們感動：

『我跑回去，恨不得立刻到家，看一看奶奶的情狀，也許醒過來了不可知。進自己家胡同，心都膽怯不敢快走；有人哭，聲音由我家出來。——是母親和才姊的哭聲——明明是她們。我走到大門，不敢推，伏在門上哭起來。』

這是一張極動人哀憐的畫幅。然而，成爲問題的倒是，這樣一來，前後所表現是不是一致呢？前面說過，我們原宥這是個兒童，他的一切根循於本能與天性；他反乎人情，然而一切自然合理。但是，當覺到奶奶的死，他的哭不由於本能而是屬於成人。這樣，性格間的出入是可能抹煞的嗎？自然，家庭沒落以後的弟哥無可避免的分有不少境遇上的刺激，爲他無辜的童心染上一層陰暗的印記，他的天眞逐漸爲人事的灰塵所籠罩。作者可以用來辯解故事臨末的悲傷並不過份，感情的發洩純係沿着必然的順序發展。不過，從殯後立即忙着報復另一兒童所加與的侮辱，到感覺家庭沒落因而平添了煩惱與憂傷，我們始終覺得這中間發展過於急促，過於簡直，弟哥最末心情彷彿轉變得太快，而且太偶然，幾使我們疑或這是出之生硬的添製。由於兒童，一切人事的煩難皆非他那天眞的心靈所體會，生活只爲造成他對世界的隔膜，所以他的無心不是出於自私，他的眞摯赤裸（那怕是不合乎人情）正是他的可愛處。而唯其是天眞，早熟不見得於他有益，他有自己的世界，沿着正常的程序，自然活動，不容成人的參與。以成人的眼光看兒童，最爲不智，想改易這種正常，無異促成童心的速泯。是以，我們承認『創世記』後半感情的眞純，却否定這樣存在的優異，老實的說，『創世記』雖是相沿自然的順適使性格顯明，終由於一點偏斜的支離薄飾一層隱晦；這是一個人生的通常故事情節，却爲近似反常的不自然所病累，雖說這點病累究竟還不足爲病。

作者的努力，不全在刻劃一個兒童的生活，倒是想以兒童生活爲旁襯，牽涉到通常人生的一面。所以，『創世記』雖有性格的發展，而至終仍只居於次要的位置；爲的是那一大篇眞實的故事充分陳示，作者不惜犧牲掉那煞費心機的對書中小主角的成全，僅於使他爲我們指示必要的事件自身很

少容許他深入的參與。這是一個極忠實的導引，却不就是整個情節的扮演者；這裏與其說是人物（小主角）主動的推動情節，莫若說作情節的演進支配人物有所動作，或是說作者支配情節。

『創世記』裏面故事有許多單獨的穿插，其間線索不一定皆能連結，唯是主有全篇情節的通一與一貫，則不外乎表達那屬於中產之家的逐漸沒落的過程。這裏容有一個繁重的社會背景，然而分量稀薄，不缺一切複雜的牽制，然而並不重要。主宰了這一變幻，不儘是順着一種趨勢，更由於類乎命運或環境作怪的推使。我們看『創世記』中，弟哥家境日趨窮途，關鍵在他父親的死；然而他父親死，不儘是爲了貧，不儘是爲了病，而是由於牢不可破的命運小兒的作祟。爲了不甚設想坐食漏滴的補救，他用了大部份財產爲孤注一擲的搏門。然而，和誰打賭？儘自憑信運氣，隱隱中誰又皆逃不開無形大手的箝制。所以公債大跌，無異指示出他在命運的賭場中完全失敗，希望斷絕，無怪乎生命的存留不得不宣告破產。先一時，弟哥患病，作者假借母親和大舅母的對話，曾隱伏一個暗示，說『一切全靠命，能死，也是命該當的，不該死，不吃藥也好得了』，較後，家庭沒落，不得不遣丫頭菊子出嫁，又有個根據於多方事實的明證，使奶奶不得不帶感傷的語氣，加重『一切全是天排定的，咳！』這樣，一前一後，排成一列鮮明的對比，互相照應，爲我們造成清晰的線索，歸究於一個命定的結論。但是命定，不出於有意，而是追隨了相機的遇合，表面上一切人事皆彷彿在冥冥中有個不可知的主宰預先安排造就，實際上却由於複雜成分的會合，牽聚到一個錯綜的焦點。所以，命運，猶如它的神秘，雖爲人間悲喜的造因與結果，幫忙或阻礙人人的作爲，我們怕是它倒不見得單純根源於必然或偶然，而是兩者的相間，從偶然的出發達到必然的斷定，或由於必然的根源依循於偶然的推演。『創世紀』裏面的情形自然屬於後一種。這個坐食的中產之家，自身經濟供用上已呈裂痕；它或可把現狀維持到更長的時間，如若不曾發生更大的人事變遷；它或可把這裂痕彌補得完全良好，由於機會，有時可以造成他們的收入加增；但實際上，弟哥家庭倒單獨遭遇了破碎，他父親的故去整個的使這個中產之家跌到貧窮的泥坑，不能自拔。這幾乎是所有寄生人物之共同運命，沒落是一個必要的歸趨；機遇在這裏所能操演，僅爲加強它的毀朽，猶如『創世記』中所呈現。然而必要的歸趨，我們不說必然，由於機遇乏類的發生，也有例外，如我們前面所申引，機會有時也可以把環境改變，使漸向沒落之坐食人家有一日再現境遇的豐滿，然而這不僅在偶然，而在造成那偶然的基因。

所以『創世記』雖寫沒落家庭的中間過程，然而除去這一主點，（我們是說，弟哥的父喪。）作者並沒有把另外使家庭沒落的基因詳細揭示。他特別忽略了環境。最大的限制要在於這是一個兒童白白的口吻，他得顧及到身份的適合，然而，卽是這樣，他的努力，已難屬得。我們特別欣賞那假手於兒童天眞體會所得到的正常人生一個角隅的眞實，雖說他的力量仍不夠深入於內在本質的屬有領域，他不時停滯於現象的表皮。另一點缺陷似乎是，臨到表現，他竟忽了判別取捨的用力。『創世記』病在有過多不必要的穿插，反襯得結構出較冗長，鬆散。一切用力皆得適可而止，所以在情節上，在人物上，如小豬，如五寶六寶，僅爲助成弟哥性格發

展的效果，他們的存在不是累贅反倒是一種精當的襯合，更特別是『創世記』裏插入小趙與菊子的關係，那樣淡淡的點染，却顯示出非常的奇麗，暗地裏裸露了人生的眞純。反而，也是屬於插曲，如第二章寫聽戲，第三章寫白雲觀途上，與整個情節絕少連繫，且以囿於淺膚的觀察，最爲全篇完美的瑕疵。這樣單獨事項的插入，在『創世記』裏最多也最缺乏組織與連結，若干穿插皆可獨立，各不相攪，我們有意說，『創世記』裏幾乎毫無所謂綿密的佈局與條理，它的完整不屬於統一而屬於片段。

　　而埋伏於這完整的下面，有作者的細膩的會心與眞摯的同情。作者沒有忘掉童年的神聖，他敢於以一顆未泯的赤子之心，追溯回味到童年的生涯，書中主人公雖不見得便是作者自己，然而裏面却不可免的存有他孩提時代的遺跡。難得的是，在兒童被忽視的成人心目中，作者肯於放掉因襲與成見，能夠認眞臨摹兒童的眞摯與天籟，爲極罕見的努力，他的特出值得鼓勵。他並不缺一切作者對其寫作人物的認識與同情，我們看，弟哥差不多是某類頑童的最逼眞確切的肖像，而且，像下面的描寫，無異是作者借書中小主人的自叙，表露其自身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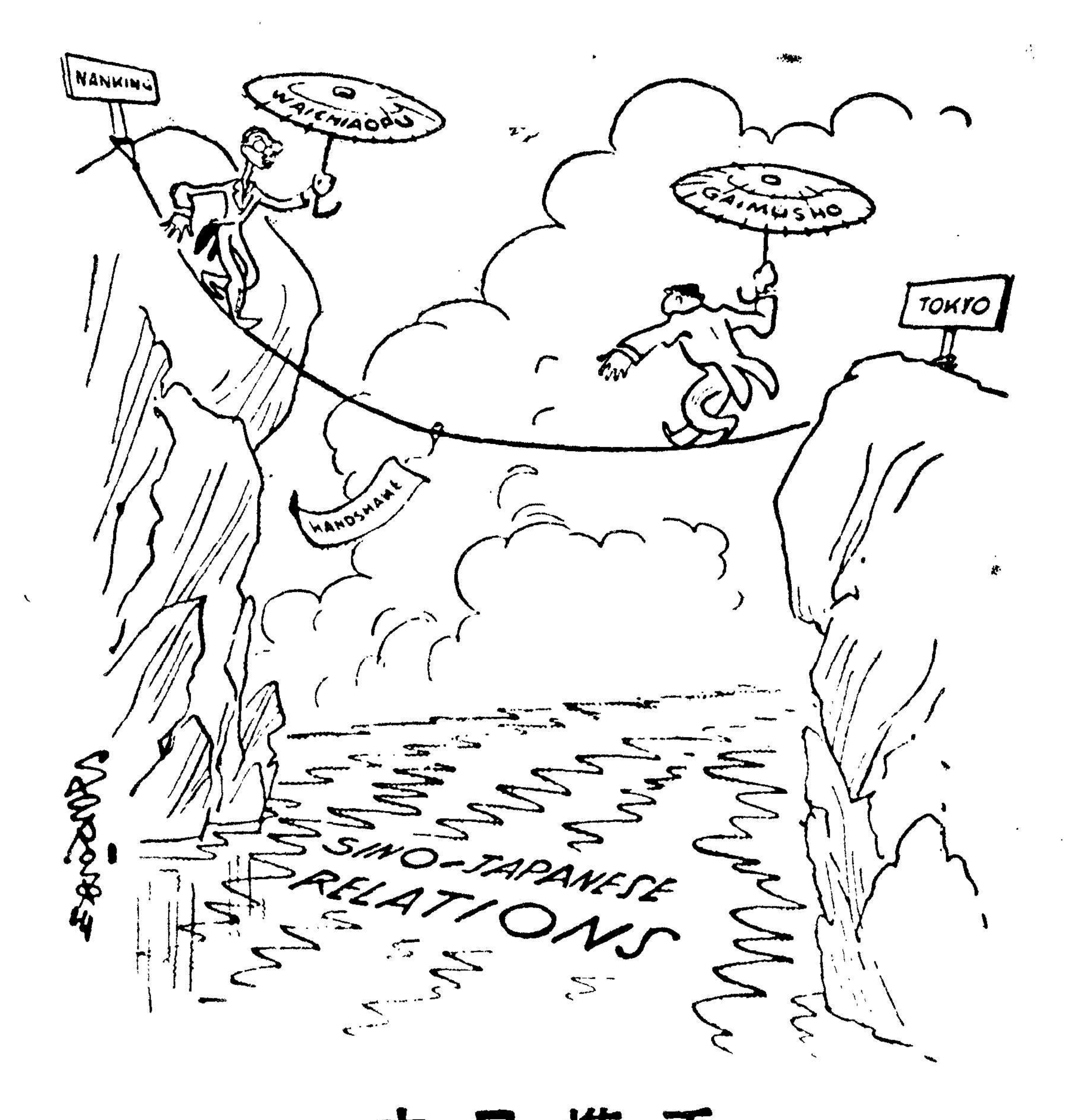
　　『我看五寶的眼睛含着盈盈的一掬淚，在日光裏閃耀着，鼻涕不住的流，袖子上又添不少鼻涕的痕迹。我實在不敢再看，潸然走開。』

一個無知的兒童絕不會這樣易於感觸。這裏，與其說是弟哥的感傷，無寗是作者對被鞭策的無識的孩童的同情，因而揮發了一種屬於深醇人性的憂鬱。類似這種深醇的同情，他的細緻的感味也同樣使我覺到會心的微笑。微笑，也許籠罩一層憂鬱，由於這是一個落寞孤寂的存在，慣於爲常人誤解，所以笑，猶如我們感傷，終於埋入含淚的嗚泣。有如弟哥的初生，拾地上遺留的餅渣和花生仁往嘴裏放因而挨了一次打，而推其究竟，則因爲他『還沒學會先往四面看着有人沒有再吃。』無疑的，作者塗飾了一點幽默，這滋味却使我們說不出到底是辛辣還是甜蜜。好似一點親切的意味，這樣細膩的體會眞使我們熱愛。它的效果屬於輕微纖巧，不全由於繁重吃力，雖說它的立意是在爲鋪陳一個甚爲沉重的生活眞實場面。而『創世記』，就在這樣靈敏的行進上，帶了一點瑣碎的支離，揉合了微妙的心情體味，達到特出的超卓。它揭示了一個普通人生之本有的面目，而自身上却類屬於一派新奇的天地。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天津。

國際諷畫

中日關係的新展望



中日攜手

上海字林西報對中日兩外長就職後之觀感。

法總理與法郎

里昂伯倫最近宣布新金融政策，使法郎重見穩定，其籌劃頗具功績，英漫畫家 Strube 氏繪。



法人眼中之德國軍備觀

圖見巴黎「事業報」，指德人願以大砲易取牛油包麵與束緊腹部之腰帶。

大改良的德國獨裁者

原見巴黎「人道報」



（一）他是和平天使的化身。

（二）人民對牛油的消耗，已經饜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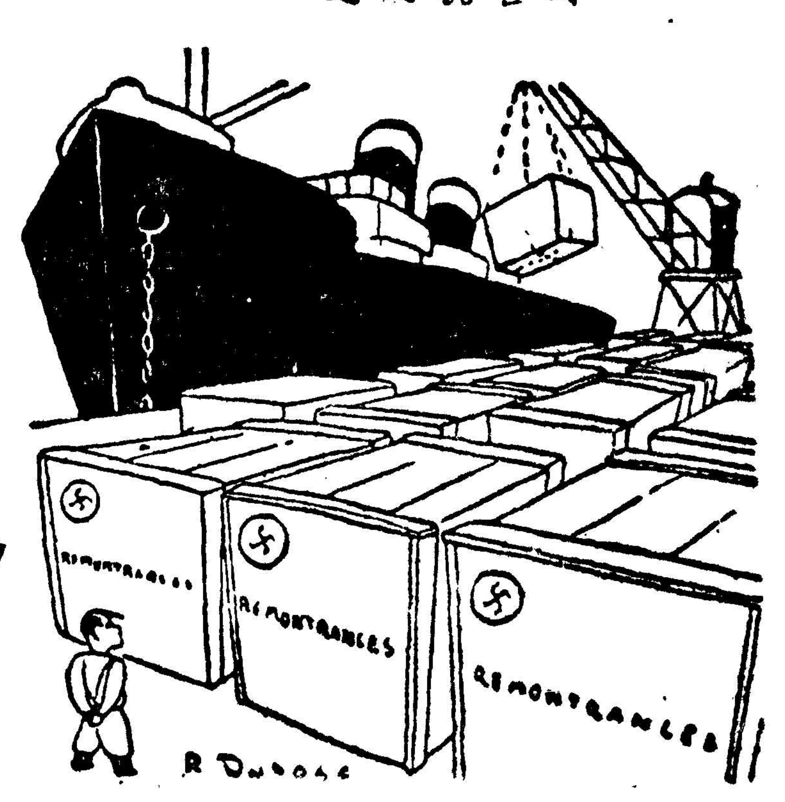
（三）對於法國，他永遠是親善的。



（四）他恪守一切的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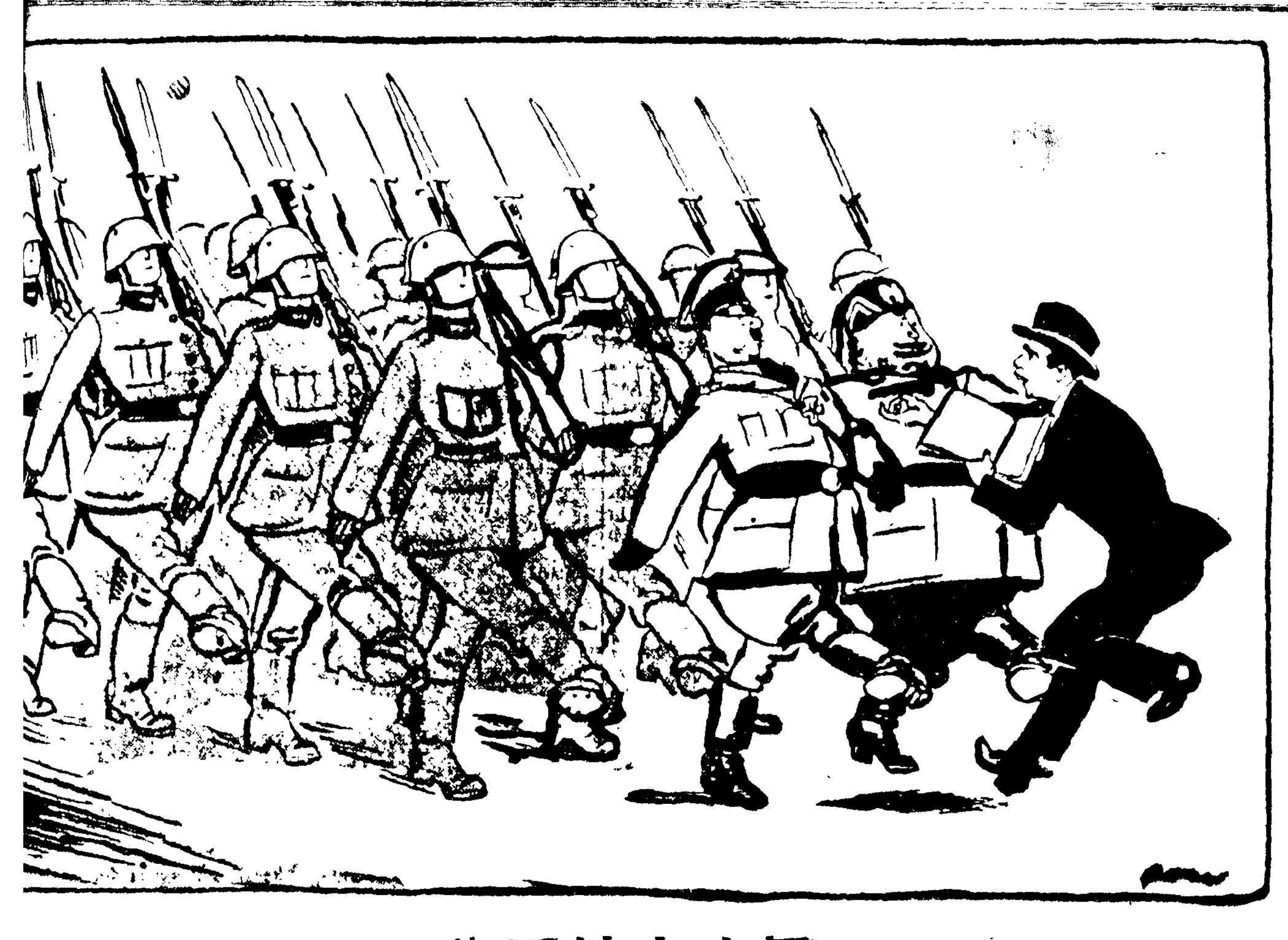


（五）他的唯一的著作是聖經。



（六）他苦口勸告佛朗哥，勿延長西班牙內戰。

西監察計劃實施



艾頓外交寫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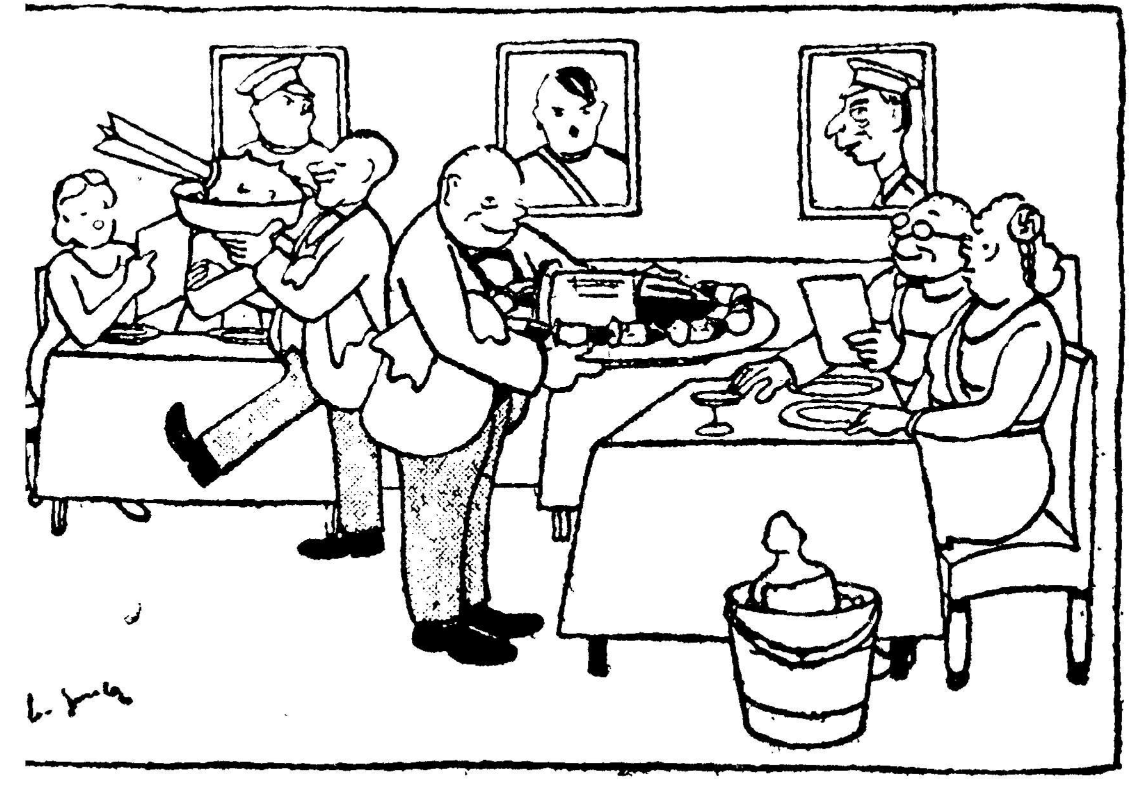
英外長艾頓氏專以獲得德義當局的簽字爲目的，而未見彼等之一味擴充武力。

英漫畫家 Low 氏繪。



德意志高於一切

圖見美國 The Washinton Post, ，指西班牙國民軍首領之親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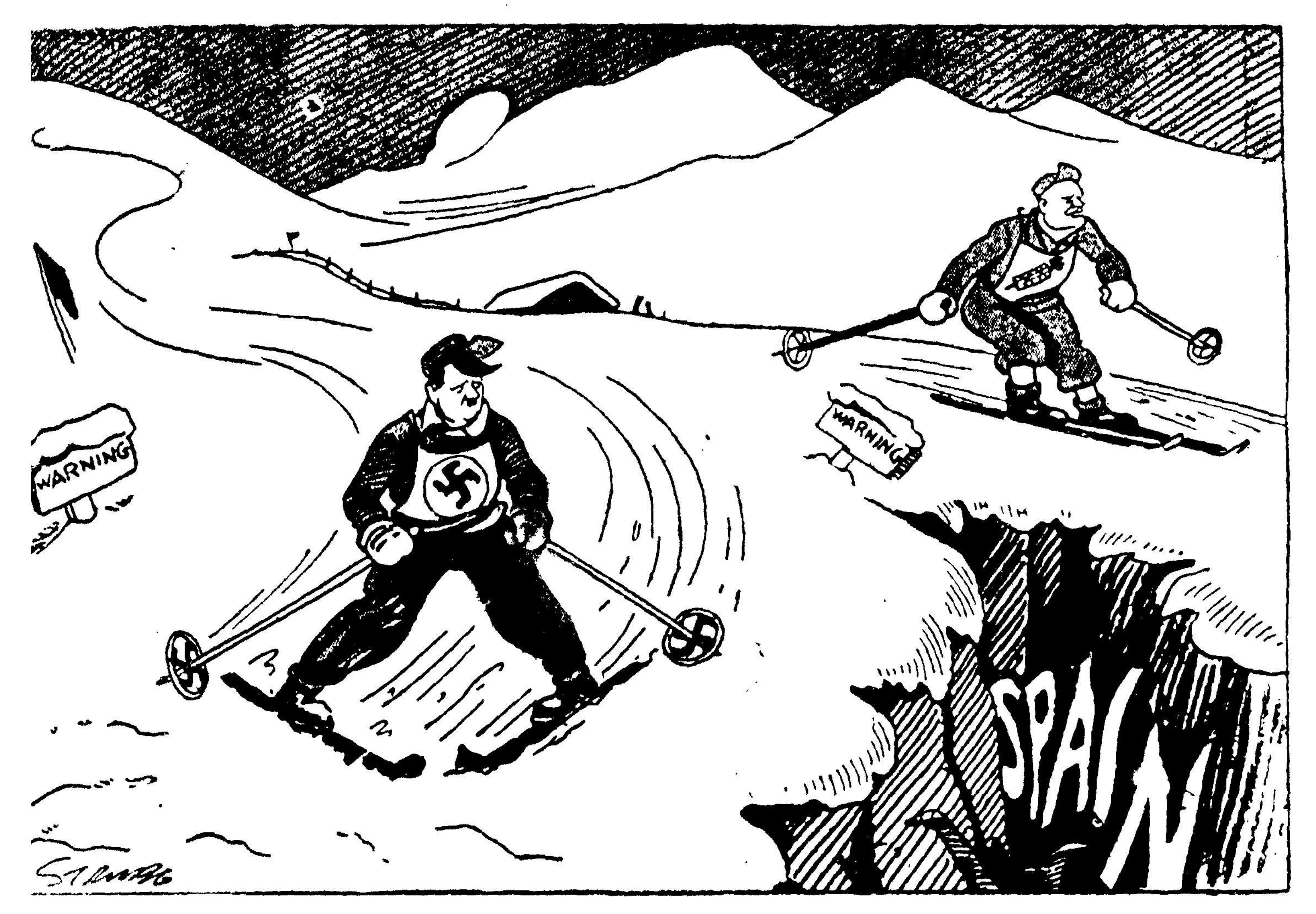
柏林餐館中所見

上圖原見巴黎 Le Canard Enchaine 報，言德國餐館侍者所進之食物，無非軍械也。



西戰監察計劃

對西監察計劃，使西班牙的命運，成爲列強的賭注。 Low氏繪



德義與西亂

德義當局如何避免墜入西亂的危禍，是目前世人注意的問題。 Strube氏繪

英義交歡

海牙郵報 Haagsche Post 對英義地中海協定之觀察。





外論介紹

中國幣制前途

China's Currency

The Shanghai Times, Mar. 9, 1937

中國政府最近宣佈，準備進行改組中國實業，中國通商，及四明商業等三大銀行。此項措施，可以說是中國幣制改革更進一步的表現。在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幣制改革以前，上列三銀行皆曾分別發行鈔票；自從幣制改革以後，此等鈔票，縱未完全消滅，却也已大部收回。這就是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已更深入一層，以前私家銀行的鈔票現在已由政府發行的鈔票取而代之；同時政府並更進而謀對於此等私家銀行，加以統制。至於中央，中國，交通，及中國農民等四銀行，本來已在政府直接指揮之下；由此可見中國財政部在銀行界的統制力量，實在是不可忽視的了。整個中國的幣制安全，現時皆建築在財政部的「管理制度」之上；且從過去情形而觀，此項管理，頗著成績。

最近滙豐銀行舉行年會時，裴德生氏（Mr. J. J. Paterson）述及中國貨幣問題時，曾說中國政府用作發行鈔票準備金之存銀究有若干，無從獲悉。另據發行準備保管委員會的報告，則說政府發行紙幣之準備金，有百分之六十爲現金。此項現金，並包括外國貨幣在內，尤以美元爲最多，現有多數存放在紐約。目前中國政府既能自由買賣外匯，以適應商業及國際支付之需要，則我們對於準備金存放外國一事，自然也不必加以非難。不過中國的幣制改革，現尚未能謂爲已完全成功；爲求早日達到完全成功起見，我們以爲必須將中央銀行改組爲中央準備銀行；此外，如國家預算制度之改良，紙幣發行之更求統一，華北現狀之改善，中央政權之鞏固，對於幣制安全，也大有關係。裴氏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注意，他說：「所謂『管理貨幣制度』，假如沒有一個獨立的

國际新語

英德外交秘聞

敏甫

自從英德海軍協定成立後，兩國的外交關係，若即若離，很令人難於捉摸。最近美國出版的「時代週刊」(Time, Feb. 15)裏有一段關於里賓特羅甫使英的軼聞，倒很有趣。

前月上旬某天，英新王喬治六世第一次在白金漢宮接見各國的外交使節。英王穿着海軍大將的禮服，神采奕奕。各國大使均按着次序向英王行鞠躬禮。後來輪到德大使覲見的時候，里賓特羅甫把鞋跟一碰，突然行了一個國社黨的敬禮，嘴裏還朗聲喊着「希忒拉萬歲！」英王不理睬他。他上前又行了一個敬禮，英王仍作沒見。他又第三次行敬禮。英王每次只還他一個鞠躬，里氏於是更上前去，竟和英王拉手。當時各國使節看見德使

中央準備銀行和健全的預算制度爲基礎，則易受政治影響，動盪不安，對於商人及銀行，危險殊大。」依裴氏的話嚴格解釋起來，世界各國實在很少有眞正獨立的「中央銀行制」；不過此種危險，以在中國爲尤大，因爲中國目前的幣制，最易受政局影響，關於此點，亟待改善。

裴氏報告中，又曾述及華北走私問題對於中國關稅制度之危害。他說：「對於走私問題，無論海關當局採取若何防衛手段，終屬治標之計；要想正本淸源，根絕走私，必須以外交談判謀改進冀東現狀而後可。」這話眞是一針見血之談，不但冀東如此，即對於所謂「塘沽休戰協定」成立後的華北畸形狀況，也應加以整個的改良。該報告中並指明「休戰協定」並非正式「條約」，不必固執墨守；中國政府對於華北問題，倘聽其將現狀繼續維持下去，則不但關稅收入，受大打擊，即整個國家光榮，也將掃地無餘。因此中國必須採取積極手段，改善華北情形，倘能獲得進步，則關係各方，將同蒙其利。（丹楓）

日本强力政治的發展

「日本評論」三月號

石濱知行著

一

最近每遇政變，便有所謂强力內閣的話。這時候所說的强力內閣，並不一定是內閣須具有强力的意味，而是指着能夠某程度的實行强力政治的內閣而言。

而所謂强力政治，也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意味，而是具有一定的具體的內容的。它在積極方面，爲斷行日本的大陸政策所應有的國內政治的改革；在消極方面，爲對此積極政策由內外兩方所來的抵抗，加以防禦反撥的政策。因爲如此，在今日世界的客觀情勢下，具有這樣內容的强力政治之中心，便是軍事。所以强力政治，便是把國家全幅的機能，以軍事爲中心而加以改編。所謂國家總動員計畫；全體主義政治；統制經濟；準戰時體制，一切的一切，都不外乎全機能之軍事的統一之意味。

强力政治的內容既然如此，可見主張這種政治的人，出自軍部，並非不可思議。軍部在事實上是以非常時政治革新政策的名目，要求如此强力政治的。

然而這種强力政治的要求，若解釋爲僅屬軍部恣意的欲求，亦非正確。要知道：這種欲求的本質，係由資本主義日本的危機裏發生出來。它不在別的時代，偏以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前後爲中心而勃興，這是何等應加注意的事實。昭和六年前後，不用說，是世界的恐慌正把日本捲入漩渦，生產指數，物價指數，鐵道貨物指數，新設擴張資本

這種失態的行動，全看呆了。英王仍鎮靜應付。據說在握手的時候，英王還報以不自然的淡笑。

今年五月間英王加冕，德國將派希忒拉以下的唯一要人高林將軍赴英，代表致賀。德大使聲明，德國將要花十萬鎊，把德大使館修繕一新。爲了進行這項工作，德國特地派了一百四十五名壯健的工人來英。據說大使館新修的舞廳可以容納來賓一千人，所以在加冕期中，德大使館的盛會，在社交界定可壓倒其他各國的使館了。這些德國工匠的待遇也非常優渥。據說英國工黨的領袖，因爲德大使館不雇用英國工人，還提出過抗議。

里賓特羅甫是希忒拉的心腹，在他使英以前，一向參預德國外交的密勿，他的辦事處有太上外交部之號。德外長紐拉特須聽他的意旨。他因爲有締結英德海軍協定的功績，格外昂然自得。去年八月里氏使英的命下後，他還在柏林優游，延不赴任，直到了十月底方才成行。抵英後他第一次發表的談話，便是攻擊赤化，於是英國的左黨，在德大使館的門前的地上寫了「里賓特羅甫快滾蛋」的幾個大字，以示報復。

英首相包爾溫氏向來是很少接見外國使節的。在里氏到任後三週，包氏特接見德大使，長談了四十分鐘之

指數，以及主要農產物價格，農業總收入，凡一切表示景氣的指標，那時都一齊陷於最低最惡之點。強力政治的要望，勃起於那個時期，強力政治的基本性質，是如何的明白規定着呢。

當這危機的時候，有兩種看法：其一，認爲這種危機，是由社會機構的本體而來，要克服危機，首須根本把機構廢掉。另一，便是堅決容認機構本身的存在，謂惟有依它的改革才能脫出危機。而強力政治，顯然站在後者的立場。故由機構的立場而論，強力政治是維持現狀的政治，名爲革新，實則保守。

二

昭和六年決行滿洲事變的軍部，以事變爲契機，開始向強力政治的急速實現而努力。又因爲日本的特殊事情，不容許強力政治的主張者自當強力政治實行之衝，於是主張者作了推進力，由推進既存的政治機構而期強力政治的實現。強力內閣的名稱，便由此而生。因爲如此，所謂強力內閣者，並非指具有能夠遂行自主的政治之強力性之內閣而言；而是只具有對自己以外的勢力所企圖的強力政治，依着該勢力的推進力，而分担其工作的內閣。就這種內閣的性質而言，他是失掉創意性和自力性的，一般名之曰弱體內閣，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至今日止，強力政治既存的政治機構而具體化的，像齋藤，岡田，廣田三內閣的政綱政策，在其本質上，都是把基本放在強力政治之上的。其不欲以強力政治爲基調的內閣，便要受軍部大臣武官制所阻止，而無法成立。

龐大膨脹的軍事費，大陸政策的發展，（滿洲建設工作，錦州上海滿洲里山海關的事變，進攻熱河，進出華北，綏遠問題等等）脫退國聯，脫退軍縮會議，時局匡救，農村救濟，（農村問題的解決，乃作戰上絕對的要求也——荒木貞夫）機關說排擊，國體明徵，行政改革，庶政一新，軍部大臣現役制，殖民地長官武官制，（植田關東，南朝鮮總督，小林台灣總督——在原內閣時，曾廢武官制而爲文官制）等等，都是軍部利用既成政治機關，將其強力政治內容，一步一步的實現。廣田內閣對軍部的要望，幾乎是一切聽命。三代的非常內閣，由齋藤而岡田，由岡田而廣田，一次更迭，內閣的獨自性便一度減失而弱體化。林內閣於這種傾向，恐怕是更加促進了。這自另一方面而論，便是政治上軍部發言權的強化，強力政治漸次貫澈的証據。

實現強力政治機關的既成政治機構，（內閣，議會及其他）因爲長期的傳統性的關係，不喜歡「急進」，而強力政治的主張者，爲要急於實現之故，便排擊停滯或是「漸進」，在這種間隙裏，遂陸續發生暴力的屠殺，事變雖然平息，而強力政治每因之得到劃期的前進

久。談畢後里氏即匆匆駛赴克羅頓飛機場，似乎携有甚麼機密使命似的，乘機飛返柏林。在里氏抵柏林的翌日，德日反共協定便由里氏與日代表公然地簽字了。

里氏剛抵英後，和英王愛德華七世及辛泊生夫人間，也時常交際。於是倫敦社交界人言嘖嘖，對於辛夫人，頗爲不諒。里氏返柏林後，到十二月間方重返倫敦。後來又藉英王遜位事回德，直到本年二月間才歸任。像里氏這種人，眞是現時歐洲外交界的一個神秘人物了。

談「靜坐罷工」

薩恩

最近，美法各國工人對於罷工，又有一種新的巧妙方法，就是所謂「靜坐罷工」（Sit-dwon Strike）。（靜坐罷工」所以和以前的罷工不同的，就是以前的罷工，工人全體退出廠外，拒絕入內工作，而「靜坐罷工」，工人不但不退出廠外，並且還和平時一樣，大家都坐在本來的位置上，不過所不同的，工人雖在廠內，祗是靜坐着，而不實行工作。所以一般人就將這種罷工叫做「靜坐罷工」，又有人叫它做「入內罷工」（Stay-in Strike），和以前的「出外罷工」（Walk-out Strike），適成一個相對的

。二二六事件後，廣田內閣的政治性質，便是如此。準戰時體制以及國家總動員等名詞，成了日本政治的動向，便是在此時期裏決定的。

三

強力政治雖如上所說，一步一步的實現；但還未得像主張者所願欲的「急進的」具體化，這便是日本的特殊政治事情有以使然。希忒拉獨裁法西斯的出現，爲他開路的，第一是一九二五年大總統選舉，軍閥候補興登堡的當選；第二是憲法第四十八條的賦予內閣以獨裁權。但在日本，這樣的事情，是不許有的。

不但此也，強力政治主張者，於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現實認識，本來不完備；而他們對於強力政治的實現，却具有一種急進性，以致在事實上遇着許多的抵抗和難關，也是急進的具體化阻止之一大原因。

抵抗強力政治急進的具體化之若干重要契機，現實的有下面幾種：

其一，便是外交方面外國所來的抵抗，非常時大陸政策第一步的滿洲建設，自事變以來，已歷五年，承認她的，僅有一個薩爾瓦多。大陸政策後來又伸展到錦州滿洲里上海熱河華北等，這些固然都是根據齋藤第一次非常時內閣裏內田外相所謂焦土外交而實行；然而結果便是………（原文數句被刪扣）。後來廣田的不威脅不侵略外交，替代焦土外交，成了強力政治的一變質；可是川越大使的對華交涉，仍難免停頓，鋒尖顯然鈍了下來。即以建設滿洲而論，軍部最初所計劃的「…………」（原文被刪扣）的建設，結局仍是…………（同上）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大資本的侵入，而以滿洲國爲根據地大陸政策之繼續進展，又碰上了強力的蘇維埃聯邦。華北工作也是有嚴嚴強化的中國統一運動，和英美等對華大資本的勢力，都成了難關。與大陸政策平行的南進論，也遇着英國，荷蘭，美國等的抵抗而陷於實現困難。還有德國要求交還殖民地一事，不久發生，也是可預料的。

更就經濟外交論：則有因各國通貨貶值政策所致日圓匯兌低廉利益的喪失；因各國統制的諸政策而逢着的難關；日印日荷日埃交涉的停頓，迄無急速好轉的希望。

強力政治對外的一面，在現實的情勢下，決難期其如願以償。爲積極的突破此等強力的抵抗線所應有的準備和把握，至少在現在是不會有的。

其次，便是強力政治的急速實現在國內方面，也是有着很多的抵抗摩擦面的：

第一是國家財政，強力政治的軍事費之激增，依現在情形，將無所底止，其因此所招來的預算偏重於軍事，遂使經濟上社會上的大矛盾，均醞釀起來。

名詞。

自從這種新的罷工方法發明以後，在新大陸上，真是風行一時，紐約芝加哥的大工廠裏，工人採用這種「靜坐罷工」以代替以前的方式的，已是數見不鮮。這種方法的優點，是簡便易行，隨時可以罷工，隨時也可以復工，所以有人統計，在美國一個工廠裏，不到一年工夫，已經發生過五十八次「靜坐罷工」，最長的達兩三天，最短的祗有一個鐘頭。

這種新方式運用的最高峯，就是最近第特符 Detroit 及弗令脫 Elint 的汽車工人罷工。他們不但有很嚴密的組織，而且還向外宣傳，得到全國的同情。從此以後，「靜坐罷工」才受全國人的注意，而其他工人，也都相繼效尤，認爲是對付資本家的唯一武器，據一般人觀察，將來也許有兩種方法同時並用的一天，因爲「靜坐罷工」，說不定也會有不發生效力的時候。

工人自己對於這種罷工新方式的估價是很高的，他們說：「我們是在工廠裏」，「我們不但不損壞廠裏的財產，而且還在看護牠，不讓任何人對牠加以侵害。不過，我們有我們的權利，我們既然罷工，就沒有人能工作。我們在廠裏罷工，比較在廠外好，因爲這樣可以省下你們的皮鞋。」

因公債增發所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因增稅及物價騰貴所引起的民心的動搖；因經濟界跛行化不生產的生產規模擴張所引起的資金不生產化；因生產擴大所起的反動之危險等等。並且因此所引起的每次編制預算時與財政當局間政治的衝突；健全財政主義或歲入歲出均衡主義與強力主義財政方針之對立，遂使我們不禁聯想到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秋季大演習後預算閣議的糾紛。

第二，便是強力政治強行與資本的摩擦，資本常是反對急激的變化，強力政治的主張者遂排擊財閥，嫌惡大資本。非法殺害團琢磨，以威脅三井三菱；滿洲建國的最初，現地軍部且極力排斥財閥大資本的侵入。大資本家為強力政治的主張者所忌避，他們的代表者有若干人被殺害，他們倒霉了。可是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像這類事情，他們還是不怕的。國社黨政權雖然那樣攻擊財閥和金融資本，可是他們沒有財閥的援助，還是沒有辦法的，國社黨所誇耀的「指導組織」，為之主持者，無一不是財閥代表者和大資本家。日本的財閥資本，在滿洲建國當初，雖為軍部所封鎖，可是到了建設時期，武力便無所施其技了，資本，而且大資本，乃有必要了。現在對滿投資的大部分，不是曾被排斥的財閥（三井，三菱，住友等）的大資本所構成的嗎？在國內方面，準戰時體制中心的軍需工業，也是絕對要倚賴財閥大資本的，今日軍事費中，流出民間者，十分之六七入了大財閥之手。如前面所說，強力政治的保守性——於資本主義，終局還是防衛的性質，一面雖表示反對財閥的姿勢，一面仍包含着不能貫澈的矛盾，大資本家決不歡迎因強力政治即時出現所起的急激的變化。

更有政黨和強力政治的對立，強力政治排擊既成政黨，主張解消政黨，一部且有喊着排擊議會政治者。他們所以攻擊既成政黨，因為既成政黨妨碍強力政治的即時實行故。排斥政黨的主張，因非常時內閣而表現，非常時內閣，雖也許政黨出身者參加，可是他的數目少，而且逐步減少，政黨出身閣僚所佔的椅子決不重要，不視為真正的政黨代表者，（觀廣田內閣政黨出身閣僚態度，便可以明瞭，）一切等等，實際上政黨是全被輕視的。第六十六屆議會時，（一九三四年），政友會代表山本悌二郎氏曾這樣說過：「首相的真意，是在實際上行官僚中心的獨裁政治，但為裝出舉國一致的體面的必要，及在議會裡得着便宜計，拉出少數政黨人為同道，而組成內閣罷了。」可見政黨方面對於強力政治並其主張者的軍部，是採取相當堅強反抗的。他們在議會裏，常常取着攻勢，像在第六十五屆議會（一九三三年）六十七屆議會（一九三四）六十八屆議會（一九三五）裏的反擊，都很可觀。第六十八屆議會的齋藤隆夫，最

但是，在廠方的眼光看來，觀點就大不相同。他們認為這些工人是侵犯別人的權利，因為，他們沒有權利來阻止願意工作的人。「這是犯法的事，」他們說，「應該將工人驅逐出外，因為，為什麼少數的人要阻止多數的工作？」

沿街有窗子的工廠，最適宜於「靜坐罷工」。窗子的功用，不但可作傳遞食物香烟糖果的要道，而且裏面的人，還可倚在窗口，和外面的人閒談，以解岑寂。此外，他們在裏面，也有種種的娛樂，例如打牌，下旗，打拳等等，以消這無事可做的日子。他們晚上睡的床是用桌子拚起來，如果廠裏洗澡的設備不敷分配，他們就用水桶向身上冲。換下來的內衣手帕，自己洗了以後，就隨便晾在電線上，也顧不得什麼「有碍觀瞻」了。

因為有糾察隊把守大門，所以罷工工人的出入，不能自由。在這種情形下，天才是極容易發現的。例如理髮師等這類必需的人，立刻工人中就會有人出來，自告奮勇的替同事理髮。同時工人中還有人設立臨時美容院，替女工們服務，又有人組織教育班，研究工會及國會法等有關的知識。如果得到外面報告說廠方要用強硬手段對付的話，他們就立刻動員，全體合作，嚴密戒備。

近議會的濱田國松，兩氏的演說，都是政黨對強力政治及軍部的意見的代表。又如選舉方面，他們雖在強力政治的高壓下仍是毫無衰退的情形，昭和十年（一九三五）的府縣議會選舉，昭和十一年的總選舉的結果，即可証明。政黨的勢力能夠如此，固然因爲他們有長期傳統的關係，而大衆反法西斯的動向，對政黨與以相對的支持，也要算一個原因。所以今日一般人雖然都說政黨無力化了，但在對強力政治的抵抗力方面，政黨還大有餘勇可鼓，在實際政治上，豈可抹煞他們。

最後，強力政治的抵抗者，還有大衆。大衆所以反對強力政治的速現，因爲知悉在今日的社會組織下，欲實現強力政治，惟有犧牲大衆之生活才可達成。增稅，物價騰漲，通貨膨脹，儲蓄減低，政治的諸權利之狹小化，工作勤勞強度的強化等，雖然都有了；可是工資俸給的停頓或低下所起的生活的壓迫，各樣情形，遠看諸外國強力政治的先例，近看親身所接觸的強力政治的實體，因而都懷了極度嫌惡的心理。這種情緒，就一般的言論和選舉結果，便表現出來。前者宇垣組閣時，一般大衆的動向，亦可充分表現反對強力政治傾向的濃厚。

四

對於強力政治的強行，在國內國外有許多反對的東西爲它的障礙。因爲主張者旁若無人的策動，雖然把它經非常時內閣之手一步一步的實現，可是至現在爲止，無論如何，只能夠得到漸進的進行，要想急進，是不可能的了。

原來強力政治係以打開資本主義日本的危機爲職分，它關於現下危機的克服，不以廢棄現有的機構爲達成的手段，而以機構的保持和補強，求其達成。故依社會機構的觀點，它帶有保守性，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強力政治的本質既然如此，所以和對抗勢力的資本，經濟，財勢，政黨，終局還是一致的。這些勢力，與強力政治，在根本性質上，決不背馳；所不同者，只有漸進急進的時間上之問題而已。因爲如此，這兩種勢力，很有容易安協的性質。

強力政治，在實現的過程，知道對於現實認識的不完備，知道抵抗勢力的不可侮，所以主張者的做法，不能不有若干變化。肅軍是其中之一；對大資本的讓步，也是其中之一；放下所謂軍事費爲生產的之主張，而承認其不生產性，都是從這裏出發的。

而在資本，經濟，財政，政黨等方面，也認識日本資本主義的危機而立於願加救濟的立場。於是他們對於強力政治的適應性，也漸漸的有了。

所以現在強力政治與其抵抗勢力，漸次的接近起來。此後固然難免不少的摩擦，對立，但依現在的情形，兩者間的鈎心鬥角，還不過是使強力政治實現的過程成爲漸進的罷了。在受軍部全幅支持的林內閣中，代表金融資本的結城豐太郎，做了大藏大臣；曾遭強力政治陣營的白眼的三井財閥前獨裁者池田成彬，做了日銀總裁，他們的結合，博得了財政經濟界的喝釆，使軍部對於豫算減削事，採取「大衆的容認」的態度，這是一樁多麽具有暗示性的事情啊。

雖然如此，可是以後呢？若遽爾斷定準是出于漸進的，那也有點危險。卜魯孚，巴本，希萊赫爾諸內閣漸進的法西斯化，其結果便給希忒拉政權

這種「靜坐罷工」的起源，沒有人知道，據說和甘地的「不抵抗」主義，似乎有相似的地方。這種方法，在煤礦工業裏，已經實行了好久，例如一個鑛工發現撐着的木頭不堪支持時，他就立即拒絕上工。兩年以前的秋天，一個匈牙利的礦工發明「自殺罷工」辦法，以不允出礦，集體自殺爲恐嚇，要挾資方承認他們的條件，這和「入內罷工」也有相像的地方。從此而後，經過相當的演變，遂致今日的「靜坐罷工」方法，彌漫於大西洋兩岸了。

成立，做了開路先鋒。這種前例，切不要忘記。何况是，無論漸進也罷，急進也罷，凡是向着強力政治進行，大衆的生活，總免不了要做它的犧牲，這種關係，尤其應該緊記心頭才好。（柴璇）

日本南進的路線

Geopolitique and the Future Expansion of Japa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r. 13, 1937

Dietrich Husemann著

未來的日本帝國應該建築在中國海和太平洋之間。日本將來的擴充，必須遵循這一條路線。

一般人常把日本叫做遠東的英吉利，她一面對着亞洲大陸，另一面對着太平洋，和英國一方對歐陸，一方對大西洋，情勢恰正相同。英國常有二元的外交政策，一是對歐的，一是對海外的。日本的外交，也有這兩重的傾向。但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側重海外，日本却還沒有決定那一條路線。在歷史上，英國放棄了所占的法國領土，而一意向海外擴展。於是英格蘭一變而爲大不列顛，再變而成功了不列顛帝國。日本現在對亞陸和太平洋方面，同時並進，還未決定專循那一條途徑。這種向兩方面同期並進的方法，從形勢上判斷，是不可能的，因爲日本的力量，不能抵禦聯合的反抗。日本和英國退出歐陸一樣，將要放棄她在亞陸的擴張。因爲地形政治Geopolitical 的原因，日本將要失去滿洲。

一九三〇年日本的小村伯曾經說過，「日本要求能容納一萬萬日本人的領土。倘使在下一世代中，不能達成這個目的，那末她在中俄美泱泱的國土中間，將要失措了。」日本的南進政策，對於食米的民族是再適合沒有的。

在歐戰前，俄國的著名報紙Nowoje Wremja 曾載有一位日本作家的論文，他的文中講到日本對荷屬東印度的商務說，「日本每年爲食糖一項，支出四千萬法郎，而實際上日本自己很容易去開發這個殖民地。日本方面對於歐洲一個小國却能在亞洲領有一個有三千八百萬人口的殖民地，認爲是不自然的。在三百年間，荷蘭只能移殖七萬人去東印度，但是日本在十年之內已經移民十一萬去台灣了。因此日本較比歐洲的小國有較大的道義上的權利，在亞洲佔有殖民地。」

據中山先生致犬養的函中，也曾提到此事，說日本在歐戰中，很可以造成這樣的一個帝國，以新加坡爲根據，不難進而囊括印度洋與暹越。

新加坡是遠東的門戶，英國的生命線，它在英國手裏便可以封鎖日本原料的輸入，它在日本的手裏，便可以攔截歐西各國的軍艦，以及從中，越，蘇門答臘，爪哇，澳洲與紐西蘭各地的輸出。日本知道這種形勢，英國的胸中也十分明瞭。遠在一九二一年，英國海軍的將領會議，已經見到新加坡在軍略上的重要。自從一九二四年以後，英政府更決定不讓日本將來向此方發展。當時英國派重要的軍事家前往巴達維亞和泗水，俾確定與荷蘭當局的合作，維持遠東的勢力。一九三四年一月英國駐遠東和澳洲的海軍將領也曾在「康特」號巡艦上，舉行重要的會議。

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上海英僑商會報上對於新加坡築港事，曾有下列的紀載：

據「工程師報」的消息，新加坡築港的主要工程，業經官方宣布完成。大部的沮洳地點，已改成船塢，和可供建築用的土地。又費欵四百萬鎊，築成鐵道一段。據一九三五年英國海軍預算案的說帖講，主要工程原定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完成，而船塢則於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間可以落成。軍港的

建築定於一九三九財政年度終了時最後完成。據一九二三年的估計，新加坡建築海空軍根據地共須欵一千一百萬。海軍工程估計為七百七十萬鎊，這項合同是海部於一九二八年訂立的。海峽殖民地政府捐助欵項，並土地三千英畝。中央的船塢已於前年完成。現正在興築一所二千二百英尺長的碼頭。這是英帝國在太平洋方面的國防計劃的一部。此舉可以令英國的艦隊在蘇彝士運河以東活動，不須再開往馬耳他島去從事修葺了。日本為對抗英國在新加坡的偉大防築計劃着想，便開始在暹羅活動。親英的暹王拉瑪第七世已於一九三五年春退位。日本想在暹境開闢一道克拉運河，把印度洋和太平洋勾通起來。這運河的長度僅須四十二公里。這和蘇彝士運河比較起來，在建築工程上要簡單得多，而在商業上却很能獲利。這樣新加坡便將成為一個最弱而最無用的軍港了。為暹羅而引起的鬬爭，現在業經開始，在實際上，他無異於為印度的鬬爭。現在日暹合作，已成事實。自一九三二，三三年以來，日本運暹的輸出已增加了四倍。讓予權遲早或將實現。英外部亞洲司對於這種情形，也十分注意（歷樵）

英新海軍預算

Navy Estimates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Mar. 13, 1937

上星期三英國海長賀爾爵士在衆院提出海軍新預算案，並且還有很長的演說，頗博得一般人的同情與擁護。在過去，英國因為不願使預算龐大，而致影響及未來的財政，所以對於新造艦計畫，遲遲未能見諸實行。一般關心國事者，對於這種政策，都表示不滿。英國海軍，一向是雄視世界的，在這各國競相擴軍的時候，若仍固步自封，不變已往政策，那末現有的地位，恐怕也要難以保持。所以英國新海軍預算的提出，已早在吾人意料之中。

英國放棄已往政策，是去年的事。因為英國本身已感覺要想保持和平，其唯一方法，祇有先從充實自衞能力做起，才能有實際的效果。假若還是自己騙自己，對於國防上的弱點，不加以改進，那末當局的領袖，是應該負完全責任的。拿過去的情形來說，英國本身，並不是完全軟弱無能，她的缺點，是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件，不能用她應有的實力，來應付一切。這種情形，依目前的世界大勢來說，實在不能再容忍下去。根據有充分的自衞而後才有和平的原則，英國自然有恢復她固有實力的必要。

賀爾演說的重要點，是英國對於海軍計劃，既不願與美國取敵對態度，也不願和德國作造艦競爭，目的完全在於自衞。英國自本年底起，預備建造新艦一百四十八隻，他國對於此舉，也許要加以批評，不過，希忒拉曾經說過，一國對於自衞能力的需要如何，祇有自己才能知道，根據這句話，英國的造艦計劃，當然是有她的背景的。譬如說，若照英國的幅員和她的海岸線看起來，這次的造艦計劃，似乎覺得太大，但是，英國是個島國，完全依靠海外商業而自立，而且屬土散處各地，若不加以補充，實力上似乎感覺單薄。所以新造艦計劃，是為補救這些缺點；不過，英國這種舉動，難免不引起相當的影響，例如英國人民，鑒於積極擴軍，一若大戰之將臨，而發生恐慌；其他隣近國家，亦將因此而感受威脅，覺着不安。

英國這次新艦的建造，完全根據大戰的經驗，從事改革。一百四十八隻新艦中，各級各類都有，據賀爾的聲明，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海軍已走入變化時期，所以這次的造艦計劃，完全利用各種新發明，務使設備上應有盡有，對於海空戰爭，都能應付裕如為主旨。不過，擴張海陸，雖為維持和平，但是因此而必須有龐大預算，也為吾人所不敢苟同。據統計，英國在過去數年及最近將來，所費於擴軍的，其數已離一百萬萬鎊不遠，這個巨大的數目，如果用在其他事業，造福於人羣的，也不知要有多少。在舉世痛詆擴軍的今日，英國提出這樣大的新海軍預算，其所以自解的，也祇能藉口充實自身自衞陣容而已。（陸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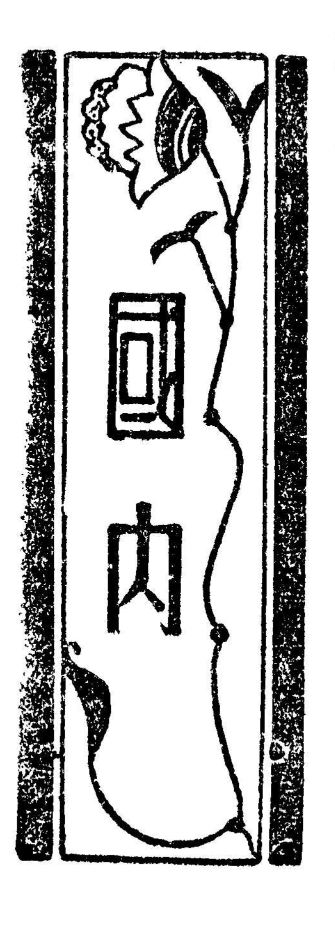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三月十日起至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止

西北問題，已圓滿解決，聞共黨已全部接受中央所提示之各點，共軍將改編爲四師，其他老弱者均遣散。今後團結國力，必可更進一步。綏遠舉行之抗戰陣亡軍民追悼大會，極爲熱烈，全國下半旗誌哀，汪閻等要人均往參加。又日本經濟界要人兒玉等一行，業已來華矣。

國外方面，日本議會，繼續其外交論戰。佐藤之幾次演說，明快而有力。國際觀感一新。惟因此掀起不少波動，右派議員，甚有迫佐藤辭職者，而海軍方面，則充分表示同感。墨索里尼出巡非洲，對於亞比西尼亞不安，當有所佈置。



大青山畔祭弔忠魂

綏追悼抗戰陣亡軍民大會，於十五日在綏垣烈士墳園舉行。中央派汪精衞前往參加，汪先日飛抵太原，晤閻錫山後，即於十五日晨相偕飛往綏遠參加。茲將詳情分誌如下：

汪閻聯袂飛綏主祭

汪，閻十五日晨抵綏，事先城內加崗，由袁慶曾布置戒備，郊外城南青塚機場途中，外層由鐵甲車隊拱衞，內層由步騎兵分別警戒，各地代表，各將領，各王公在機場列隊鵠候。汪，閻下機後，由傅作義前導，與歡迎者爲禮，汪與沙王阿王均握手致意。閻著軍服，鬚髮蒼白，微笑點首，精神甚佳。王靖國，趙承綬，湯恩伯，李服膺等列隊向汪，閻行軍禮，旋汪閻同車進城。壓道車一列在前警備，九時五十分抵城，鳴禮砲二十一響，學生軍隊火道致敬，民衆集合街頭，高呼「汪閻萬歲」，至爲熱烈。汪閻先同至汪行轅，接見沙王等畢。十二時半汪閻至烈士墳園追悼陣亡軍民，時各地代表軍隊人民及陣亡軍民家屬均集墳園，不下數萬人。旋公祭典禮開始，公推汪主祭，趙丕廉代表林主席孔財長，熊斌代表蔣委員長，位列汪次；再爲各地代表，閻率傅等立最後列，行禮如儀，宣讀林，蔣，汪，閻，傅祭文，極莊嚴哀肅。閻默立沉思，至表哀痛。汪俯首肅立，莊重悲悼，祭畢，閻汪率衆步入墳園瞻墓。大青山下，烈士墓幾一望無際，墓前遍插花圈，汪閻憑弔頗久，直至二時許散會。汪之祭文如下：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兆銘，致祭於綏遠抗戰陣亡軍民之靈曰：保衞領土，維護主權，凡爲國民，頂踵同捐，維我烈士，仡仡桓桓，奮其忠勇，所向無前。熱血所揮，山河生色，彌留已完，日果霜烈。一坏黃土，慰我忠魂，精神不死，大地長春，上告列祖，下貽子孫，芳馨薦祖，熱淚沾墳。嗚呼哀哉，尚饗。

林蔣閻傅祭文哀詞

林主席特派趙丕廉代表致祭，又備就誄文一篇，其文云：桓桓多士，忠勇無儔，誓遏寇虐，捍衞神州。雨雪堅氷，裂膚墮指，奮鬥無前，卒伸正義；骨暴邊城，血膏沙漠，氣激風霆，光爭日月，陰山巍業，長城崔嵬，雲車飈馬，魂兮歸來。蔣委員長祭文，詞極哀壯，文云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蔣中正敬以香

花濱果之獻，致祭於綏遠陣亡將士之靈曰：征蓬蔽野，飛雪浮天，羽書電激，爵策風傳，胡馬南侵，雄虺九首，敕勒陰山，叢爲寇藪。嗟爾將士，秉命實邊，長城飲馬，絕漠控弦，斥堠傳驚，長鯨奔突，誓斬樓蘭，綏我藩服。一戰再戰，前偃後登，風毛雨血，浩氣憑陵。卜式輸軍，汪琦死國，畢竭精誠，軍民一轍。既克百靈，旋復大廟，血肉同熠，川原永耀。鯨鯢既戮，京觀既成，皚皚冰霧，耿耿光精。築塚祁連，異代同軌，國魂沉沉，隳而復起；風雲正急，益念驃姚；豐功待紹，責在同胞，銅柱銘勳，燕然勒石。英爽猶生，尚其歆格。嗚呼哀哉，尚饗。閻錫山祭文如下：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謹以香花酒醴庶饈之儀，致祭於民國二十五年綏遠守土抗戰陣亡軍民之靈曰：國步艱難兮，天驕肆毒；胡馬憑陵兮，邊疆危蹙；萬民赫怒兮，千家號哭，一髮機懸兮，存亡此卜；袍澤多英兮，民情奮謖；矢志殺賊兮，心同力戮；陷陣摧堅兮，扶傷繼仆；斷股揕胸兮，甘如飲醁；頑敵披靡兮，名城克復，身歿沙場兮，功在民族；偉績昭宣兮，千秋炳燭；追維先烈兮，百感交觸；國難方殷兮，禍機仍伏；志決身殲兮，殊勛孰續；珈粱一奠兮，心香三祝；浩氣英風兮，通余誠肅：來格來嘗兮，歆茲芬馥，嗚呼哀哉，尚饗。傅主席哀詞如下：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綏遠省政府主席兼晉綏軍剿匪總指揮傅作義，謹以最敬禮，致祭於我抗戰陣亡軍民烈士之靈前曰：這次綏遠抗戰，敵人用飛機大砲，摧殘你們的肢體；毒氣瓦斯遏止你的呼吸，還加風雪嚴威，刺裂你們的肌膚；但是憑你們熱心的沸騰，終於戰勝一切，完成下列使命；一，盡了軍人守土的責任。二，保全綏遠領土主權的完整。三，恢復已喪失的民族自信心。今天大家到這裏來，都抱着沉痛和深切的憑弔，不僅你們共患難的戰友，還有全國最高的政治領袖，和各省的代表，以及其他各界的同仁。不僅綏遠一隅的表現，這是全國整個的敬仰，不僅目前暫時的激烈，這是將來永久的拜崇。我個人對於你們不但表示悲哀，回想起殺敵忠勇反增強了羨慕。要知道人生的短促，誰能不死，可是死的代價，就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的懸殊。我們後死的人，縱然抱着必死決心，能不能得到了這樣死的機會，又未必都像你們這樣光榮。你們在抗戰的時候拋棄了父母慈愛，捐除了妻子依戀，但憑報國精神，而不顧一切；我們未死者，要替你們盡了仰事俯蓄的義務，使你們在天之靈，得到安慰。將來一面請政府優予撫卹，一面向社會極力呼籲，以你們這樣壯烈的犧牲，或者引起大多數同情的援助。你們也許對你們的使命，還不大放心，我敢代表作一句懇切答復，現在中華民族走上復興之路，相信你們遺留下未完使命，一定有最後的成功。因爲你們的鮮血灌溉了四萬萬人的心苗；充實了自力更生的信念，祇要我們後死者一息尚存，應當繼續着你們昭示的偉大精神，共同奮鬥，我們虔誠的在諸烈士靈前喊幾句口號，權且結束這一篇沉痛的哀思，就是你們爲國家之生存而奮鬥，你們爲民族解放而奮鬪，中華民國的前途，雖不由你們手裏完全建築成功，可是用你們的鮮血來開闢了一條新的路線。你們看着我們要循着這條復與大路，踏着你們光明的血跡，一致努力前進，勇猛的前進。

日經濟考察團抵華

日經濟界要人兒玉等一行，十二日離日，十四日抵滬，當晚晉京，應我當局之招待，蔣委員長並由廬山趕回首都接見兒玉等。預定兒玉等十七日回滬，參加十八日之中日貿易協會首次大會。聞該會並無重要提案，日方提出之問題，將在會外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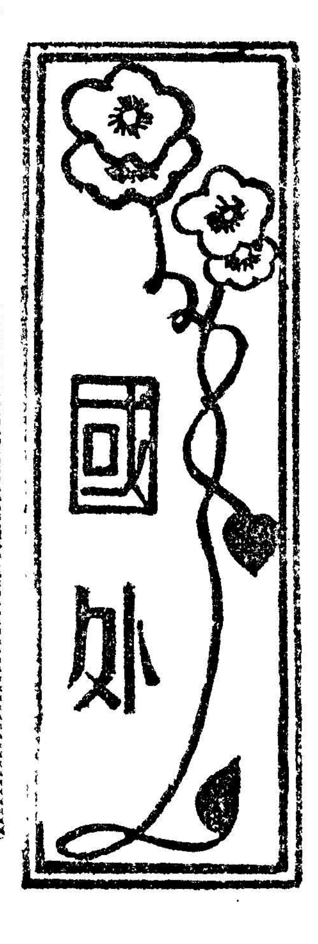
團員一行共十三人

該團一行十三人中，除兒玉外，尚有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委員長（日華貿易協會副會長）飯尾一二。三菱商事會社顧問（日華貿易協會理事）三宅川百太郎。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東洋紡績會社社長兼大日本紡績聯合會委員長（日華貿易協會理事）莊司乙吉。日清紡績會社社長（日華貿易協會理事）宮島清次郎。住友銀行常務理事大平賢作。日清汽船會社社長（日華貿易協會理事）掘新。豐田紡織會社社長豐田利三郎。三井物產會社常務理事石田禮助。三菱合資會社參事秋山昱禧。日華實業協會理事，（日華貿易協會理事，）油谷恭一等人。均係日金融實業界之中堅份子，年齡均在六十歲左右，年高望重，在社會上有深厚之潛勢力，且多半曾經到過中國，與中國人士發生過相當之淵源。惟其中有一年齡最小，且從未來過中國者，係大日本製糖會社之社長藤山愛一郎。藤山氏今年僅四十一歲，較之其餘諸人，自是「後進」，但渠根基非常雄厚，渠係已故糖業巨商藤山雷太翁之長男，現爲藏相結城豐太郎之婿，擁有百萬以上資產，在日本金融實業界中，有舉足輕重之魄力。現除任製糖業會社社長外，並擔任糖業聯合會會長，東京株式取引所理事，東京商工會議所常務議

員，在東京少壯實業界中，居於領袖地位，時常以活躍之姿態，在政黨背後，左右一切。在日本社會上已擁有卓立不可動搖之勢力。渠係慶應大學之高材生，畢業之後，又到英國留學數年，對於國際情勢，有深透之認識，因爲受過歐美文化之薰陶，所以思想胸襟，比較開闊，與一般日人之見解頗有出入。渠不喜爲狹隘的國家主義者，對於軍部之行爲，常抱有一種非難之態度，渠如一西洋傳教士，有樂善好施之性情云。

京中日當局之歡宴

一行十五日晨七時抵京，上午十時謁陵後，由兒玉領導至林主席，汪主席，蔣院長，孔副院長，吳實長，張鐵長，俞交長，馬市長等處各留名刺致敬，旋又推派會員分頭至各院部會晉謁各長官致意，午應川越歡宴，王寵惠，蔣作賓，許世英，吳鼎昌，俞飛鵬，張嘉璈，陳樹人，翁文　，徐謨，陳介，程天固，彭學沛，馬超俊等四十餘人被邀作陪。席間首由川越致辭，大意謂今日設宴全爲介紹來華出席中日貿易協會大會之日方各代表與中國政府方面要人相見，承王外長許大使等光臨，不勝欣幸。近年中國建設，日益進展，上下一致努力，于近代國家的建設，日方已漸次發生諒解對華新認識等論調。各團員此次來華，滯留時間雖短，但以其專門智識作正確深切觀察，必能獲得深切之認識，帶回日本；日方團員均爲日財界有力份子，當可將其專門智識及經驗供獻於中國，同時日代表來華，自可促進融和兩國國民之感情，爲調整國交之基　。有人說，此爲決定問題之先決條件，亦頗有理由。因爲感情融和，則一切問題可以解決，兩者互爲因果，故須努力使兩者均得實現；此次經濟團來華，對國民感情的融和，想必可以得相當的成就云。次王外長答辭，大意謂：今日承川越大使設宴，介紹日經濟界諸重要領袖，至感謝；大使曾表示，此次日代表來華考察，對增進兩國邦交，必有良好之影響；並謂增進邦交，須先融和兩國國民感情，本人亦同此感想，本來中日兩國鄰居東亞，本應互相親密，共同致力於世界文明之改進。但何以兩國民間目前猶常有中日仍須親善之表示，且此種表示反復高唱不已，由此可證在兩國人民之間似有若干隔膜，希望此次來華之日經濟界諸領袖，乘中日貿易協會大會之際，與我經濟界領袖開誠布公交換意見，俾得共同努力於兩國邦交之增進。王詞畢，席散，全體於下午四時三十分應交鐵兩部長茶會，俞張親至出席招待。晚應吳實長歡宴，席間吳氏致詞，原詞如次。春風蕩漾中，來歡迎嘉賓，舉坐當不勝愉快，今天的嘉賓，是東鄰經濟界最有力的領袖，爲謀兩國經濟之提攜，不辭遠道而來，這是兩國人士所當感謝的；尤其本人，現爲中國實業行政長官，且曾於前年參加中國經濟考察團赴日本觀光，故就過去現在公私兩地位言，更多特別親切感想，而抱無窮期望於諸君。回憶本人等前年赴日，正與諸先生此次來華抱同一之目的；可惜東渡時期，恰交冬季，空氣一天一天的寒冷起來，我們去撒播的經濟提攜種子，不免爲冰雪所摧殘，未得發育生長。今諸先生之來，正值仲春，空氣日益和暖，我相信諸位先生散播之種子，一定可以蔚然成林，保障兩國間空氣長在春風沐浴中，中日兩國間，經濟必須提攜共進，乃係自然的道理，而不能早日完全達到此目的者，或係人爲不善。我想提攜兩個字，就其目的言是「互利」，不是「獨善」，就其方法言，是「握手」，不是「摩拳」，中日兩國人士，若瞭然提攜兩個字之眞象，所謂中日兩國間經濟提攜之希望，必可達到無疑。本人亟盼望中日兩國經濟界人士，尤其中日貿易協會諸先生，將兩國間人爲不善各點，藉嘉賓來華之機會，切實的交換意見予以研究討論。我相信一定可以發見光明正大之途徑，俾今後兩國朝野間，得以共同邁進也。藉以非詞，敬祝兒玉團長暨諸位先生健康與成功。繼由兒玉致答詞。首述感謝招待盛意，次謂前吳部長曾赴日，正在冬季，天氣惡劣，其時中日貿易協會尚在草創，現在又屆春令，天氣漸趨暖和，中日協會比較自可多得活動之機會，爲兩國利益盡力。好在吳部長亦爲本協會發起人，對於本協會之會務，希望多予匡助云。繼由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演說，略謂本人今日以日本國民之地位說話，深覺今日中日兩國感情不十分融洽之原因，或在兩國地位太接近，相互間太明白之故，中日兩國文明近來多取法西洋，因此兩國對于西洋學術皆有崇敬之心，而兩國相互間則反缺少崇敬之觀念。中日兩國猶似夫婦，能相敬相讓，則愛情彌篤，雖偶有爭執，終可言歸於好等語。



日外交動向仍閃鑠

日新外相佐藤，近迭在議會有明快之外交演說；十一日在衆院答鶴見祐輔之質問，尤爲大胆，引起國際之注意。右派議員事後多所指摘，並有迫佐藤辭職之意。而海軍方面，則明言表示贊成，佐藤於會後迭有補充說明，顯欲閃鑠其辭，以免引起糾紛也。

佐藤答鶴見之質問

同盟社東京十一日電：今日衆議院大會，因政民兩黨提出外交緊急質問之故，出席者至爲踴躍，即傍聽席上亦無立錐餘地，其盛況當屬空前。民政黨之鶴見祐輔，對於外交提出緊急質問如左：「現在對於我國外交之根本原則，欲詢及佐藤外相之見解，歐洲現在瀰漫其非常之擴張軍備熱度，英國勞動黨尙且拋棄其多年之主張，以左袒國防之充實。余之所詢，係此種歐洲國防熱對于我國之影響，值此戰爭爆發之危機，外相應如何考慮，倘竟發生不祥事件，我國應採取之態度若何？日本帝國若不欲捲入歐亂漩渦中，則採取若何外交根本方策，余以爲澈底維持東亞和平，超然處于紛擾以外，當爲根本方針之一，外相以爲如何？至我國現今外交之左列六件，亦請外相明白表示見解。（一）第一即爲秘密外交問題，如日德協定，我國國民尙在不知不覺之中，而世界早已認爲大問題，我國對此未能加以批評，政府亦無維持方法。（二）關於日德協定之運用，國民亦未知其本質之所在，國外則認爲係政治協定，今後對於此種要點，應請以妥當方法加以說明。（三）關於日蘇關係之明朗化，爲解決「滿」蘇國境問題起見，究具有若何方策？（四）日英親善之具體方針若何，政府雖主張日英親善，而事實上日本商品備受英國各地之排斥，日印，日澳協定雖暫告成立，但尙不能滿足。（五）對於日美關係之將來，切實之問題當爲海軍軍縮案，此事實以中國爲中心之兩國問題，歷來美國之對華，原爲純粹之經濟政策。但自華府條約以來，已變爲政治上之政策，近來兩國間發生海軍軍縮問題，而最近美國之政策復變爲經濟上之政策，因此日美間當無衝突，外相以爲何如？（六）最後即爲對華政策，外相有無對華與各國協力以圖打開日華關係之意？中國之改訂關稅，日本率先與議，此事非獨中國有利，日本亦屬有利，外相以爲若何？其次則爲對華投資，外相抱有若何意見，外相在貴族院說明日華交涉應以對等之立場行之，此語恐反有發生誤會之虞否？（此時鼓掌之聲大起）中國之統一與繁榮，當爲日本國民所希望，務請看清此點，歷來動輒誤傳我國之眞意，是否被其蒙蔽耶？吾人對於此處至爲憂慮。上述各節，請詢外相見解之若何？」其次由政友會之蘆田均提出質問：「佐藤外相曾在貴族院大胆披瀝方策，博得良好之反響，但吾人認爲所言抽象，未能察悉其具體內容，頗爲遺憾，僅謂三方圓滿攜手進行而已。吾人在每屆議會得聞此種甘言者屢矣，仍令人備嘗辛苦現實之極端苦味者也，現在提出質問於左：（一）軍備與外交之調和將如何辦理，國防，財政，外交，其綜合國策是否抱有，至謂今｢之日本處於孤立。以中國與蘇聯爲假想敵國，海上則以英美爲目標，非建設海軍不可，陸海軍當局暫時無意增加軍費，諸如是類之語言，實爲認識不足之甚者。吾人將遇更鉅之軍費要求，外交當爲廣義國防之重大支柱，仍望政府陳述直率之見解，爲要。（二）對蘇外交，在我國爲重大問題，然兩國關係既無協助，又無戰爭，以此現狀，則究將若何，當可推知，日蘇兩國關係之中心課題，並非在共產主義之宣傳，倘以共產主義爲中心問題，則我國將捲入思想集團之旋渦，而遭莫大之慘禍，日蘇國交是否應離開共產宣傳而進行耶？（三）關於對華政策之改善，當由明示大陸政策之界限而出發，日本究以何處爲其止步？此項威脅所至，則兩國之親善豈有可望，當在經濟提攜以前，首先將政治上之不安空氣爲之掃淨，至爲必要。余認爲實現外交一元化，更爲絕對必要，外相以爲何如？（四）外交國策之根本，應請說明，此時若給與侵略領土之印象，當爲國民精神之絕對不許者也，現今應當高揚通商自由之大旆，在和平中向世界進行，希望外相給與明快之答覆。」

外相佐藤登台作答：「歐洲是否將爆發莫大危機，余認爲戰爭不致若此簡單爆發者也。戰爭爆發之要素，同時亦有反對之要素，此即輿論之力也。吾人現在當無造成經濟集團之必要，日德協定目的在防共，並非投入法西斯陣線，故對於他國之親善關係，不致發生破綻，但可認爲係一時之誤會耳。我國亦不至因此項協定而捲入歐洲糾糾旋渦。我國對於中國蒙古，自應尊重其自主之立場，日本之外交方針，可以公開，毫無愧處。對美外交，亦當結成明朗之關係。日華關係之基調，必須以平等立場辦理交涉，此事不過述及極其平凡之根本基調而已。對華方策，當爲公正，若欲最少限度之規定，當無任何躊躇之處也。由各國觀之，亦不至挾有任何疑念，中國想必亦所同然。蘇聯與第三國際之關係，余所述者，世間認爲第三國際之去蘇聯，須俟百年河淸，有此批評，此雖爲當然之批評，而余認爲第三國際之特殊團體，當然

存在，故我國亦不能不採取特殊手段也。日蘇兩國既屬國境相接，則發生各種問題如日德協定者，亦爲當然之情形，若兩國以誠相見，亦不難達到協調也。余認爲中國所慮者及吾人所主張者應在互相披瀝充分諒解之下，進行交涉。「危機」之語，若意在國際關係緊迫，則爲萬國共同之情勢，非獨日本之危機，故毫無慌張之必要。若日本之國度，國民尤應沉着，不可操之過急，危機當前，是否應戰，當由日本自行考慮。（鼓掌）日本若有此考慮，則可免危機也。」（此時鼓掌之聲大作）答辯完畢，七時三十五分散會。

對華政策將有變更

中央社東京十二日電，日外相佐藤尚武十一日在衆議院之演說，其中關於中國及值得特別注意之點，可如下述：（一）關於組織日「滿」集團，佐藤認爲就現狀推斷，此項組織應否進行，極屬疑問。集團之組織，僅能於緊急時期行之，現時在滿洲尚有許多任務，留待日本進行，此類工作，皆尚未成功，故於現時談集團組織，未免過早。（二）關於滿洲問題，佐藤謂「滿洲國」業已成爲堅定之現存事實，日本在歷史上與滿洲有密切關係，故日本將來與中國進行談判時，將斷然不提出滿洲問題，日本對於毗連滿洲區域內之權益及保障此項權益之方策，現正在考慮中，此種問題是否應與中國協商，亦在考慮中。（三）關於協助中國問題，佐藤謂對中國統一及復興之努力，予以道德上之協助，誠無問題。日本不特應表示深切同情，且應在可能範圍之內，予以協助。（四）關於對華外交根本方針，佐藤認爲無加以任何變更之必要，前內閣所說明之外交政策的原則，僅表示日本應努力之目標，惟求達到此種目標，有各種不同之路線。而此種路線，即爲彼所着重，換言之，彼覺迄今所採之方法，有重加檢討之必要。佐藤否認彼與首相及陸相杉山之意見有紛歧之處。（五）關于平等主義，佐藤同意于各質問者之意見，即力持平等主義可能引起中國方面之不良反響，惟創造基礎，或良好空氣，以打開中日關係所陷入之僵局，佐藤重申其爲極端需要。繼謂日本之政策苟極公正，則縱令吾人昭告世界，並與中國談判最低限度之要求，以保障日本之權益，亦無須躊躇。吾人強硬堅持吾人最低限度要求，並非無理，如依此方法進行談判，而仍有困難，則吾人惟有待他方變更其態度，別無他途可循也。上述數語，極爲重要，其含意值得吾人仔細研究。（六）關於對美在華關係之調整，佐藤謂日本對華中，華南現仍如前遵守門戶開放政策，並決定尊重中國全國主權云。此點亦極屬重要。蓋對於所謂門戶開放政策，並未述及華北也云。又路透電：新外相佐藤日前雖表示日政府之對華政策將有重要變更，但今後闡明渠之對華政策與其前任諸員，並無大異之點。昨夜佐藤在衆議院演說，其要點如下：（一）贊同有田任外相時所定之三基本原則。（二）宣布中日兩國縱重開談判，日本不欲以「滿洲國」爲交涉事件，因「滿洲國」今已成爲事實故也。（三）聲明日本決遵守華中華南之開放門戶政策，其意含有日本不欲放棄其華北特別利益之見解云。

英國加緊擴充海軍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路透電：今日海相賀爾爵士在下院提出海軍概算案時，對于政府改組海軍之努力，曾有動人之敘述。賀爾稱由於過去數年之毫無動作，今已不得不將普通十年之計劃，提早於二三年中速成之，今所請求議會批准者，即海軍費一萬萬鎊，及新建八十艘之建築程序云。賀爾繼稱，此項建築程序，即在本年年終，在建築中戰艦之總數可達一百四十八艘。內有主力艦五艘，飛機母艦四艘，巡艦十七艘，凡屬海部人員，均已深知此項建築之不可再緩云。海相賀爾，今日之演說，大部份係答復如下之各問題者。（一）現英國所造之艦隊，是否能在新環境中適用。（二）建築程序究以何種海軍方針爲根據。（三）海軍軍備競爭之前途如何。關於第一點，賀爾稱英國之海部及各艦隊人員，無時不在研習戰爭之教訓，而與時代變化俱進之中，各種大小規模之試驗，均在著著進行。即如炸藥之轟炸力，在金屬各部份之力量如何，亦其一端。因之此後軍艦之建築，亦將依照十八年以來各種問題研究之結果成之，決不沿陳襲舊之格式，或摹仿他國之範本。而每艦之圖樣，將悉以戰事之經驗及試驗之成績爲根據，即以主力戰艦而論，在此五艦式樣未定奪之前，有各不相同之圖樣十八種，經各方面測驗之後，始有最後之決定。賀爾繼論將來所需要之艦隊，對於四項問題應有相當之注意，（一）空軍襲擊之危險。（二）根據地之安全。（三）交通不受襲斷，尤其在狹海之中。（四）襲擊能力。賀爾稱前歐戰開始之時，英海軍對于新與之攻擊利器，可云一無準備，但今日則已有十七年之光陰，可以發展反攻之勢力。蓋海軍亦自有其空軍之威力，而防空武器之偉大準確，亦非一九一八年以前所能夢及，故今日之艦隊或主力艦，敵國空軍對之，已不能視爲易與矣。

海軍軍港安全問題

至關於根據地安全一點，經陸海空三方查考之結果，因海軍根據之保護工作，大半仍屬之於空軍及陸軍之故；已足表示此種根據地之堅強不可破，不論艦隊之是否駐紮於該地。至海上商航之交通，尤其在狹海之內，因水面上之襲擊，仍屬最大之危險。故軍艦之數目，亦須相當充分，俾得盡其保護商航之責；而空軍對於此問題亦極注意，當然詳細之計劃，今非宣露之時，但屆必需之時，英海軍自能應付裕如也。賀爾並稱，海部商部與航業界之間，已組有一種代表委員會，對於海外商航之不受阻斷，正在研究籌劃應付方策云。賀爾繼謂，今日國家自衛之策，仍須勇猛進攻，攻擊決非敵人之獨有利權。賀爾於陳述一九一四年以來種種國際變化之中復稱今不如昔之情狀，固比比皆是，但亦有一差強人意之事，即英美之間已毫無敵視競爭之想；並據英德間之海軍協定，兩國之間亦已決定不作海軍軍備之競爭。賀爾稱：一九三六年之海約，世人每不加重視，但此約究已將質的競爭，加以確定之限制，故甚望海上列強能多多加入，俾英國亦可將該約加以批准。

英政府新造艦程序

賀爾又稱：彼現尚不擬以國家數目字為對象，而明示英國海軍力量應有之標準，但彼敢言者，即為欲維持帝國商業航路安全起見，實不可不有強大艦隊，以資東西兩半球商航之周密保護云。賀爾稱：新加坡之海軍根據地，在最近二三月之內，即可完成；並謂英海軍力量增加之目的，無論在本國自衛，或國聯盟約下集體安全方面，均屬同等重要。故對於海軍建設程序，倘有加以批評者，多屬對於缺陷方面，而非對於過份處有所不滿。但在此瞬息萬變之環境中，建築程序，必須有伸縮性，即以現在擬行之擴張而論，無論智的方面，或實用方面，均已顧及云。以主力艦而論，一九三七年中，將有五艘開始建築，因現有之主力艦十五艘，其中十二艘之年齡，已逾二十歲，否則各列強若干年來對於戰艦之建築，將使英國落後也。此項新戰艦，約為二萬五千噸，裝有十四吋口徑之砲，其速度較諸現有各艦均優。更以巡艦而論，本年新巡艦七艘築成之後，英國將有不超過年齡之巡艦五十三艘，超過年齡之巡艦二十三艘，至於超過年齡之巡艦，此後暫不廢棄，將架以高射砲，而作狹海中護衛之用。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三月十日起
至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止

三月十日　星期三

△蔣委員長抵牯嶺休養
△于學忠返甘結束省政
△邵力子就宣傳部長職
△法衆院通過國防公債案

三月十一日　星期四

△許世英由滬晉京
△佐藤又在衆院說明外交方針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五

△日經濟考察團啓程來華
△墨索里尼抵北非

三月十三日　星期六

△汪精衛飛抵太原
△許世英辭職慰留
△新羅約問題德義復文送出

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

△蔣委員長返京
△日經濟考察團一行過滬晉京
△英大使許閣森由漢赴湘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一

△汪閻抵綏
△綏舉行抗戰陣亡軍民追悼大會
△日考察團抵京
△鄧寶珊謁蔣
△王寵惠徐永昌宣誓就職
△佐藤接見芳澤等解釋其演詞
△達拉第宣布法整軍程序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綏公祭陣亡軍民
△宋子文飛京
△蔣招待日經濟考察團

日本佐藤外相之對華外交觀

日本新任外務大臣佐藤尙武於本月八日在貴族院答復關於外交問題之質問，就對華外交表示其具體意見，至足注意。氏首先聲明：『前內閣所採行之方案，有充分檢討之必要，凡與現局不適宜者應設法予以改變。』比點明示日本對華外交至少在方法上應有變更。繼則謂『在外交上不應忘却對方。』此語頗能道破日本自來對華外交獨逞霸道之病根。嗣卽明白揭出『目前中日問題，只有吾儕（日本）改變方法，另從新起點着手，方可解決。』且謂『過去一切應付諸東流，重新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語次更顯示中國苟有決心，日本必予以各種便利，從事談判，甚至變更已往談判之內容，而其條件爲『不犧牲與日有密切關係之利益。』以上種種言辭，其語氣不特比較九一八後內田之焦土外交幾有隔世之感，卽視廣田有田之協和外交，並見開明。此際日本人士對於佐藤此等表示在中國之反響，極爲重視。吾人願以中國國民立場，直率披陳所感如下：

第一：吾人自來持論，認爲中日協和乃遠東和平之基幹。蓋中日間果無問題，則蘇俄對日少衝突之機會，英美對日減摩擦之因素。試溯最近數年間，日本國際環境惡化所由來，何莫非中日國交破裂之所致。而日本現在一面須與世界大陸軍國之蘇俄對抗於陸，一面須與世界大海軍國之英美競爭於海，悉索敝賦，擴張軍備，迄仍不能免於危懼，而同時更須顧慮中國之振興，與其如此，何不釜底抽薪，根本對中國攜手，改造遠東大局，以自拔於國際忌嫉疑懼之境地。佐藤外相之對華外交，如果以此爲基本信念，自應堅定不撓，排除萬難，期於有成。關於此點，吾人甚望佐藤氏自重自勵，勿因一時困難，或有動搖。

第二：中日國交破裂，係由東北問題而起，將欲根絕兩國國民之惡感，好轉日本國際之環境，自宜直率勇敢；以合理方法，解決東北問題。佐藤氏所謂『不犧牲與日有密切關係之利益，』不知是否包括中國東北四省在內。如其然也，則枝節的談判交涉，至多不過作到暫時相安，斷不能語於長久至計，憶上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之時，其首席代表松岡洋右曾謂『滿洲問題』之是非曲直，惟『時』可以判決之。今寒燠數更，日本占領東四省之眞正得失，與其前途之實際利益，當可得一正確計算。佐藤外相果以解決中日根本問題爲日本將來之外交樞紐，自不可無解決『滿洲問題』交還中國主權之覺悟。關於此點，吾人尤望此日本大外交家具有勇氣與英斷也。

第三：在根本問題未經解決以前，治標之法，自宜立謀徹底解消近年來中日間一切不合理不適法之事實狀態，尤以冀察各地之情形不容放任。吾人固知察北匪僞，侵擾綏遠，近已斂跡，係由導演者變更計劃而來。平津浪人，煙賭營業，略知顧忌，係由使領館實施取締所致。然而冀東一隅，換國旗，立銀行，發鈔票，背叛國家，擾亂經濟，絕不以時勢之轉變有所悛改，足徵發縱指使者一方，其命令並不能貫徹於下。又如平津外人機關違法捕人，依然時有所聞，豐台建築營房，交涉迄未解決，軍用飛機，仍復自由航行，走私浪人，猶是肆無忌憚，甚至西部內蒙古額濟納旗特務工作，尚未停止，而某某地方，更有增添外軍之消息。凡此均爲招致中國國民反感，妨礙中日國交之事實，若不澈底解消，一新方式，前途仍無樂觀可言。吾人對佐藤外相之對華外交意見，極表敬意，而對其此種努力之能否突破傳統勢力，內外上下，貫澈到底，實不能無多少的懷疑，而期待其加度奮發，切實爲對內的調整與統制。就上述觀之，無論治標治本，皆非咄嗟可見成效，故改造中日關係，需要絕對忍耐。關於此點，因日本國民性之躁急與敏感，亦殊令吾人不安。吾人以爲日本此時首宜調整內部，完成統制，使佐藤外相之對華外交觀，至少在冀察平津一帶，即有顯著之事實表現，則中國國民對日本之疑懼與不安，漸可消滅，而外交談判不難進行。至於一部分日本人士以爲佐藤演說，或將使中國對日採取強硬態度一節，殆出誤會，且適以証明日本對華外交之不易轉變，與夫中日國交前途之難遽樂觀。良以中國對日外交

，歷年皆有明白坦率之表示，前日外長王寵惠博士就職，雖不似佐藤氏有前述明暢的演說，然而國民黨最高機關卽五屆第三次中央全體大會在本年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內中關於對日外交鄭重述說其近年來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之主旨，而願在確守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之原則下，與日方求得初步之解決，使匪僞失其依附，主權克臻完整，以開兩國懸案和平解決之端緒。根據此義，則察北冀東主權回復，與夫一切不合理不適法的事態解消以後，中日間一時平和相安之局，必可出現，更進而解決根本問題，亦自易易，是在日本之有以示信於人而已，固不必以中國態度爲念也。

（錄三月十日津滬大公報）

中日意見之距離

日本佐藤外相本月八日在貴族院發表其對華政策之意見，各方反響，甚爲鉅大。吾人昨已著論，略抒所感。玆者續得東京電訊，甚可注意，因更申論之：

吾人首願指出希望國人注意者：卽中日意見距離甚遠是也。國人須知：九一八以後，日本占熱河，略察北，攫冀東，窺綏遠，甚且飛機自由飛航，竟至深入西蒙，廣設機關，策劃分裂，以作截斷中國大陸交通之企圖，而『華北五省特殊化』之運動，更迄去年夏秋，猶未停止焉。迨至去秋南京交涉，我方堅執立場，綏遠挺戰，決絕抵抗，而陝變結束，出人意料，中國統一基礎，益臻鞏固，始使日本有識之士，懍然我國非復『吳下阿蒙』，相率發爲『對華新認識』『對華政策再檢討』之議論，因以誘致最近林內閣對華新觀點之表現，其原因固不盡在日方之省悟也。迴憶二月十五日日本林銑十郎首相在議會發表對華意見之次日，同盟社東京電，卽解釋林氏所說，謂『林內閣之對華政策，以親善工作爲基礎，但爲達成此目的，不辭實施強硬措置。』此言不啻將和顏悅色之外貌，一剎那間，重行恢復其猙獰面目。八日佐藤外相在貴族院之演說，亦甚娓娓動人，而同盟社九日東京訊，一則曰：『中國之要求，如一部份人所主張，爲取消華北政策及其他非現實的無認識之強硬者，則佐藤外相企圖使兩國關係歸於常道之努力，亦不得不歸泡影，而失其功效。』再則曰：『就保全領土一項而論，中國方面如照其理想，卽時要求解消冀東政府，或出於否認中日『滿』三『國』接壤地特殊性之態度，則不論兩國外相言論如何巧妙，其不過終於言論而已』。由此觀之，是日本意見，並冀東察北問題，且不願談，此與中國方面之見解，相去何等遼遠？抑以中國中央地方當局之對內關係言，此兩事如無解決辦法，對於國民，責任上直無以自解。在中國認爲起碼應當辦到之事，日本猶且不願置聽，則中日外交常軌化之希望，寧非等於海上仙山之可望不可卽乎？前日朝日新聞著論，指摘過去數年間日本對華外交，謂『目前僵局之主要原因，實由於日本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狹窄之觀點』。觀於日方對佐藤外相演說之解釋，彌使人感覺此『狹窄之觀點』之有力，而不能不使人對前途懷抱悲觀。吾人因此，希望國人充分警戒，認清中日雙方意見距離甚遠，勿遽懈弛其悚惕緊張之心境，而須有隨時應付非常難局之準備。

雖然，就日本國內一般大勢測之，對於中國確有『刮目相看』之傾向，而其政府對華在方法上實不無略見改善之徵兆，此點當然值得吾人歡迎，而應有以善用之。因是吾人更希望國人認清，最近之些許轉機既與自身努力有關，自宜愈加奮勵，盡其在我，期於誘導此略見端緒之外交機會，以卽於前途有望之域；同時希望政府亦加警省，格外努力，並在不喪權不辱國的一貫政策之下，迅再檢討肆應對日外交之方略，期以自動地位，因應事機，了無失策，是又新外交當局應盡之責任也。

（錄三月十一日津滬大公報）

統一國論之必要及其方法

昨報西安電，前逃亡渭北一帶之青年，陸續返省，經楊虎城勸解，彼等思想已有轉變，並纖悔過去錯誤，今後當在統一救國原則下，努力工作。按此電所云，殆卽一般所稱陝變中之激烈派，不惟同情陝變，且反對和平撤兵者。吾人因此痛感一事，卽鑒於過去思想龐雜認識歧出之可畏，以爲實際的統一國論，在今日依然爲必要之問題。

假令政府方針不變，則今冬十一月，將有國民大會之召集。然召集以前，尙需改正選舉法，此項改正，經三中全會授權中常會行之，如何改正，尙不可知。其改正之結果，是否果取得大多數國民之贊揚，亦不可知。且也選舉矣，開會矣，憲法制定之途中，有無波折？憲法制定後之實施，有無障碍？凡此皆不可知也。抑國民黨之決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早爲全國所共曉，然開始憲政之政治，與現時之政治，畢竟區別如何？現時之優點，如何保持？現時之缺點，如何補正？夫此中有一大問題焉。蓋依常理言，或依國民黨外之

潛在的黨派所希望者言，既稱憲政，應許各黨公開。然依事實言，依國民黨現在之心理言，各黨公開如何辦法，則大有疑問。是以就目前政治全局而論，由現在起以至十一月之中間，應爲討論及準備如何解決此一大問題之時期。

再進一步考求，則知此種困難之存在，並非立法技術的問題，亦非國民黨私其政權的問題，關於前者，應知立法只爲事實之表現，果衆議僉同，技術上之問題，易於解決。關於後者，則應知政權之本質，絕對須公，況國民黨再三宣布結束訓政，則不能推測其尙留戀訓政也。吾人考察政情，認爲將來政制上之困難，須賴統一國論以爲解決。易言之，先討論政見，再解決法制，是也。具體譬之，假若各黨林立，一時開放，形式上具備憲政民主之規模，然若關於國家重大問題，議論甚歧異，行動甚龐雜，一事無成，徒使政潮怒漲，則結果將比不開始憲政更劣。只此一點，已足使國民黨不能安心卸訓政之責，同時所謂黨者，亦勢不能遽安心信憲政之名，目前狀態，殆即如是。

吾人因念法制乃事實所演成，故空談法制，不若先考求事實。事實問題之最大者，畢竟關於建國禦侮之意見方法，有多少議論。其共同之點有幾？不同之點何在？此實今日所亟應調查研究者。吾人雖不知，亦不認識，所謂各黨派者皆有黨派之基礎，然不能不承認國民黨以外，確有不少熱心國事而有政見之人。而此輩有政見者，或有行動，或無之。其有行動者，則或形成潛在的黨之組織，或非黨而有團體之結合。其中歷史較久者，有國家主義青年黨，及共產黨，此外之黨派，則近數年之事。夫共黨問題全國本來注目，茲不必論。至其外之各黨派，問題似小，實亦重大。蓋此一般文人，散在各地，其理論影響青年，而行動則影響實際政治。是以國家爲貫徹和平統一之計，對於社會裏面或表面之種種政治的議論或行動，勢非尋求一適當之解決不可也。

據上所述，吾人以爲國家今日亟務之一，爲統一國論。夫全國有政治思想者之絕對合作，不可能，亦不必能。惟大多數之合作，則有可能，亦有必要。再推論之，對任何問題之意見一致，不可能，亦不必能，然關於建國禦侮之重大問題，則必須期其一致。因此吾人建議：（一）希望中央徵集調查各方之意見，並設法得討論交換意見。夫全國今日已有一致之點，即擁護政府，信任領袖。此爲多年求之不得者，今已得之。故國民黨宜發起與各方交換意見，以期知悉畢竟所謂各黨派者有何主張，其希望之事爲何，堅持之點安在，再進而充分討論，期其了解中央之態度理論，並最後得知其與國民黨同異何若。（二）希望所謂各派，先覺悟國家有一定之需要，無隨意轉變之可能，亦進而謀與國民黨眞正交換意見之路。在吾人立於無黨派之言論界地位觀之，以爲果能眞摯討論，最後應感覺異點甚少，故統一國論，應不困難。國論既統一，則國民大會之問題，與憲政實施之一切問題，自可聯帶解決矣。陝變後統一救國之論頗盛，然欲完全達此目的，似應自統一國論始，今日似時機已熟，且甚有此必要。茲當中山先生逝世十二週紀念之日，謹以此義貢獻於政府及各方熱心政治者，尙望熟思審慮之，則幸甚。

（錄三月十二日津滬大公報）

歡迎日本經濟考察團

日本經濟考察團兒玉謙次氏等一行，定明日到滬。按該團此來，係對於前年中國赴日考察團之報聘，並出席中日貿易協會第一次會員大會，故無解決兩國間任何具體問題之使命，中國方面，亦無此期待與準備。雖然，該團分子，皆日本經濟界第一流重鎭，其職業皆繫忙而重要，其中頗有從未到中國者，而此次特於百忙中組團而來，僅到京滬，旬日便歸。要因對中日國交前途，抱有好意與深憂，故特來視察，並交換意見。讀近日報載兒玉團長之談片，和平友好之意，溢於言表，該團人物之重要如彼，而其熱望國交改善也如此，宜中國各方之熱烈歡迎，迥非尋常之比也。

中日貿易協會方面，自聞該團來華之訊，即準備歡迎，期無遺憾。我政府方面，亦特別招待，實業外交財政交通鐵道各部，皆有盛會，蔣院長且預定親自接待，以勞嘉賓。吾人深信兒玉團長等在京滬之期間，定可隨時感到中國政府及經濟界各方誠摯歡迎之友誼，亦可充分聆悉中國各方對於中日國交重要性之認識，及希望國交改善增進之迫切。因而定可領會中國絕非以反日抗日爲立國方針，而實有求親善求提攜不得之苦；最後定可判斷中日兩大國民之親善提攜，不惟可能，且能之甚易，其關鍵只在日本政府國民一念之間。

吾人立於中國民間言論界之地位，對兒玉團長等此來，亦同樣抱有誠摯歡迎之微意，希望明日以後，在我京滬間，得到豐富之經驗，完成愉快之旅行。並願乘此貢獻數言，爲其參考。夫吾人對於該團此來結果之如何影響中日國交，不作奢望。蓋深知日本國策之一切施展，皆有深厚根柢，經濟界又非執權之人。故我國朝野人士與兒玉氏等之數夕談話，勢不能即變更日本各方之空氣。雖然，有可期待者，則望該

團此行，對於中國之現在及將來，得到正確之認識，對中日間各項問題，明其癥結，知其眞相，是也。該團諸氏，皆日本經濟界領袖人才，使彼等能正確認識焉，則歸國之後，無形中感動日本輿論之力，定極偉大。其表現縱遲緩，而意義則甚深厚也。吾人於此，只闡明兩點，幸兒玉團長等留意焉。

其一：中國今日之立國精神　吾人以爲認識中國各種問題之一切前提應在先認識中國之時代精神。吾人敢作如下之聲述。曰：中國人現在決心建設中國成爲獨立完整之現代式國家，此種目的，無折無扣，不達不止。中國人今日，實際上並不過重對外關係，而只縈心如何自力更生。中國絕不做他國工具，援甲反乙，或援乙反甲。中國熱望世界平和進步，更熱望東亞平和進步。中國青年有愛國衛國之熱誠，然非鎖國主義，亦無排外方針。中國人認識日本文化之優點，知其精神，嘉其成就，苟日本之發展，與中國之立國無礙，即可相睦，若進而能與中國之建國有利，更可相親。中國國民，近年遭遇國難後之一般的情緒，雖悲憤緊張，然仍不失其平易寬弘之本色。且能反省，能自責。故中國人今日之立國精神，即是立國建國。其目的只爲自存，爲免分割。其所期諸日本者，只是變更政策，糾正已往。至以後之東亞大計，可以應協商，亦可以分責任。中國國民所最危懼最悲觀者，爲日本近年漠視中國國家正當立場之態度，遂認識欲求中日關係之免趨極端危險，惟有加緊精神物質各方之建國的工作。同時不得不有應付一切非常之嚴重的覺悟。以上所云，可謂坦率表示中國人一般之心理也。經濟考察團諸君記取！中國所希望者，爲不折不扣的平等互尊之國交，日本朝野有此雅量之日，即中日成立親善關係之日。同時記取！不尊重中國之獨立完整，則其下之問題，談亦無益。中國國民今日需要說眞話，做眞事。中國境遇迫切之程度，已使其不容在應酬辭令中度日月。不容其徬徨不進，不容敷衍自欺。吾人更盼考察團諸君歸告日本朝野須切實認識一點。日本應知在全世界中，中國最易交。因中國除本身之基本問題以外，與日本無衝突，且可與日本有裨益。故友交一成，非常可靠。中國國民，實刻刻期待日本之翻然大悟，以貽福於兩大黃色民族之後代也。

其二：兩國經濟關係之前途　考察團之直接目的，爲考察經濟，故吾人再就經濟問題本身一言。中日經濟關係，自一方言，現狀即爲提攜。試觀日本對華貿易，在去年國交嚴重時期，依然暢旺，且有增加。此足徵中國國民並不排日。就此而論，則經濟提攜，不必另談矣。然若兒玉團長等更以貿易現狀爲未滿，更欲大舉增進中日經濟之關係，則請牢憶一點。即近年接直間接之日方舉措，正阻礙或破壞中國經濟，然則如何能談特別提攜？夫滿洲問題，今姑另論，如華北及他地之日鮮人走私，乃公開打擊中日間正當貿易之非常事態。中國財政經濟受異常之損害，至今未已。如日鮮浪人之製販毒品，其爲害中國農村經濟，非常猛烈。如冀東現狀，割裂中國交通財務之行政，使中國工商皆蒙不利。如察北之化爲匪軍根據，既擾害察北各縣民生，且波及綏遠省，致有去冬之事。再進言之，經濟與平和，不可須臾離。自前年發生河北問題，中國全境，人心洶懼，日本一面大舉增兵於華北，同時常發見各地擅派非正式之特務組織，及軍用機之自由飛翔。中國民心，以爲現狀且不能保，何暇爲新的企業活動，更如何安心與日商眞正合辦事業。凡此皆近年之事實情形也。是以吾以爲欲研求如何進一步爲經濟上之提攜，必須先努力去除現時經濟上所受之障礙，此事實之需要，絕非僅情感之問題也。倘經濟上障礙既除，而兩國政治上漸達於眞正平等互尊之關係，則兩國經濟界之日益密切，不卜可知。中國本爲日本之大顧主，一旦中國建國成功，中日國交親善，彼時之貿易額，數倍或數十倍於今日，皆意中事耳。日本在世界市場中，不能尋覓解決之問題，在未來之中國，可得解決，中國絕不辭與日本謀永久互利互助之方策，然必須先不圖摧毀我國家，不損害我經濟也。

以上爲吾人坦率之意見，謹貢獻于兒玉團長等一行。最後對團員之抽暇來華，熱心諮訪，願表敬意。經濟政治本爲不可分之一體，諸君從經濟眼光，詳察兩國關係，雖匆匆旬日之旅行，對東亞前途，應有重大之意義。夫以理以勢言，今日應爲兩大黃色民族覺醒之時，考察團諸君之先導，助其實現，則吾人禱祝不置者矣。

（錄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校影宋本石林奏議跋

宋刊本石林奏議十五卷。皕宋樓陸氏舊藏。余昨歲東游。於靜嘉堂文庫中見之。有李中麓印。卷中爛版。字多缺失。然自明以來。傳世秪有此本也。汲古閣毛氏曾借李氏宋本。影寫一帙。精妙絕倫。不僅下眞迹一等。即秘本書目中所載影宋版精鈔四本價十二兩者是也。光宣之交。南估載影宋本入都門。翰文齋書坊得之。旋爲鳳禹門將軍以六百金收去。付肆重裝。余於聚珍堂一見之。往來於心目者。越二十年。去夏鳳氏藏書散出。余急往檢視。此書獨不在。蓋其家頗知珍秘。不欲輕以示人也。近有友人指名索取。以千金成議。余從文友堂叚得。留置案頭者三日。因取陸氏翻刊本對勘一過。影宋本有而刊本無者。凡增補三百三十字。刊本有而影宋本無者。凡一千六十四字。同一宋本也。毛氏影鈔本出焉。陸氏翻刊本亦出焉。而其差異乃達千百字之多。殊不可以理解。將謂毛氏影寫時。偶有漏略乎。然不應至三百餘字之多。將謂宋本流傳日久。其靡爛之處益甚乎。則宋本固明明尚存。未曾更加浥損也。然則刊本多於影本之千餘字。果何從得之乎。且自汲古閣以迄今日。固未聞別有宋本。可以參互比較也。反覆推尋。未明厥故。異時倘重渡扶桑。當攜此校本入高輪邸中。子細讎斠。庶幾一決此疑乎。聊志於此。以告後之讀是書者。

歲在庚午二月初九日藏園居士書潛氏記

明鈔楊名父早朝詩殘本跋

柳塘楊先生早朝詩三卷。明楊子器名父撰。明寫本。小楷絕精湛。即前後印章。亦撫摹工細。疑當時備以付梓者也。

惜歲久殘缺。祇存卷一五頁。卷二二頁。卷三五頁。前錢仁夫序三葉。後子器跋一葉。按子器字名父。浙江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知崑山高平常熟三縣。擢吏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湖廣參議。遷河南左布政使。此詩爲官吏時所作。故跋後鈐天官大夫印。都公都纂載名父爲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屬草。一日與楊君謙同會。名父濡毫。立成數律。君謙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國。足以驚倒夷人。名父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駭番人乎。今觀此帙。早朝詩五律七絕七律。每卷各一百首。皆工麗可誦。然則君謙雖戲言。亦足見其才思之富矣。





國風社選

梅生裝弢老遺箋成冊敬題其後　疑盦

一老天所厄萬端梗難語回翔孤苦中惻怛命徒侶梅
叟早見知真摯披肺腑深鐙與靜酌閒味消冷雨栽箋
更往復好句密娛嬿溟渤此心精依微迸絲縷澹墨痕
欲無薄攄仍復茹嗟今省遺筆咀此風誼古生平辱稱
嘆振挈傅毛羽梅叟尤我私狷好謬堅取老慚才不副
詣匪言能舉淚滴海中桑人天落何許

茹經同年築堂於太湖之濱載酒招遊請為詩落之得五十六字　石遺

片席名山枕簏餘門生兒子爭輿扶三層樓閣追弘景
萬頃波瀾挹具區添架橐梨數百卷看栽桃李幾千株（堂外購地百十畝以闢國學館）
薛廬寂寞俞園廢似此醇醪滿載無（是日所飲乃十餘年陳酒）

書憤　孟劬

亂世人心競向歐更誰知憶繞朝謀山崩鐘應憂何已
苦佇辛停恨未休尚自大言摧木鐸請看流涕送金甌
從今寄語于湖叟切莫逢人唱六州

國事分明厝火深憂來聊作卧龍吟漫漫長夜何時旦
戀戀危巢直到今眼看黑風掀地軸空餘白月照潭心
聖賢遺識懸千古留待殘黎子細尋

舉世蜩螳事可知那堪神器付纖兒但求縮地如何得
便恐呼天已是遲人自病來安小愈我今老去復何之

夕陽祇在殘紅處滿眼秋人落葉悲

日出危言亂後尨廿年觀化此心降冥頑羣衆誰能救
暢好家居值幾撞大長蠻夷猶可國小侯滕薛不成邦
哀時祇有劉文靖頭白淒涼賦渡江

舊府　衆異

雪後。燕。郊。草。不。青。東。城。甲。第。晝。冥。冥。蒲。盧。暗。長。籌。邊。筆。苔。蘚。橫。侵。議。政。廳。海。涸。更。無。龍。起。蟄。庭。空。惟。見。鵲。梳。翎。當。時。八。表。經。營。地。負。手。看。天。淚。雨。零。

九月至金陵有懷纕蘅先生黔中旋得甲秀樓感賦一律輒依來韻奉酬　榆生

使。君。去。後。廢。登。臨。勝。對。清。尊。發。苦。吟。亂。象。可。隨。天。共。老。秋。痕。還。與。寇。俱。深。漸。消。眼。底。千。重。翠。難。制。樓。頭。百。感。心。且。喜。文。翁。能。化。俗。地。偏。容。易。見。新。陰。

哀翼如同年並唁默君　子威

望。斷。長。安。路。杳。冥。單。車。奉。召。驛。程。經。蓋。延。痛。哭。書。誰。託。愁。紹。忘。身。血。尚。腥。到。死。寧。甘。逃。陷。阱。此。行。已。是。辨。灰。釘。文。山。衣。帶。睢。陽。齒。一。例。丹。心。照。汗。青。

湘。波。無。際。憶。來。時。如。此。江。山。盡。入。詩。履。迹。未。荒。靈。麓。寺。手。書。忍。展。會。稽。碑。青。門。故。事。今。亡。矣。玄。圃。前。遊。想。見。之。事。比。令。嫻。尤。痛。絕。那。堪。流。涕。製。哀。辭。

纕蘅以九日登貴陽甲秀樓詩見示依韻奉和　範之

百。尺。崇。樓。羽。節。臨。彌。天。悲。憤。入。高。吟。危。時。數。政。談。何。易。佳。節。偷。閒。慮。轉。深。妙。藥。爭。誇。不。龜。手。寒。松。誰。識。後。凋。心。書。成。膾。炙。黔。人。口。雲。覆。苗。疆。萬。畝。陰。（纕蘅近撰苗民問題一書）

纕蘅民政長寄示其黔陽甲秀樓九日登臨之作督和次韻奉酬　芋龕

鯉。魚。風。挾。錦。牋。臨。欵。唾。欣。傳。九。日。吟。筋。力。層。樓。知。不。減。襟。期。窮。塞。憶。方。深。憑。欄。亦。倦。傷。秋。目。穿。硯。餘。癡。忍。事。心。獨。媿。因。人。百。無。就。强。難。豪。句。敵。何。陰。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懷原均　公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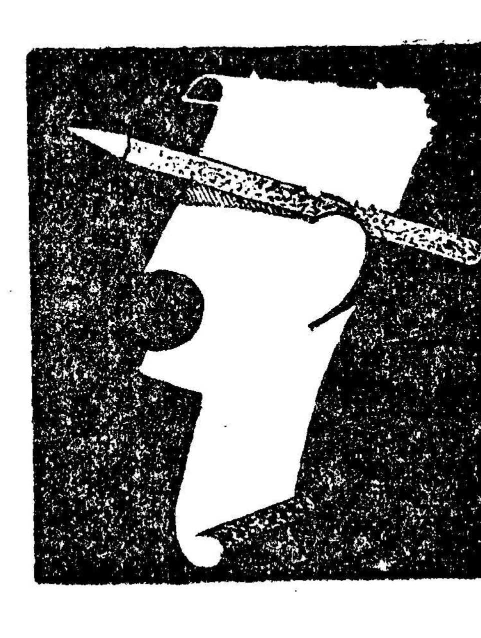
豁。蒙。樓。久。不。登。臨。放。眼。江。山。入。苦。吟。四。野。黃。雲。經。雨。少。（秋來無雨農田多未耕種）一。林。紅。葉。報。秋。深。烽。烟。撩。亂。添。愁。思。匣。劍。悲。鳴。動。壯。心。新。肉。年。來。雙。髀。滿。幾。回。試。馬。過。城。陰。

題壁　堯生

名。士。愛。名。山。名。僧。一。路。看。（傳庭）詩。求。親。筆。寫。酒。厭。小。杯。乾。得。瀑。峯。逾。活。留。人。雨。作。寒。黃。金。鑄。伯。玉。壽。相。比。公。難。

滸谿沙（香山看紅葉有作）　仲堅

老。去。從。知。百。事。慵。興。來。强。欲。攬。羣。峯。冷。楓。亭。上。一。支。笻。山。悄。秋。移。濃。澹。翠。林。紆。霜。醉。淺。深。紅。傷。高。懷。思。遠。何。窮。



凌霄一士隨筆

淸同治二年壬戌，蕭培元由贊善簡放山東濟南遺缺府，即補授濟南，在任六年，未得遷擢，會府試，乃於命題寓意。濟南府屬合試，凡十六州縣，加德州衛爲十七屬，其試題如下：

一以貫之　歷城

任重而道遠　章邱

濟漯而注諸海　鄒平

南人有言曰　淄川

閔子騫曰　長山

三思而後行　新城（今改爲桓臺）

試劍　齊河

文武之道　齊東

童子將命　濟陽

生物不測　德州（今德縣）

再斯可矣　德州衛（今併入德縣）

臨之以莊　德平

科而後進　禹城

歲寒　臨邑

讓以德之　平原

他日歸則有饋　陵縣

人而無恒　長淸

各題之首字，順讀之，爲「一任濟南府，三試文童生，再臨科歲讓他人」也。（六年應科歲四試，曰三試者，以値軍事停科之故。）蓋寓淹滯之感，兼含慰藉之意，有不惜割裂書句以成之者焉。（培元官至濟東泰武臨道，署按察使）

光緒初年，黃體芳在山東學政任內，嘗於按臨萊州府時，出題寓褒貶當時大臣之意。掖縣首題爲「顧左」，次題爲「是社稷之臣也」。昌邑首題爲「老彭」，次題爲「非吾所能及也」。平

度首題爲「有李」，次題爲「國人皆曰可殺」。借試題以稱頌左宗棠彭玉麟而痛詆李鴻章，亦劃裂書句以爲之，激烈處尤見意氣之甚。體芳官翰林，侃侃言事，爲當時直臣之一，與同儕健者有翰林四諫之目，所謂清流也。宗棠玉麟對外均主强硬，喜言戰，鴻章則主和平，不惜委曲求全，清議以屈辱爲恥，多深譏之，體芳此種態度，頗足代表一時清議。光緒十一年乙酉，體芳以參劾鴻章由兵部左侍郎左遷通政使；十七年辛卯乞休。時張裕釗門人范當世館鴻章所，撰「武昌張先生七十壽言」有云：『以余所識天下之長者，乃獨有相國通政及先生三人，而相國與通政之爲人斯邈不相知矣。往時通政建言，乃拳拳焉惟相國之務去，此豈能知相國者？六七年以來，朝廷所易置封疆大吏不爲不多，求多一相國而不可得，則吾不知其憂歎悲憤又當何如？相國不以人論之爲嫌，顧若通政之愚不可及，則亦未必盡知之，惟以今天下言路之塞，惜此諸公，而歎滔滔者之靡居而已。夫不可奈何而義不能去，此其所處又難於通政。由是言之，去就之間，哀樂之情，以吾私獨校此三人者，其爲先生不猶愈乎？何者，彼其所求者易給，而其所爲乃爲天下之所賤簡，獨可偷爲一身之娛而無所庸其得失者也。』作裕釗壽文，牽合鴻章及體芳以爲敷佐，（其友吳汝綸甚譽此篇，稱爲奇作，而謂有如時文家所謂無情搭者。）所論亦可與體芳罵李之試題合看。同治九年庚午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一案，梁溪坐觀老人（張祖翼）「清代野記」卷下記其事，有云：『其年爲同治九年庚午鄉試之年，馬死之日在七月下旬，正上下江學使者錄遺極忙時也。次日上江學使殷兆鏞考貢監場，題爲「若刺褐夫」。諸生譁然，相率請示如何領題，殷沈吟曰：「不用領題，不用領題。」又次日補考，題爲「傷人乎」。蓋皆謔而虐矣。』對新貽施以惡謔，與體芳對鴻章之痛詆雖有間，要皆示不慊之意耳。

錫縝「復復軒隨筆」卷二云：『考試生童，往往按屬縣多寡，排比命題，輒寓巧思。趙梓甫同年佑宸視學山東，集詩云：「君子篤於親，家之本在身。仁民而愛物，修己以安人。子服堯之服，君仁莫不仁。得其心有道，膏澤下於民。君

不行仁政，當如後患何？因民之所利，爲力不同科。居簡而行簡，執柯以伐柯。取於民有制，一撮土之多。君子求諸己，修身以俟之。厄窮而不憫，貧賤不能移。死矣盆成括，異哉子叔疑。學而優則仕，有美玉於斯。人之生也直，易地則皆然。苟正其身矣，求仁莫近焉。質勝文則野，人病舍其田。以德行仁者，顏淵閔子騫。」濱州楊牧濟詩云：『德行顏淵閔子騫，侍於君子有三愆。先王之道斯爲美，非曰能之願學焉。』」雖近遊戲，頗見巧思。

彭元瑞最以出題之巧見稱，如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云：

吳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書積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所出四題，肄業童云「至於岐下」，請考生云，「放於琅琊」，肄業童云「館於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按四題首字順讀，爲「太尊西席」，）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於爲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來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尙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愼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爵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牟」「郯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眞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按五題首字順讀，爲「又委同知來」。）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

」「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又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二十二云：

繆蓮仙曰：彭文勤公視學浙省時，試題多觸景生情，機趣橫溢。乾隆戊戌冬，案臨處州，……及試童生，聞郡中適有重案，遂以五刑命題，一爲「以杖」，二爲「其徒」，三爲「若流」，四爲「則絞」，五爲「而斬」。……及次年科試其地，點名畢，所留監場教職，有二人稟：「今日某鄉宦治喪，卑職與有舊，不能不結。」公笑而許之。俄頃出題，一爲「伯牛有疾」，二爲「康子饋藥」，三爲「子路請禱」，四爲「充虞路問」，五爲「右師往弔」。覆試日，有一文生二武生補考，文題「且一人之身」，武題「夫二子之勇」。……

學使者出題之巧，莫過於彭文勤公。在江南時，科試七屬，題爲「歲辛丑二月再來」，每屬一字，蓋年月恰值，副此巧思，一時傳爲佳話。又考某屬，親書三個「洋洋乎」，付監場敎官傳云：一係「鬼神之爲德」章，一係「大哉聖人之道」章，一係「關雎之亂」章。教官稟稱：『今日試四屬，尙少一題。』公笑曰：『少則洋洋焉。』因補書之。其敏給如此。又相傳公在浙江時，歲試金華四屬老生，府學題爲「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金華題爲「今有同室之人鬭者」，蘭溪題爲「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東陽題爲「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值此四學諸生不馴，公於考之次日罰令向文廟拔除宿草。諸生作詩，揭於通衢云：『府學牧牛羊，金華鬧一場。蘭溪猶小竊，大盜起東陽。』公聞，急釋之。

又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一云：

南昌相國彭文勤公，……督學江蘇時，歲科院試，出題俱有巧思，如考兩學則出「率西水滸」「踰東家牆」，「有衆逐虎」「其父攘羊」之類，考三學則出「王之不王」「朝將視朝」「行堯之行」之類，不可枚舉。其時適值萬壽，考八學，則出「臣彭恭祝天子萬年」，嵌在八題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則不侮」「祝鮀治宗廟」「天子一位」「子服堯之服」「萬乘之國」「年已七十矣」之類。有提調官王姓，雅號王二麻子；適考四學，遂出「王二麻子」四題：「王何必曰利」「二吾猶不足」「麻縷絲絮」「子男同一位」。考六學，則出「李陵答蘇武書」，嵌在六題之末一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答」「后來其蘇」「又盡善也謂武」「子所雅言詩書」之類。……

可以參閱。（其互見者不重錄；惟「伯牛有疾」等題一節，二梁所述有異同，蓋一事而傳說相歧者。）



徽章

施蟄存

韻珠小姐自從讀完了那封從一個不認識的人寄來的信之後，心裏一直不寧靜着，自己覺得臉上老是沸滾地熱，她雖然怕去到盥洗室裏照鏡子，但她相信她底臉上一定永遠是紅暈着的。下午的三堂功課是物理歷史和習字。她是一個用功的初中學生，無論上什麼課，她總是灌注着她的全部精神去聽先生的講解，又勤懇地抄錄一切的補充材料及圖表。但今天，她大大地反了常態，她完全沒有記得物理先生所講的三種槓桿的作用，也不記得歷史先生所講的凱撒怎麼死去的，在習字課上，她臨摹著靈飛經，但她完全不知道筆下在寫着些什麼。甚至，有幾個完全與靈飛經不相干的單字，也會得莫明其妙地從她筆下寫出來，羼混在她底臨本中，直到旣已寫成了字之後，她才悚然覺悟到這是那封惹人煩惱的信裏所曾有過的字。她留心着不再讓這種不相干的單字寫出來，但寫不到一行，又現了一個不是靈飛經中所有的字顯出在紙上了。

與韻珠小姐同坐的是一個出身於一個古舊的家庭的凝重得幾乎很迂腐的女學生。她姓錢，名字叫靄芬。她比韻珠小姐年長三四歲，而且身子又生得較爲肥胖，她不單是對於陳韻珠，就是對於全級的同學，也顯得是一個最通世故最能排難解紛的人物。在整個不寧靜的下午，韻珠小姐會有好幾次想把她心裏的事情對靄芬傾吐出來，徵求她底意見。但因爲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而且又因爲靄芬的守舊，恐怕比不得別件事情的能引起她的趣味，而樂於提出她底聰敏的見解，因此韻珠小姐一直忍含着，直到功課完畢，通學生都回家去了，而寄宿生都聚集在膳堂裏吃各人底點心的時候。

靄芬和韻珠叫王媽去叫了一盆炒麪來大家分着吃。她們坐在每日固定的那個碗廚旁的飯桌邊。在吃着麪的時候，靄芬就似乎忍不住的發問了！

『怎麼樣？你今天有什麼心事了？』

韻珠小姐微笑了一下，不否認，但也並不承認是被猜中了。她臉上愈加覺得炙熱了。她從腋下的鈕扣間取

下手帕來，裝做揩拭她底油膩的嘴唇似地，順便擦了一擦兩頰。但是徒然，非但臉上並不減低了熱度，甚至心中更覺得忐忑不安起來了。要不要告訴她呢？她一定會得給我決定一個最適當的對付方法的。從前，在出席全市中等學校學生自治會聯席會議的時候，曾經得到過她許多切實的幫助，使我得以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主席底責務。還有，在改進膳食運動的那時，也可以說是全虧了她底先見之明，使我得以不被一小部分存心搗亂的同學所利用，而圓滿地解決了一個很艱難的問題，在學校當局，廚房和同學三方面，都彼此維繫牢一個和好的關係。她懂得許多事情，而且她又會讀過許多書，她一定能够給我想最好的辦法。……但是，這並不是像平常那樣的一些學校裏的瑣事，這是一個大問題，一件重要的事情，她會得了解到這些事情嗎？這是需要經驗的，但她所有的祗是一些智慧的觀察和思考：……

『她爲什麼不寫覆信呢？難道她不知道他是航空學校裏的嗎？』

在近旁的一張飯桌上，有兩個別班裏的同學在談話。起先是因爲她們談得聲音很低，或是因爲韻珠和靄芬都沒有留心着去聽她們，所以完全沒有覺察到她們的存在。但這時，那個因爲服裝在鬢髮上簪一朵白絨花的同學說得聲音較高了，遂使韻珠和靄芬都淸晰地聽到了。

尤其是韻珠，她好像聽到什麼對於她自己有重大關係的話似地，停了箸，甚至停了咀嚼，兩頰間塡然地還充滿了炒麪，傾聽着鄰座同學底對話。

『怎麼不知道，他寫了許多信來呢。』

這是那個正在吃花生米的同學說的。韻珠認識她。她叫做郭君麗，是二年級甲組的級長。

『那麼她看見過他沒有？或許………』那頭上簪着白絨花的同學說。

『怎麼沒有看見過，是因爲那個星期日和王秀貞同出去玩，那知道王秀貞早已約好了她底朋友在路上裝做碰見的樣子，王秀貞的朋友又帶了那個姓古的來……』

『姓什麼？』

『姓古。』

『那樣的古字？』

『就是古時候的古字。』

『有這樣的姓嗎？』

文藝新聞

新年來的歐美文壇

碧泉

法國

傾注於戰前期的解剖
紀德和左翼新人間的差別

法國現在文壇的中心勢力，被左翼的作家們占領着，從左翼文壇來的優秀的作家與作品，不斷的出生着。其中以阿拉康，馬爾羅，更諾，尼桑，布洛克諸人爲中樞，展現着盛大的活動。

阿拉康從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出發，要創造新的感覺的形態。這個努力，使他從超現實主義者轉變到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者，發表了傑作『巴黎的鄉人』。在他取材於婦女問題的『巴爾的鐘』裏，描繪了新女性的姿態，且更轉進到『美麗的街區』。『巴爾的鐘』和『美麗的街區』這兩部作品，編爲『現實的世界』叢書

『他們廣東人，姓得都是很奇怪的。據說還有姓狗姓貓的呢。王秀貞就把她介紹給那個姓古的，他們大概都是早已定好了的計策，梁愛蓉活生生的上了一個大當，她就推說還有別的事情，一個人先回來了。⋯直到今天，那姓古的還是在叫王秀貞傳信來。⋯⋯』

『大概這個姓古的一定生得很難看的⋯⋯』

『也並不怎麼難看。照片也寄來了，梁愛蓉給我看過的。總是那副廣東人的樣子。穿鹿皮短大衣，神氣倒是挺好的。』

『那麼爲什麼她一封信也不覆他呢，眞罪過！』

聽着那戴着白絨花的同學這樣說，韻珠正在覺得好笑的時候，早聽得靄芬笑出了聲。

『劉淑芸，那也是罪過的嗎？』靄芬回頭去對那戴白絨花的同學說。韻珠才知道她叫做劉淑芸。

『不罪過嗎？人家⋯⋯』劉淑芸半羞澀半憤然地說，但她立刻就停住了。

『那麼，你是來者不拒的嗎？只要有人寫信給你，你都會得回一個信去的嗎？』

劉淑芸臉一紅，做着一個準備站起來趕到靄芬面前打她的姿勢，但立刻因爲被郭君麗伸手一曳。就自動地遏止了，悻悻然的說道：

『那可不是這樣講的，也得要看看人的。』

『哦，這樣說來，你是不是很喜歡航空學校的學生？』靄芬從來不會這樣鋒利地打趣同學過，現在，劉淑芸覺得太難堪了，她羞得臉上直紅到耳根邊，眞的趕過來要打靄芬了。

於是錢靄芬逃出了膳廳，劉淑芸也一直追了出去。接着郭君麗也趕上去給她們排解了。只剩韻珠小姐獨自個坐着，把一些殘餘的炒麪吃光了，手裏還執着筷子沉思着。

這天晚上，在上完了夜課之後，韻珠小姐還不上樓歸寢。說是還得補抄一些歷記筆史，她獨在教室裏鬼鬼祟祟的寫了一封平生第一次寫的信。

× × × ×

星期六的上午，韻珠小姐照例告假回家。但這回，不像以前那樣地耽在家裏，絮絮叨叨地把一週間學校的新聞告訴她母親和弟妹，她一到家就忽忽地脫下了青布的校服，換上了一襲淺色的夾旗袍，脫下了那雙厚重的膠皮童軍鞋，換上了一雙半高跟黑紋皮鞋，說是和同學有約會，她母

之一部，今後還將繼續刊行，想與左拉的『羅康，瑪茨卡爾』叢書對比。

這個叢書所描寫的時代，是歐洲大戰前，將法蘭西所有的社會層，都作着深刻的解剖。檢討大戰前的社會，這傾向是最近法國文壇的特徵。阿拉康之外，有羅遮•瑪爾丹•德•卡爾的『一九一四年之夏』，和却爾•羅曼的『善意的人們』。這三個人，是現在法國文壇的中央乃至左翼的代表的作家。而且都是對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法國，握着 mes 來進行解剖的作家。

阿拉康和馬爾羅兩人，對於作品都傾注全力；更諾則以歷史家之宗教的研究爲出發點，到達於左翼理論，有『四十歲的男人』和『法蘭西的青春』等名著。尼桑以哲學者而寫小說之外，還以史學的眈美爲中心，著作『古代物質主義者』的論文。

上述之外，從前年起，就以如何的利用十九世紀的新文學遺產，以及

親一不留神，就不見了她底踪影。

走上了西湖茶室的樓梯，陳韻珠小姐徒然感到非常煩亂了。那是一大間樓廳，陳設着許多玻璃桌面的小圓桌。許多人，三三兩兩地，各自佔據着一個桌子在吃茶談話。使韻珠小姐感到煩亂的事情是這些茶客差不多都是航空學校裏的教官和學生。同樣的制服，同樣的徽章，同樣的廣東口音，更奇怪的是，在韻珠小姐眼裏看出來，他們都有着一副同樣的容貌。

在這許多人中間，韻珠小姐找不出她所要會晤的人。她看看牆上的時鐘，已是三點正了。他約她三點鐘在這裏會面的。爲什麼他還不在呢？她懷疑自己把信看錯了。或許是約着下午二時的，他或許已經因爲等等不耐煩而回去了。她稚氣地呆立在扶梯口，有好幾個人都向她望着，一個白衣的侍者伺候在她身旁，指示給她一隻空桌子。她想回身退出這個不熟識的地方，但事實上卻依照了那侍者的指示走過去在那沒有人先佔的小圓桌邊坐下了。

她飲着茶，手撫摩着光滑的玻璃桌面，不經心地讀着玻璃底下壓着的茶類和各色點心價目表，或是用手帕拂拭着嘴唇和鼻子，總之，她感覺到很不自然，她不敢抬起頭來看一下左右前後那些陌生的茶客，但她覺得有許多尋搜的好奇的目光在對她投射過來。

當一個人突然來站在她身邊時，她簡直吃驚得要跳起來。她一抬頭，獃了一忽兒，才認出那正是她所期待着的航空學生。不……我們似乎不能說是她所「期待」着的，原來當韻珠小姐獨自個坐在那裏的時候，她自己一點也沒有期待什麼人的意識。她祇是覺得既然走上了樓，就非坐一會兒不可似的了。直到這英俊的航空學生呈顯在她面前時，她才感覺到剛才是在期待着這麼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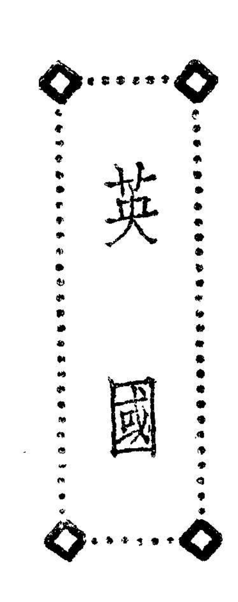
她看着他。該說些什麼話呢？她底嘴唇微微地顫動着。終於她一句話也沒有說，覺得耳根熱得很，眼眶裏似乎含着淚的樣子，她有點類似悲哀那樣的感情了。

『對不起得很，我來遲了。』那航空學生移開一隻椅子，在韻珠小姐對面坐來下，說着很生硬的普通話。

現在韻珠小姐變得敢於很大胆地游目向左右去看別個座位的那些茶客了。因爲和面對面坐着的這個航空學生比較起來，她覺得還是看看這些不認識的茶客爲不羞怍一些。忽然，她心裏閃過了一個意念。在這些茶客中間，也可以說是這些航空學生中間，有沒有那個姓古的在內呢？到底

在這上面怎樣來建設新的文學，作了課題。並且與此關聯要改寫十九世紀的文學史，也由最近出版的布洛克的『某種文化之誕生』而實現了。作爲上述諸人之先輩的，有阿特萊·紀德。紀德的『蘇聯旅行紀』，在某種意義上，爲要成爲共產主義者，表現了自己的擬勢，也露出藏住在他心中的十九世紀的遺魂。

寫了『巴黎之殺戮』的約翰·喀斯等人，也在這種作品裏，展開了以巴黎共產黨爲題材的革命的繪卷。但是，在描寫新的現實之中，保持着往昔的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古舊的感情與現實的割裂（Gap），可以望出紀德和喀斯等既成作家，與阿拉康等及其他新作家羣之間的差別。



英國

主潮爲心理主義與普羅文學

通俗小說中要求『科學』

英國的批評家們，大體都意見一

梁愛蓉同學給他寫了回信沒有呢？…………

韻珠小姐底漫想被那航空學生和侍者說着的廣東話聲所打斷了。她注意地聽他底鉤輈格磔的聲調，但始終聽不懂一個字。這話語很不懂呀。倘若他對我說起這種話語來時，又怎麼辦呢？再倘若他對那個侍者在說一些關於我的話，或者甚至是什麼不好的話，而我却一點也不懂得，又怎麼辦呢？韻珠小姐漸漸地有了一種結交一個方言不同的朋友似乎並不是一種幸福似的感想了。

但這種反感漸漸地被那航空學生底溫雅的儀態所銷溶了。在韻珠小姐以前的意想中間，航空學校的學生差不多就等於一個兵，而兵是一種很粗暴很野蠻的人物。他們沒有智識，祇有技術；沒有文化，祇有武力。雖然航空學校的學生畢竟是一個高等的兵，或者甚至是一個軍官，但終究是一個武人。她曾經看見過一些同學們或別的女學校的學生們，在星期日或假日，伴着那些航空學校的學生爬山遊湖，看電影，吃茶，他們都隨處顯得是一個糾糾武夫的氣份。對於這種典型的男子，珠韻小姐覺得同時又愛好又憎厭。一想到他們的男性的壯健，他們對於國家所負着的直接的責任，他們的名譽，由於崇拜英雄的心理，對他們有時也私心很戀慕了。她希望將來能嫁一個這樣的男子。另外一方面，她偶爾也感覺到他們底粗野的言語和行動——尤其是對於一個女子所表現的，他們底徒有蠻力而缺乏高尚的修養，以及他們底完全不能了解女子的情愛，易言之，在韻珠小姐觀察中，她以爲凡是軍人，他的戀愛似乎祇有肉慾而沒有靈感的，由於自己底纖弱溫柔的個性，韻珠小姐有時却覺得很憎厭一個粗擴的兵士，她以爲毋寧找一個善於體貼女子心理的文科大學生作終身之伴侶爲妙。

但她不得不承認她底終於給這個名字叫做鳳鳴韶的航空學生寫回信，顯然是她底崇拜國防武士民族英雄的心理，佔了最後的勝利，她準備着他是一個正如她理想中所設想的行動粗暴，說話沒有禮貌，對女子缺乏溫雅小心的廣東蠻子。即使這樣，她也準備着愛他，因爲他能夠駕駛飛機，在將來的抗敵戰爭中，他是許多光榮的武士中間的一個。

那名字叫作鳳鳴韶的航空學生漸漸地證明他自己非但並不如她所意料的那樣粗野，他甚至除了他底一身軍官式的制服以外，處處都表示出一個最好的文科大學生所有的儀度。他對她說了許多話。這些話是那樣地豐富，那樣新奇，又那樣地美妙，像是他早就爛熟地預備在肚子裏的。但珠韻小姐知道他並不是事前預備了的，因爲他隨便地從鄰座許多茶客中指點給她看，誰是駕駛教

致的認爲今日英國文學最強的主潮，是向着心理主義文學和普羅列特利亞文學的。可以說，到一八九〇年代爲止的英國作家，都專心於應接間日常生活的描寫；自一八九〇年起到大戰時止，集中於寢室生活；大戰以後，則集中於『床下』（Underbed）的描寫了。大戰以後之所謂Under bed云者，即是對人類之潛在意識，與下層階級的意識的描寫。當是受了俄國，奧地利，美國等外國的影響。

要說比較五年以前的，現在最顯著的傾向，則無疑的，一般的興味都集向於勞働生活爲題材的作品。英國的幾家出版社，專門出版這類的小說，確實賺了錢。

某批評家，批評這種傾向，說這是因爲社會的興味，集向於蘇聯之『實驗』（Experiment）的緣故。某批評家說：『這是受了寫實的描寫社會之大多數的普通人的生活的美國小說家，特別是威廉·沙羅揚和安耐斯特·漢敏威的影響。』

官，誰是防空教官，誰是學習偵察機的學生，誰是學習轟炸機的學生，他講着他們的故事，又曼衍開去講了種種關於飛機的事情。

現在珠韻小姐對於他開始感覺到一種意外的親密。她承認許多女子都願意交結航空學校的學生做朋友或是甚至委身給他們，並不是一種感情的衝動。她們是不錯的，航空學校的學生才是一個理想的中國青年，而尤其是現在和她作伴着的鳳鳴韶。現在珠韻小姐已經看出了這些廣東人底面貌正如本省人一樣，並不是彼此相同的。他們中間也有俊美的和醜陋的，而鳳鳴韶在這些人中間，似乎是一羽鷄羣之鶴了。除了他底帶一點廣東方言的普通話之外，還能從什麼地方看得出他是一個廣東人來呢。

他們離開西湖茶室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他們喝了許多，吃了許多，並且談了許多多話。韻珠小姐自己也不相信她是一個善於談笑的人更不相信她會得對於一個初識面的人說了這麼許多話。他們訂了明天同去遊湖的約，就在路角上結束了這一次的約會。

×　×　×　×　×

韻珠小姐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及整個星期日都和那航空學生在一處。若是因為他們中間任何一人有了別的不得已的事情以致空閒了一個星期六或星期日時，那簡直是一個嚴重的例外了。而且事實上，在七八個星期以來，在韻珠小姐這方面絕對不曾因為有了什麼更重要的事情而不赴約過。

現在他們並不老是兩個人玩兒了。她底同學也知道了她有了這樣一個朋友，他底同學對於他亦然。他們常常在路上碰到別的一雙一雙的航空學生，於是他們會得無避忌地連合起來遊玩。在這些朋友中間，她慢慢地認識了那個姓古的，並且證明了她底同學梁愛蓉畢竟和這姓古的結成了朋友，正如她和鳳鳴韶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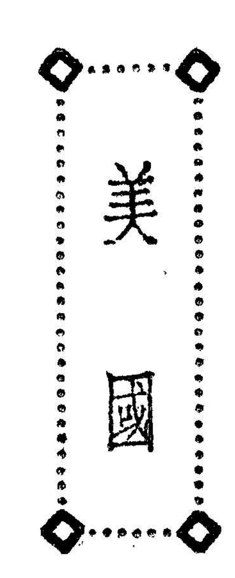
鳳鳴韶的話是永遠講不完的。他不僅繪聲繪影地告訴給她一架飛機迷失在大霧裏是多麼危險，穿過黃山的雲陣的時候是多麼美麗，他並且還詳細地，而且多半是故意地，告訴給她種種他的家庭情形。

他是，據他自己一鱗一爪地洩露出來的告白，一個廣州富商底第三個兒子。他底雙親現在還住在廣州，做着糖和五金的商業；他底長兄是在軍政部裏任職的，他底二哥還在法國留學，據說

又說，英國文學的一個問題，是有許多小說家受了好萊塢的誘惑，他們把藝術要寫成電影脚本（Scenasio）。J. B. 普里斯特列，H. G. 威爾斯，小說家休・伏爾波爾，小說家並戲劇家蕩格爾・亞能等人，都是這個傾向的好例子。

另一強烈的傾向，是科學的通俗小說。近頃的讀者，已把德羅茜・塞稚斯所寫的高級的科學絢爛的讀物，代換了歇洛克・福爾摩斯式的粗野的偵探小說。

對於走向普羅小說的傾向，以作家之政治宣傳的理由而反對的批評頗多。但是，一方面自H，G，威爾斯起，有寫實的能手的作家在，描寫路傍的人間，都顯示着第一流的藝腕；所以英國文學的主流，是健康的。



待望於奧尼爾的新作

「被風吹着」佔着王座

美國的文壇，現在完全被加特・

在一個什麼聖西爾軍官學校學習陸軍。是的，這都是因爲長兄在軍界中有了相當的地位的緣故，所以他底下的兩個弟弟都從軍事方面去找發展了。

他底家庭是如此地簡單。現在是父母顧着他們自己，長兄照顧着他自己底妻子及兒女，住在南京。二哥在法國讀書是領官費的，錢化得很舒服，他自己只顧着他一個。他現在學習飛機。因爲現在中國最需要軍事航空人才，並且，還因爲在軍界中，航空將校的餉祿最大。

「但是，你不覺得生命的危險嗎？」韻珠小姐有時會得感悟似地提醒他。

「什麼危險！會駕駛飛機的人是沒有致命的危險的。」他堅決地說，言下似乎很自詡他底飛行技術。

韻珠小姐覺得沒有適當的話好應答他。她自己很慚愧，不應當表示這種兒女子氣的顧慮。他是一個理想的男子，在地上時，他是一個溫雅的情人，在空中時，他是一個抗敵救國的健兒。韻珠小姐作了最後的決定，祇要他，提出來，她一定馬上就允許了他所需求於她的了。

於是，航空學生厲鳴韶每星期總到韻珠小姐家裏來找她了，韻珠小姐底母親，正如普天下所有的女兒底母親一樣，是很姑息地底唯一的女兒的，當厲鳴韶第一次到她們家裏來之後，當日晚上，她就問她底女兒：

「今天來的那個是你的朋友嗎？」

「是的，」韻珠小姐不禁有點赧顏了，因爲她知道母親嘴裏的「朋友」這個名詞是有着一些別的意義的。

「也是航空裏的嗎？」

「是的。」

「留心些，那些廣東人都是無根草，上了當是沒有地方尋他的。況且……況且，他們都是很危險的，萬一有些什麼，那怎麼辦？我看是……」她說着有點吞吐的樣子了，但她終於說了出來，「祇好做個朋友的。」

韻珠了解她母親的意思，這回的「朋友」才是應當從本義上去解釋的。她紅着臉不則聲。她想她底同學錢靄芬的意見倒完全和母親相同的，大概靄芬眞是比我們長一輩的人物了。

韻珠底母親雖然有點不很贊同她和一個航空學生發生比朋友更密切的關係，但她底父親，一個因爲商業上頻年失敗而越發沉湎於酒的五十三歲的矮胖子，却出乎韻珠意想之外，對於那航空學生很有好感。最初，因爲父親的一種不聞不問，裝聾做啞的默許態度，韻珠小姐覺得很喜悅，但是後來，她漸漸地懂得了父親底意見之後，她却感到非常之忿怒，甚至對於她父親絲毫沒有孝敬心了。

一個星期日的晚上，當韻珠小姐和她底航空學生分別之後回到家裏來，正在整理明晨要帶到

米契爾的小說『被風吹着』（Gone With The Wind）所掀動。這小說以南北戰爭爲襯托，描寫看出了人生之行路的女子的一生。發行部數已突破數百萬，而且保持發行最好的書籍中的最高位。其他，約翰·特斯帕索斯的『巨款』（Big money），凱塞林，何達的『飾花的猶大』（Flowering Judas），威尼佛列特·瓦頓的『我是狐』（I am the fox）等，都是年末以後的新書；到了今年新年，康拉圖·里達的『草海』（Sea of grass），使人看到美國自己再發見的強的閃熖。精力旺盛的中堅作家們，如『唯美主義者』漢敏威，左傾的法克納，普羅寫實派的阿斯金·珂爾多維爾等，今年也都將有力作發表。以支加哥的 Tough Neighborhood （屠殺人）爲題材的斯達次茨·羅尼干，及在『我未創造世界』（World I Never Made）顯示了強烈表現力的詹姆斯·法列爾，和女作家維拉·克沙·埃倫·庫

學裏校去的衣服的時候，她底父親，剛才從沉醉中蘇醒過來，要她母親給斟了一杯開水漱了口，躺在一隻籐椅上看着她。這時那母親底眼光從女兒身上移向那父親：

『你說，阿韻嫁給那航空學生好不好？』

『媽別胡說八道！』韻珠驟然窘急起來了。

『好，怎麼不好！』那父親很興奮地說，『活着有三百塊錢一個月，死了有兩萬塊撫卹金，這種人那兒去找？』

『但是，總是有性命危險的，你不怕嗎？』母親說。

『啊啊，你眞是，太舊了！太舊了！』父親直坐了起來，『現在什麼不自由，萬一眞有了什麼性命關係，阿韻領了兩萬塊錢還怕沒有地方去過日子嗎？……』

『爸——』

韻珠小姐銳利地叫着。但她說不下去了。覺得很傷心，她逕自上樓睡了。

× × × ×

在第二次小考之後韻珠小姐開始覺得身子有些疲倦。最初，她很懷疑是爲了應付考試用功過度了的緣故。但她自己很明白，這簡直一點也沒有分心於學績，那裏反會比往年更覺得疲乏呢。漸漸地，又過去了幾個星期，她開始吃驚起來了。她感覺到非和那航空學生趕快結婚不可了。

在下一次的會見中，她告訴了他這個意外的消息，並且由她自己提出了結婚的意見。但是她沒有知道航空學校的規程是嚴厲地禁止學生在求學時期結婚的。他允許用一種非正式的宴客來作爲公開他們之間的關係的方法，『祇要我承認你是我底妻子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旁人也同樣地承認呢？』他說了這樣明澈的話。

於是韻珠小姐向學校裏退了學。現在，她底家就是他底家了。他每星期六回來，每星期日下午就得要去。韻珠小姐底親戚朋友都知道她已經嫁了人，而且是很幸福地嫁了一個未來的空軍軍官；那航空學生底同學和同鄉也知道他娶了一個本地女子了。

『還要多少時候才畢業，才能派出去當軍官？』她父親常常重復地問他底女婿，『第一年的軍官是什麼階級呢？有三百塊錢一個月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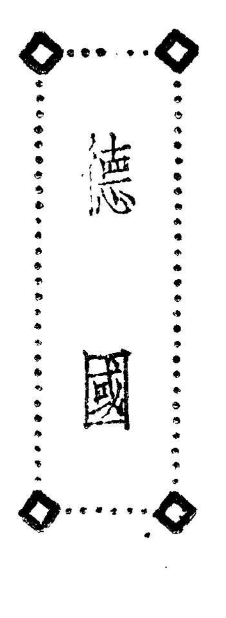
在這樣地同居之後的第十二個星期，恰是初春時分，但天氣還很寒冷。韻珠小姐的同學們已經在開始了一個新的學期的功課，韻珠底身子也在進入一個新的健康狀態。仍舊是星期六的下午二時，她坐候着她底未結婚的丈夫像平常一樣地吹着口哨回家來。但是兩點一刻……兩點半……三點……她等候着，始終不見那俊偉的廣東青年回來。難道先到什麼地方去了嗎？難道學校裏的

拉斯果，約瑟因・強生・帕爾・巴克等等，都在各自的領域中將充實今年的文壇而被期待着。

老作家的一流，如舍呠德・特萊塞，阿普頓・辛克萊，蕭特・安迭生等，都走入了老境，辛克萊・路易士，不作新執筆的預告，以戰後的遺物，把陳腐的題材作短篇，或甘於爲電影界當幇手；幾乎完全消聲潛鳴了。

至於戲曲方面，馬克斯維爾・安迭生的『殘冬』（Winter Set）以來，猶金・奧尼爾八部曲之第一部力作的發表，亦都被待望着。說到詩作，則作『民衆之首肯』（People's yes）的卡爾・散特巴，和作『孤獨』（Solitude）的魯濱生・詹代斯這兩人，在向着美國純粹詩的更生而努力。

總括的，可以稱爲主潮的，似乎很缺少；不過美國文壇之創造力的鬱勃，將於今後表現的傾向，卻極可注目。



汽車壞了，得坐人力車進城來嗎？或者，難道有什麼…啊，她不敢想下去了，她底心臟跳躍着。

原來未曾門上的大門開了。並不是她底鳳鳴韶，進來的却是那姓古的航空學生。他呈着一副很嚴肅的顏容一直走進來，一看見韻珠小姐迎上前去，他反而立住了，甚至似乎在退縮的樣子。

『陳小姐，』他沉着地說，『我來告訴你一個悲傷的消息……』

『怎麽了？是不是他……？他怎麽了？』韻珠慌張失措地問。

『他闖禍了。』那姓古的更沉靜地說。

『人呢？人在那裏？』

他凝視着她，聲音低得似乎祇在翕動着嘴唇，他說：『死了！』

韻珠小姐底哭聲驚動了在樓上底父母，他們急急地奔下樓來，從那姓古的學生底吞吞吐吐的報告中得知了他們底女婿已經因爲駕駛不愼，連人帶飛機掉下來，燒死了。而且這已經是兩天前的事情。他們也並不欵留那姓古的學生，讓他在不知什麼時候去了。他們祇忙着勸慰他們的女兒，費了很大的力，才暫時止住了她的號啕。

於是他們立刻雇了汽車向航空學校去。父親，母親和女兒並坐在車中顚簸着。女兒哭泣着，母親一邊安慰着女兒，一邊埋怨着父親：到底航空的事情是危險，她早就不願意阿韻嫁這個人的。爲什麼你平時到很苛刻地挑選女婿這回却這樣隨便呢？阿韻年紀輕，不懂事，婚姻大事到底不能自由的……。但是那父親沉默着，很鎭靜地。

車停在航空學校的森嚴的大門外，他們一行人下了車，經過了守衛兵的盤詰，由一個憲兵帶到一間華麗的會客室裏。一會兒，出來了一個接見他們的人，據他自己說明是校長秘書，代表校長和他們談話的。

『我們是這裏的學生鳳鳴韶底家族。』那父親有點胆怯似地說。

『剛才憲兵來通報的，不錯，鳴韶同學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才，不幸得很，眞是可惜了……

……但是，我們知道他底家族都在廣東原籍，所以我們已經有電報去了，却不知道在本地也有他底家族………』那校長秘書一邊繙弄着他帶出來的一叠紙片，一邊用着偵察似的眼光向他們三人掃射着，這樣說。

『這是我的小女，』父親指着韻珠說，『是……鳴韶底……』父親想不說下去了，他以爲那校長秘書一定會懂得他所要說出來的話，但是那校長秘書却老是對他望着，似乎在等候他說完。於是那父親訥訥地接下去：『……家小。』

『哦哦，』那秘書繙看着一張堅硬潔白的卡紙，『你先生貴姓？』他問，差不多完全沒有看那父親一眼。

『敝姓陳，陳信虞。』父親連自己底名字也說了出來。

『血與土』的思想底流

戰爭文學上的新形式

以戈培爾博士爲總裁的國立文化院，其所屬的文藝局局長亢斯・堯斯特，是現在德國文壇上的希忒拉。德國現在的文藝，說牠是被兵團主義，鄉土主義，農民主義所支配，並無不可。隨着納粹之掌握政權，共和時代的自由主義，猶太主義的作風被一掃而光，結果在文壇上，也必然看到國民主義的抬頭了。

有纖細温柔高貴風度而爲人所知的亢斯・加羅沙，同時也是一流的戰爭詩人。保爾・阿爾飛爾德斯，愛倫斯特・尤茨加等等，都在戰爭文學上產生了新的形式。

鄉土主義派方面最能銷行的書，可以舉出約塞伐・比倫西里・克里遮女史等的名字。

最近特別風行的讀物，是維伊爾德・蕭特拉斯等等納粹作家的作品。他們都具有羅曼諦克的，乃至抒情詩的傾向，而其根本的底流，仍然是『

『但是，我們這裏祇曉得鳳同學底妻子是姓周的。廣東香山人。這個……哦……』那校長秘書看了那父親一眼，又看了韻珠小姐一眼，『恐怕錯誤了吧！』

他們三個互相看了一眼。父親有點氣急了：『但是……但是……小女……』

他再也想不出適當的話來。

『我們這裏是有詳細的記錄的，』那校長秘書說，『鳳鳴韶，廣東梅縣人，年二十七歲。父鳳守義，年五十二歲，在廣州和平路開設義隆伙食店。兄鳳東儀，年三十一歲，現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砲兵科肄業。妻周芝仙，年二十五歲，廣東香山人……』那校長秘書讀着鳳鳴韶的履歷表。他故意將那表格歪斜一點，讓坐在他對面的陳信處可以很清楚看到。

父親陳信處是清楚地看到的。他看到那校長秘書所讀的一切，並且還看到在那表格的右上角加蓋着一個紫色的印，文曰：「本人已於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失事殞命。」年月日上面原本是空着的，却填寫了阿拉伯數字。

『我們這裏祇能依據這個履歷表。現在我們要等鳳同學的家族來領取他底遺物，和辦其他的手續。但是，不在這個履歷表上面的家族是不能代表的……。』那校長秘書這樣說。

『但是……但是……』那父親看了他女兒一下，『小女的確是他的妻……！妻子，他自巳說的，他沒有結過婚，恐怕……恐怕錯……』

『不會錯的。』那校長秘書狡猾地笑着，『我想陳小姐或者確是鳳同學在本地的夫人，但是，可惜，依照我們學校裏的記錄和章程，這個……，這個不合法的是不承認爲家族的。或者等鳳同學的家族來的時候，你們可以去和他們接洽。』

那校長秘書這樣說了之後，他整理了一下手中的紙片，似乎預備立起來的樣子。

韻珠小姐淌着眼淚阻止他道：

『那麼我們能不能看一看他呢？他現在放在什麼地方？』

『那個……很難。他是連飛機一塊兒燒了的，沒死屍……』校長秘書同情似地說，接着，他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我或者可以去找一點東西給小姐，做個紀念。』他說着便立起來忽忽地走進去了。

會客室裏的父女三人都緘默着，祗有壁上那架時鐘的聲音。

不久，那校長秘書出來了。他手裏拿了一件小東西遞給韻珠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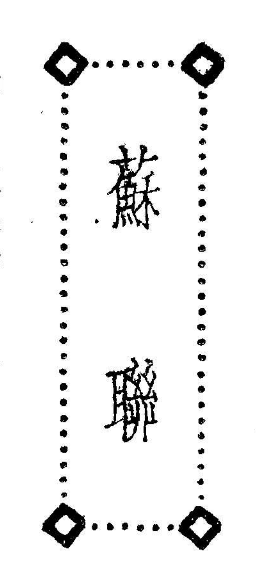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紀念徽章，是委員長給失事遇難同學的家族做紀念的，小姐看見了這個徽章猶如看見鳳同學一樣了。』

韻珠小姐一聲也不響，她立起來接過了那徽章，就往外走了。父親和母親也不則一聲地跟在她後面。他們仍舊由一個憲兵引導着走出了校門。

巳是傍晚時分了。飛機場上的天空空中轟轟地盤旋着一二架飛機，好像十分安全似的。他們的汽車在坦平的大道上疾駛進城去。在汽車中，那母親哭了。韻珠小姐一手緊握着那作爲愛情的紀念的徽章，一手按着在震動的隆起的肚子。但那父親却開始嘆息了。

血與土』的思想！

戲曲上，在比爾里干，列堡之外，雖也可舉出兩三人的名字；不過誰也沒有達到開拓新境地之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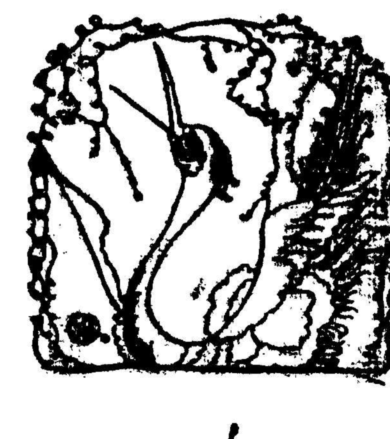


國防文學的抬頭

被尊重的是歷史

在這個國家，文學上也是被課以對社會主義建設協力的任務。所以伴着社會主義過程的進步，文學也具備了隨時隨地變化了的題材。這都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在現在這時期裡，這個任務，完全是爲斯太哈諾夫運動的普遍化，尊重史達林所提倡的人間性，反法西運動等，課題很廣大。以外，自去年起，以勇猛雄偉之勢力抬頭而來的，是滲入了大量愛國主義的國防文學。即戰爭文學。

維伊烏尼也夫斯基的『我們從庫倫斯達特開始』，帕哇蓮珂的『遠東』，維伊爾達的『土』等作品，都是國防文學的產物。坎特羅維支，巴珂



在城市裡（三十四） 張天翼

第二十二章

這城裏突然緊張了起來。街上不斷地有些包車飛奔着——叮噹叮噹叮噹！好像在大聲吆喝着似的，往丁公舘衝去。墻上貼着的本地報紙都用頂大的字，用很多的篇幅——來紀載着丁秘書長返里的消息。打城門口到丁公舘，路上都平平地舖了一層黃土：這是縣長叫建設局趕起來的，免得叫車子走過的時候簸得不舒服。

有些綢緞店還掛着旗子，放了一串爆竹。並且用紅紙寫着：

『本店爲歡迎丁秘書長，大減價三天。』

那位秘書長已經由縣長跟地方紳士們迎回來了。跟他同來的除開三個公役，祇有部裏的一位梁秘書——也是本地人，從前跟這位長官一起辦過報的。他是個高高個兒，穿着輕飄飄的小紡襯衫。不管天氣怎麼熱，他總是在漿過的領子上扣着那條領結，還加上那件似乎很厚的上衣。

雖然他自已的家也在本地，可是他仍舊拿出辦公的精神，每天一早就搀着太太到丁家去，跟秘書長陪客談天，還代替秘書長接見新聞記者。他老是搓着手，有條有理地談着那幾句話：

『是的，秘書長早就想回來省親的。但是史部長病了，部裏走不開。現在史部長已經復元了，不過血壓還有點高。血壓是——是——讓我査査看。』

他掏出一本皮面金字的『懷中記事册』來翻了翻，報告了血壓的確數之後，又搓搓手：

『是的，是這樣子。所以——據我看——部長還要靜養一下子。至於秘書長呢頂多在家裏歇一個星期。我本人也是如此。是的，部裏事情忙得很。……』

一送走了新聞記者，他就匆匆忙忙跑到裏面廳子去，挨到牌桌邊筆挺地站在梁太太後面。

『你們談了些什麼嘎？』梁太太挺內行地問。『他們有沒有問起劉秘書調科長的事？』

『沒有，』梁秘書歪着身子，看了看上家丁太太的牌。

老太太趕緊扁着嗓子叫了起來，用力得連腮巴肉都扯動着。

『唵，不許放風啊！』

董，羅賓休太因諸人，都是這部門中可數的鬥士。不久以前舉行的全聯邦國防文學會議，曾宣言說：『國防是舉國的事業，同樣的，國防文學也非由全蘇聯全文壇的一切作家來共同負担不可！』又今年二月十七日在莫斯科開的國防作家會議，指示了國防文學的目標，謂：『要在國民之前暴露國民的敵人』。

關聯於斯太哈諾夫運動，把農村和工場作爲題材的，有彭休諾夫，费勤，夏尼揚，伐得也夫等人。皮迷西的作品，以亨里啓保倫著的『種族與血液』最新且最著名。過去有名的皮涅克，當時發表小篇，但最近却很不振；他如夏尼揚，浮休，塞符寧娜等，也很寂寥的。

高爾基歿後，率着蘇聯文壇而起的，當是阿列克塞．托爾斯太。他畢生的偉著『彼得第一世』，雖還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完成，但是如這作品所見到似的，對於革命前歷史材料的採取，最近非常的被尊重起來。在這個

小鳳子瞧了那位男客一眼，又看看梁太太。她在搜着些話要調侃他們一下，可是想不出。於是掃興地走了開去，踅到另外一桌牌旁邊，抿着嘴瞧着五舅老太那付認眞勁兒。

『五舅媽你還打牌哩！要打仗了！』

她自己拚命忍住笑，可是別人似乎聽都沒聽見。連旁邊的三嫂都沒理會：三嫂給逼着出來陪客，可祇是低着頭盯着手裏的孩子，好像怕他逃走似的。這里小鳳子橫了她一眼：

『你看你！——把孩子豎起來抱，他腰都會給你攪痠哩！』

那個順從地把孩子身體躺平着，他可哇的哭了。

做姑姑的感到自已有件什麼東西給別人打碎了似的：

『哼，這孩子弄成這個樣子！……三哥哥呢？』

『還沒有家來，』三嫂胆小地答。

小鳳子似乎怪她管束不住丈夫，嘟噥了一句——『沒有家來！』隨後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心平氣和地欠下身去，把孩子的腮巴扭兩扭，小聲兒關照着嫂子：

『你要放快活點個，三嫂。沒得哪個委屈你——板着個臉做什麼嗄！要給哥哥看見了他一定不高興。……』

可是那邊一桌梁太太的話聲把她注意力吸了過去：

『呃，劉秘書是什麼學堂出身嗄——他學的什麼專門？哎唷眞是的！都是你！你一來我的手氣就不好！你看你看！——簡直不上張子！』

『啊喂！』小鳳子尖聲插了進來。『梁太太祇要一看見梁先生——就簡直不得住神！』

這可逗得梁太太笑得全身的肉都打顫，兩條長耳環不安地晃動着。她微微地抬起圓泡泡的膀子，頸子不大靈便地扭一下，彷彿很害羞的樣子。一面嘴裏斷斷續續發出幾個單音：喘得說不出話來。

芳姑太太祇着慌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她不知道別人怎麼笑開了的，自已沒陪着笑，就似乎覺得有點失禮的樣子。右手在摸着一張牌，彷彿別人出了個難題叫她解答——心裏昏亂起來。她一定要摸清楚——到底是二餅還是二萬：這兩張在她常容易弄錯。可是她不敢决定，好像這一下子可以卜定她的氣運，不能够隨隨便便下斷語。

『怎麼攪的呢？……我該怎麼樣呢？……』

侃大爺一回來——她就沒安定過。舅爺那付匆匆忙忙的樣子，似乎把她定下來的一些什麼都搗得泛起來了。她的心時不時會怔忡一下，手指也有點發抖。肚子裏老是打不定主意：她什麼時候跟他談呢？於是她拿着一張牌莫明其妙地晃着，遲疑不决地看看溜嫂子。

那個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不在她身邊了。

都分除『彼得第一世』外，普里波易的『對馬』，和其他的記錄文學的作品，却布伊金的『斯得彭•拉金』等，都占着他們先驅的地位。

—於東京

(註) 此文係根據二月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特輯，其內容係綜合該社駐歐美記者所發之電訊而成，實爲最新穎之文藝消息，爰亟爲摄述，以諗國人。

『怎幹 Ta 就走呢?』她想。連自己也不明白這個 Ta 指的是溜嫂子還是侃大爺。

家裏一天到晚不斷地有許多客人，叫她沒機會跟她哥哥談天。有時候倒是幾個自家人叙在一起，可是要她就開口商量那件事——總覺得不大合式。她似乎想要揀個好日子，揀個好地方，這才能够從從容容對侃大爺說一說。

要是一句話也沒跟他——他就走了呢？

她猛地抬起了臉，衝看梁秘書害怕地問：

『他在那塊做什麼，他在那塊做什麼？』

大家都嚇了一跳。那位梁秘書睜大了眼睛瞧着她，好像眼眶中間撐着了一根棍子。直到明白了她的意思才鬆了一口氣。他搓着手，用着報告什麼公事的派頭答：

『是的。秘書長正在那塊陪客。華老先生跟他有點事要商量。』

從前他提起來總是稱『老丁』。後來趕着叫『密司脫丁』。現在可祗稱別人的官銜。他對別人解釋過：

『朋友儘管是朋友，位份總有個高下的。秘書長依舊把我當作老朋友，這是秘書長念舊，無是他的道德。而在我——則不可。是的。他總是我的上司。我們是「法人」。一做了「法人」就媽糊不得。』

接着他說明了『密司脫』這個叫法是不是應該，因爲這是外國話。

現在他四面看看，很希望老太太客氣幾句——叫他別稱呼得這麼恭敬。可是她老人家大概已經想明白過來了，不像以前那麼問他的理由，倒代替他向大家報告這個稱呼的來歷。

『哪，這是這個樣子的：你聽我說嗄，』她幌幌手叫別人注意她，還轉過身去招呼另外一桌上的人，『五舅老太太你聽我說嗄，聽我說嗄。……』

於是她追到老從前老從前——打他倆剛認識的那一年說起。

梁秘書微笑着，好像鞠躬一樣動動身子，輕輕的插嘴：

『是的，是的。』

然而他突然記起了一件什麼大事。他眉毛皺着想了想，這就帶着告罪的樣子——用眼色跟大家告辭。他用種等不及的忙步子走到他秘書長那邊去了。

秘書長正在抽着一支老粗老粗的雪茄烟，一會兒站起來，走了兩步又坐了下去。他在跟華幼亭談着一件什麼事。眉心裏打着皺，額頭就給擠得小了些。可是他那雙閃動着的眼睛，嘴角有點往下彎的嘴巴——都表示他又機警，又有決斷。

『我要研究研究，我要研究研究，』他很快地說。

那位華老先生文雅地搖着扇子：

『據我看——這些公司不至於無轉機。然而目前——』

進門來的人悄悄坐下來。兩手合在一起，靜靜地等着發言機會。華幼亭發着議論的時候，他把視線老釘着茶几上的半杯橘子水，聽得很注意，似乎別人要請他判斷說得錯不錯。

『本來——』華老先生抽風樣的輕輕動着腦袋，慢條斯理吐着一個個的字音，『外國機器本來就不大容易攪。我不過是試試而已，算起來——利息倒是可觀的。我之所以跟你商量，買大綸公司的股票，實在是爲此。……我們也用外國機器：以夷制夷，未始不是——不是那個。而如今——唉，竟——竟——爲我們始料所不及。——』

丁文侃拿起半杯橘子水來喝了一口，坐了下去：

『這當然有個原因的。我不過是想提倡提倡，那兩家竟蝕了我——兩萬多！』

「所以呀！」

那第三個人覺得現在可以插嘴了。他用談判什麼的派頭對華幼亭轉過身去：

『大綸公司宣告清理——華老先生既得了吧？東亞的股票也跌得太不成話，祇値——祇値——』他熱心地掏出懷中記事冊來翻了一翻，『祇値五塊上下！——一折五扣！』

末了他談到中國的實業，又談到科學。一面說一面瞟着秘書長。他老實替那位長官躭心：留着的這些錢買了股票——如今全落了空。可是他嘴裏扯到了教育：他用食指在自己大腿上點着，拿種種理由來證明——要是教育不發達，中國的一切就都攪不好。他早就看到了這一點，於是他決計去進高等師範，後來還進到報界裏去過。

這里他還引出了一位教授的話，京裏那個國立大學教育學系的一位教授：

『他的話不錯：他說歷史的重心在於教育。教育可以決定一切。他說：美國羅斯福的復興政策——福特怎麼要反對呢？因爲福特不懂。福特是個工人出身，沒有受過教育。……』

秘書長把半截雪茄烟點上了火，着急地站了起來：

『這個話對是對，不過事情不能這個樣子辦。比如……』

他走去開開電扇，他那身小紡褂袴給鼓得泡了起來。

『呃！呃呃！』忽然華幼亭着慌地擺着手。『不能玩！不能玩！——那年我吹了電扇竟害了一場瘧疾！不能玩！……我勸你也少吹爲是，少吹爲是。……』

這位客人還打算順着這個往下談，可是丁文侃把電扇跟華老先生都弄得安靜了——又回到了原先的題目。他站在屋子中央，把雪茄烟擎在空中間，眼睛老掃着他的聽衆，跟他對下

屬講話的神氣一樣。

『教育是—唔，』他說。『不過個個都要受高等教育——這就辦不到。比如中國四萬萬人都是大學畢業，那麼有許多許多事情就沒得人做。種田哪個肯種，我問你？木匠哪個來當，木匠？……祇要是替國家服務，勞心勞力都是一個樣子。勞心的跟勞力的是分工合作。』

抽了一口烟，稍爲想了一想，又掄起眼珠來瞧瞧這個，瞧瞧那個：

『勞力者役于人，這萬萬少不得。難道——難道叫全世界的人都來勞心麼。……』

接着他告訴別人——他在一個中學演講過這麼一個問題。於是他照着那天在講台上的姿勢，並且把本地口音滲進了國語的調子：

『凡事都有個中心，有個主腦，同國家一樣。機關裏呢——上面有政務官決定大事，下面有許多事務官來辦事。如果大家都受了高等教育，很有智識，大家都要做政務官，這就辦不通了。……所以學校當局——應該看看各個學生的天才如何。有政治的天才，有哲學或者科學的天才，當然讓他升學。否則——國家花了這許多錢來培養，自已又費時間，又費精力，還是一事無成。不如趁早改途學學手藝，學學種田：我們原是以農立國的。……』

『對，對，』華幼亭很小心的樣子點着頭，好像提防着怕牠掉下來。『本來是的。民以食爲天。』

那個捉摸不定地擺擺手，又要去動那架電扇——不過半路裏又退了回來。他顯然很高與，還有幾分興奮。把腰板貼着茶几沿，他微笑着打着手勢，對他們進一步發揮着自已的見解。

『我還深進一層——對他們講明這個道理。』他看看梁秘書，『冰如你還記得吧？……』

別人張張嘴還沒發出聲來，他趕緊把雪茄烟交給左手，讓右手來對空中指點着。他說明天才分成許多部：手藝人也有做手藝的天才。這里他吸足一肺的氣，把嗓子提高着來舉了幾個例：有做木匠的天才的就該讓他學木匠。要是他有砌磚頭的天才呢——當然送他去做泥水司務。他們要是升了學去受高深教育，那簡直是埋沒了天才，那簡直是——他鄭重地說了一句『緣木求魚』。

『至於有藝術天才的——就有兩條路：有錢升學的可以做個畫家。如果担負不起教育費，那就可以當漆匠。還有那些……』

可是高福拿了三張名片來打斷了他：

『要會老爺。』

丁文侃皺着眉毛看看那些名字，立刻忙亂了起來。他把手裏的烟一摔，端起那小半杯橘子水喝乾，於是很重把玻璃杯一頓。他煩躁得連話都說得很快：

『我怎麼有工夫見他們呢，我怎麼有工夫見他們呢！……連回家都不得安神！——這個小地方眞是！……冰如你代我見見罷：說我不得空。……』

那位梁秘書出了房門又給喊了轉來。丁文侃把手舉在半中腰，像宣誓就職似的：

『呃，冰如！……不錯，我們還有許多事要辦哩。冰如，請你打個長途電話到部裏去罷：秘書處辦的那個那個——部長交下來的電報，要，要——等下子！我想一想……不錯，那個電報。叫他們快點個辦。……請你打個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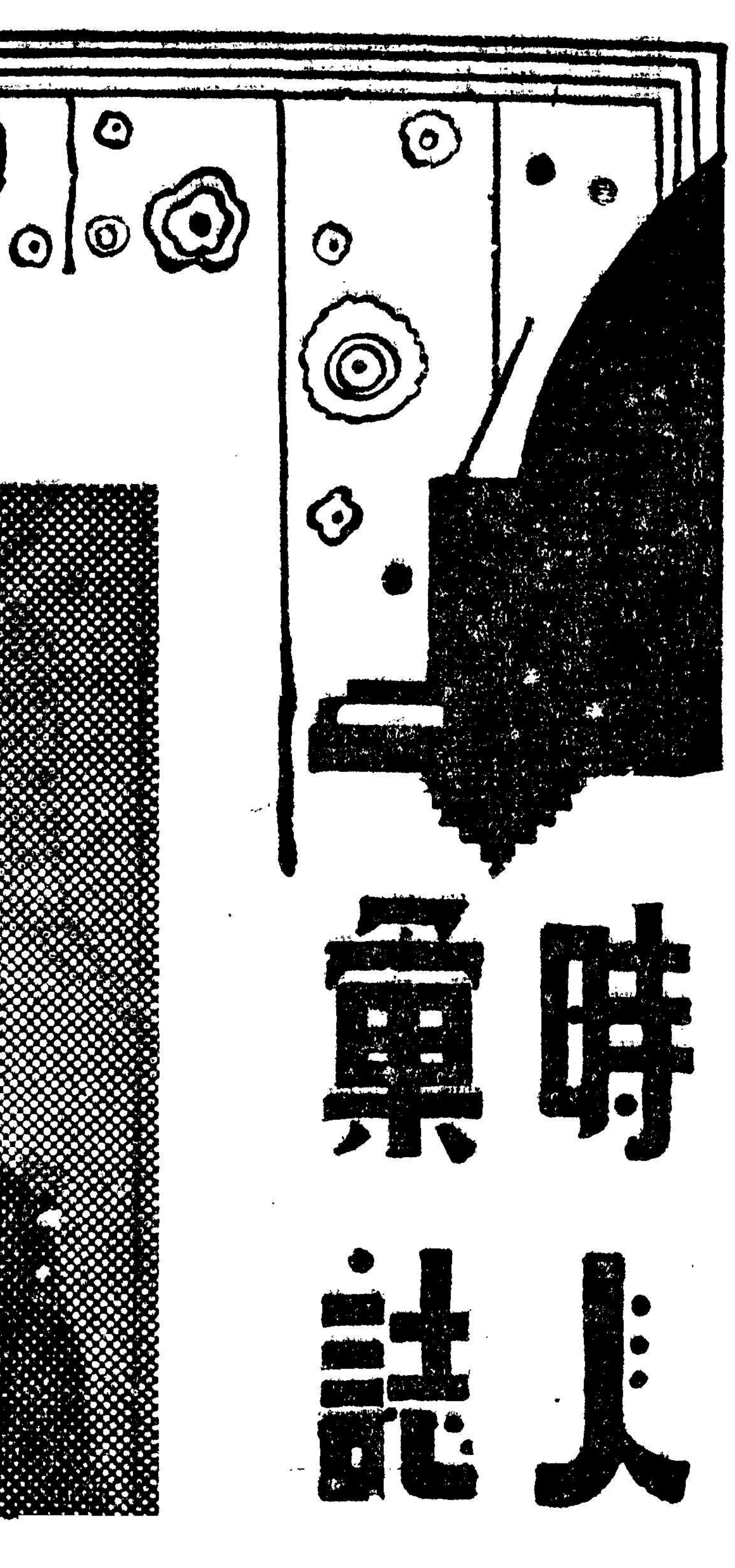
那個似乎巴不得有點事情要他辦。他搓了搓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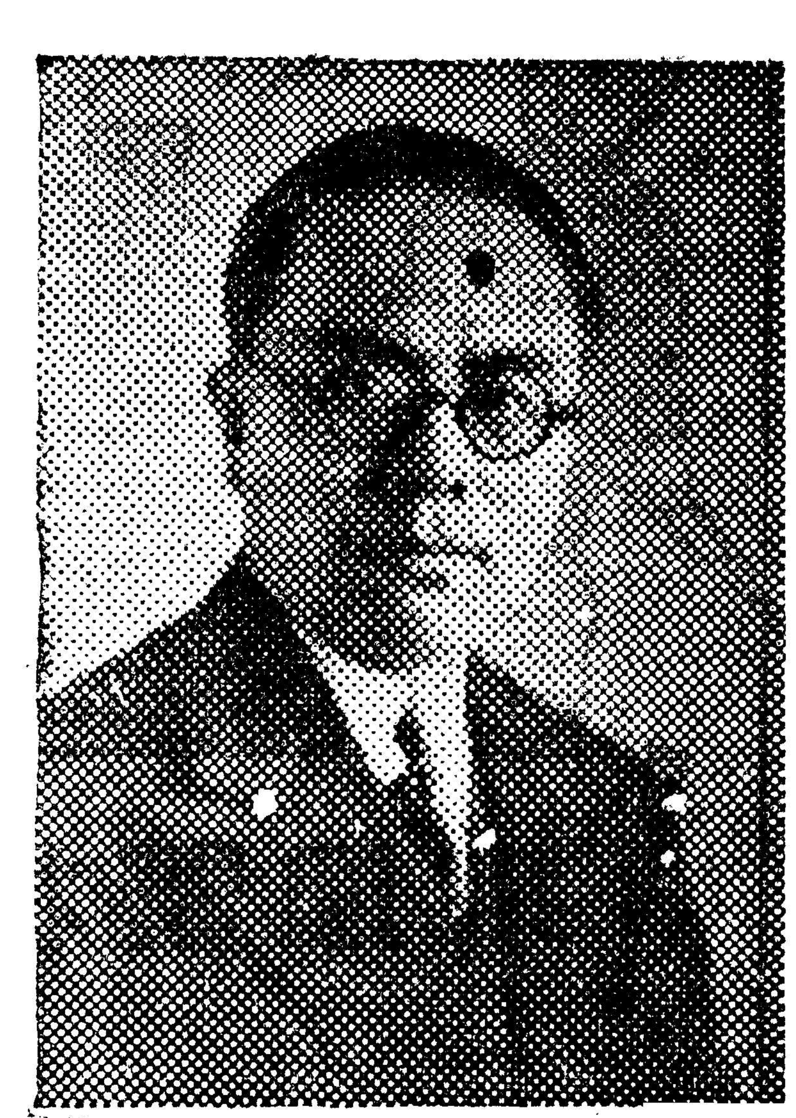
『電話馬上就打？』

秘書長悅悅手，叫別人讓他想一想。他皺着眉，掄了掄眼珠子，剛才那付緊張勁兒給放鬆了些：

『好，等等再打也可以。你先去會客罷。……呃，冰如！……這樣罷：我看——我看唔，電話明天打罷。那個電報是應酬電報，是吧？遲點個辦倒不要緊，不過一定要叫他們辦回電，不回不好意思。……』（未完）







胡天石

胡天石，江蘇江陰人，年三十六歲。民國七年由同濟大學轉入日本愛智大學預科，畢業後，十一年春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十七年畢業，十九年得博士學位。歷任留德學生會會長，歐美聯合學生會出席專員，國際學生自助會中國代表，中國駐德使館秘書，國聯智育互助委員會代表，國際文化合作會議中國代表，西班牙國際圖書館會議中國代表。國際勞工大會資方顧問等職。現任瑞士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館長。

編輯後記

最近青年運動，表面頗現沈寂之象。王芸生先生在他的「四寄北方青年」一文裏，給予青年們一些新的希望，爲他們指示出一條新的途徑。此文當可與前此各文，發生同樣熱烈的反應。

× × × ×

美大總統羅斯福在四年前美國發生經濟狂潮的時候上台，能用大刀闊斧的手段，當機立斷，挽回了重大危機，深得人民的信任。今年他聯任就職以後，更提議改革司法制度，以求貫澈新政。此議現已引起世人的重大注意，美國國內的輿論，尤見沸騰。周清泉先生一文，特將此問題作一詳細的檢討，饒有參考價值。

× × × ×

粵米荒與四省特展兩文，全是國人現時注意的經濟問題，前者急需妥善的治本方法，後者的結果，於今後經濟的開發，尤有絕大影響。

× × × ×

「列强生命線」一文是上月「現代史料」雜誌中的一篇特輯，內容頗爲充實。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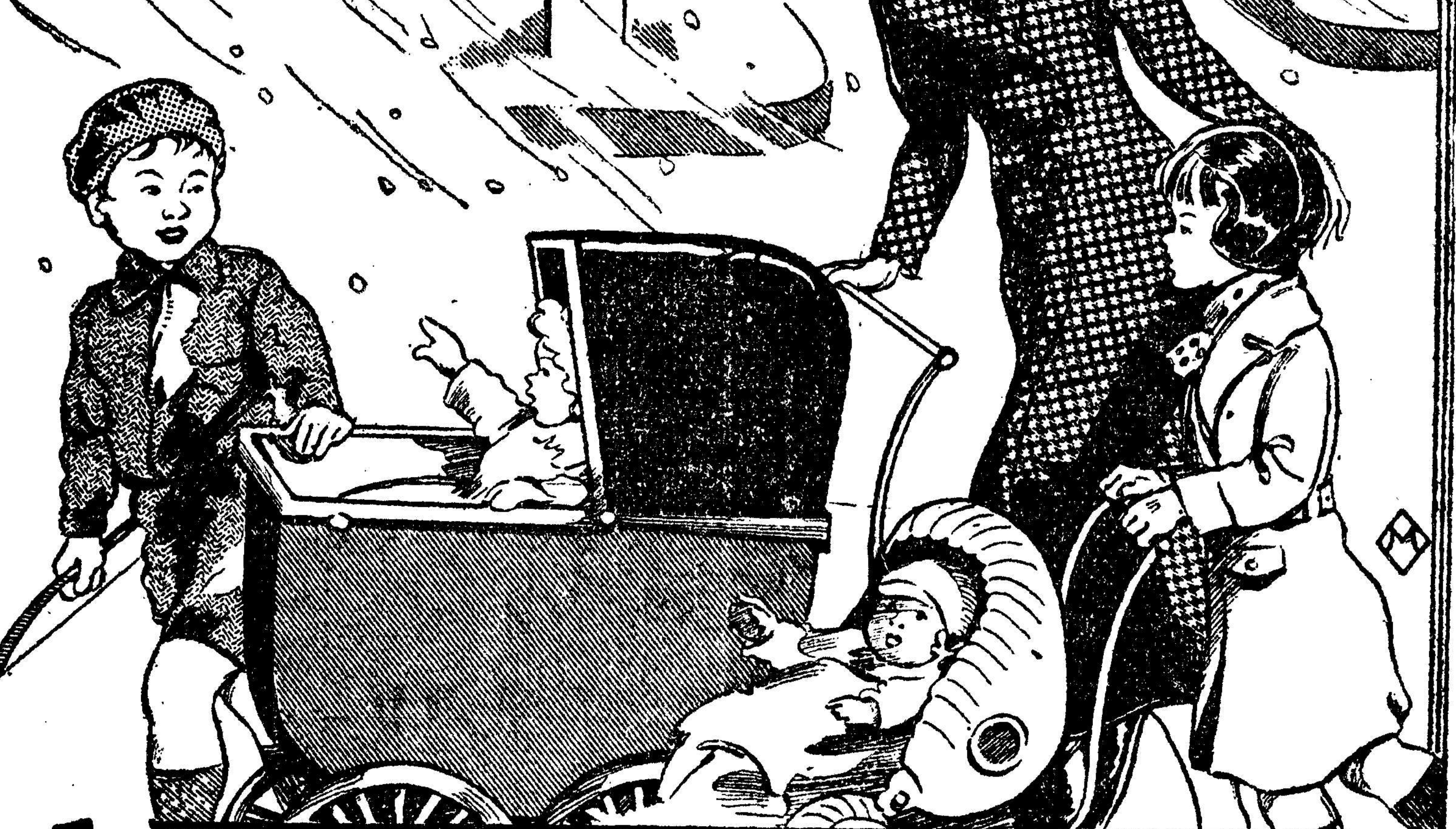
武川風物是關於內蒙旅行的一篇報告文學，我們的邊徼，時刻在他人的覬覦之下，我們應當速起，作積極的準備纔好。

× × × ×

吳芝瑛女士是淸末女俠秋瑾之友，她的文才更具有家學淵源。此文描寫女士的生平，頗多足資景仰的材料。

編　者





兒童身骨嫩弱常不任風寒侵凌一有不慎動生疾病殊為發育之障礙也善撫子女者必日給以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使兒童得臻于健全活潑減少病患易于成長因此油中含有維他命與鈣質等多種名貴養料於兒童最為滋補任何魚肝油類不是過也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卜內門洋礆有限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服本品能抵禦風寒！

章華國產呢絨

美觀

耐穿

價廉

全國各大呢絨商號均有出售

支店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上海蓬萊路蓬萊市場

南京太平路一四二號

漢口江漢路二九三號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一期）民國廿六年三月廿二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公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大公報分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數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雙十牌刷中五傑

雙十牌梁新記出品

